

實業叢書

世界的石油戰爭

心一

保漢平著

552

382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陳漢平著

實業叢書

世界的石油戰爭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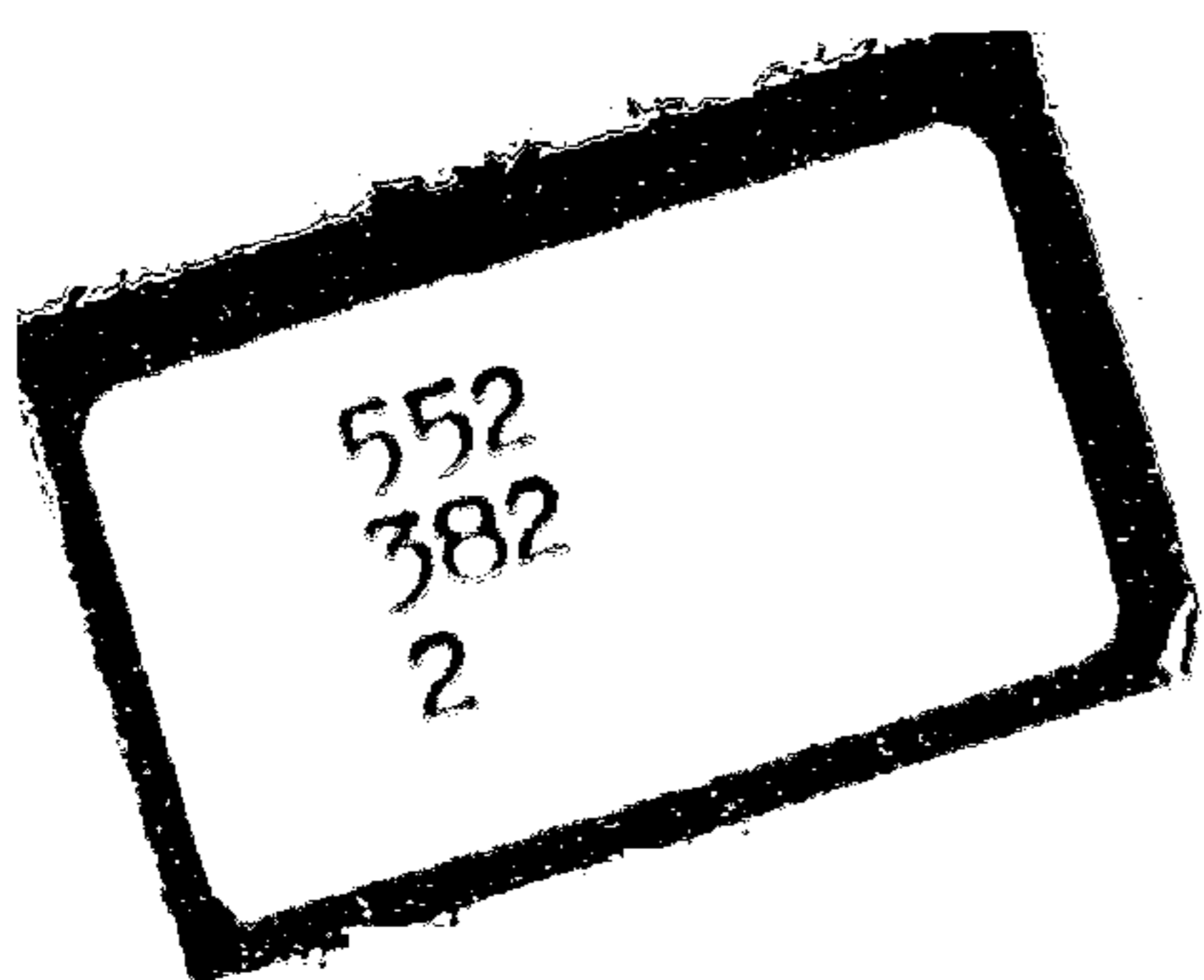


序

美國哈佛大學的一位政治學和經濟學教授標厄爾 (Raymond L. Buell) 說：「以經濟勢力而影響外
交。石油而外。不能得更深切。著的例證。」其實，依我們看來，在近代帝國主義的發展中，經濟和政治是分不
開的。第一，那些大托辣斯，大資本家，憑着他們的經濟勢力，足以包辦選舉，操縱財政，直接使政府聽命於他們。像
英國政府便不過是英國實業聯合會 (The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 的代表機關，現在的首相
鮑爾溫 (Stanley Baldwin) 便是實業聯合會的一個重要會員。美國在蒂泡陀 (Tea Pot Dome) 大賄案發
生的時候，竟有三位閣員被發覺和辛克萊石油公司有不正當的關係；著名的休士國務卿，退職後更公然當美
孚石油公司的顧問。其餘如法國政府便由法國的各業辛狄開聯合會 (Comité Intersyndicats) 操縱；日本
政府只是在三井三菱等幾家大托辣斯和一些武人聯合把持之下。執政的人，不得這些托辣斯的贊助便不能
成功。法國哀里歐 (Heriot) 內閣便是這樣因財政問題而倒；而潘加齊 (Poincaré) 得着銀行界七萬萬法郎
的援助，却渡過了難關。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第二，他們又假手於各種社會教育的機關，利用人民愛國家和愛
地方的心理，發達成爲一些錯誤的觀念，他們的利益便隱藏在國家之後，分不清楚，如此間接使得政府和這些
誠實的國民爲他們奔走効死而不知悔。這是托辣斯等操縱政治更利害的一種手腕。有了這兩個重要的原因，

序

1



所以在現代帝國主義的發展中，列強政府只不過是一些大托辣斯的鑲師，給他們保護他們在國外的利益的；托辣斯乃是列強政府的老板，在後面居於發令指使的地位，標厄爾教授的話，在這點還嫌其不透澈。但是標厄爾教授說石油是經濟勢力影響於外交的一個最深切著明的例證，這却是很可信的。

十九世紀人稱爲煤鐵的世界，但是二十世紀石油却起來代替煤了。從歐戰前後以至於今，石油競爭在國際上成爲一個最熱鬧的問題。墨西哥的憲法改革會引起了美墨十年激烈的抗爭；桑勒摩協定幾乎使英美發生了戰事；因爲俄油問題的爭執，戰後歐洲經濟復興的機會便給幾家大石油公司犧牲了；庫頁島的油田更激成了廟街大慘殺和日本武力佔領該島的事件。在這些糾紛中，列強所謂法律，信義，親善等假面具都揭破了；所有自私，詐僞，侵略等本像都暴露了。我們固可以從此徹頭徹尾地證實這些帝國主義的政府只是代表一些大托辣斯的利益，而不是謀人類的和平和幸福；同時，因爲石油競爭是經濟勢力影響政治的一個最深切著明的例證，我們又可以從此窺見現代國際政治的趨勢。

國人從來只有一種「中國礦產富饒」的空洞籠統的觀念。礦產究竟富饒到什麼程度？如何可貴？國際的需要如何？應如何保全牠？利用牠？這類的知識却非常缺乏。在這種空洞籠統的觀念之下，許多的利權仍是不絕地被人家掠去；利權喪失多一分，中國的桎梏也便加了一層，結果中國便陷於今日經濟殖民地的狀況。關於石油這類的文字，雖則在雜誌報章上有些記載，然而大都嫌其簡略。一般人對此似乎還很隔閡，還很冷淡。石油問題不是不值得注意的，尤其是在這種國際的石油競爭正激烈的時代，「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自己的礦產，自

已不好好地去保全牠，利用牠，勢將招引列強的侵略，惹起外交的糾紛，這種例子已很不少。現在，南滿洲的板岩石油已有日本人在計劃經營，四川一帶也有他們在活動，說不得石油糾紛快也要輪到中國了。我們將如何抵抗這種侵略呢？若是現在還是漫不經意，等到病入膏肓，便有醫國之手，也將無計可施了！

這本小冊子便是想將國際競爭石油的情形，以及中國的石油藏量，就參考所及，寫出來報告國人。也許可以使人增加一些常識；而對於石油這類富源的保全和利用，更有較切實的觀念；對於列強侵略政策的內幕和國際政治的將來，更有較明瞭的認識；這是私心所希望的。

在國內，找到這類题目的中西文參考書之難，真也無從訴苦；祇本書這點材料，便已費了頗不少的氣力。以作者學識的闕陋，又限於參考資料和時間，漏誤自知不免，還望讀者正之。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陳漢平識於北平。

世界的石油戰爭

目錄

第一章 緒言	一
第一節 經濟帝國主義中的原料競爭	一
第二節 石油的效用和石油工業的特性	九
第二章 國際大石油公司	一六
第一節 美國的大石油公司	一六
第二節 英國的大石油公司	二二
第三節 法日兩國的大石油公司	二六
第三章 石油競爭中的兩大國家	二九
第一節 二十世紀英帝國地位的危險	二九
第二節 美國石油匱竭的恐慌	三三
第三節 英美兩國的石油政策	四一

第四章	墨西哥石油問題	四六
第一節	一九一七年以前英美競爭的略史	四六
第二節	一九一七年的墨憲法與美國的爭議	五四
第三節	一九二五年的墨石油法與美國的爭議	六〇
第四節	美墨爭議的略評	七〇
第五章	巴庫石油問題	七五
第一節	歐戰中德英爭奪巴庫的陰謀	七五
第二節	熱那亞會議與巴庫石油問題	八〇
第三節	海牙會議	八七
第四節	對俄封鎖政策的失敗	九一
第五節	俄國石油工業的前途	一〇一
第六章	波斯石油問題	一〇七
第一節	波斯在國際的形勢	一〇七
第二節	波斯南部的石油和英波公司	一一二
第三節	北波油田問題	一一六

第四節	波斯石油工業的前途	一二三
第七章	摩索爾石油問題	一二七
第一節	歐戰以前列強在土耳其的競爭	一二七
第二節	桑勒摩石油協定	一三三
第三節	桑勒摩協定與英美的爭議	一四〇
第四節	英土交涉	一四三
第八章	日本與庫頁島及撫順的石油	一五〇
第一節	日本的石油供給問題與庫頁島的佔領	一五〇
第二節	辛克萊讓與權	一五五
第三節	日俄交涉和日俄協定	一五八
第四節	日本與撫順的板岩石油	一六五
第九章	結論	一七一

世界的石油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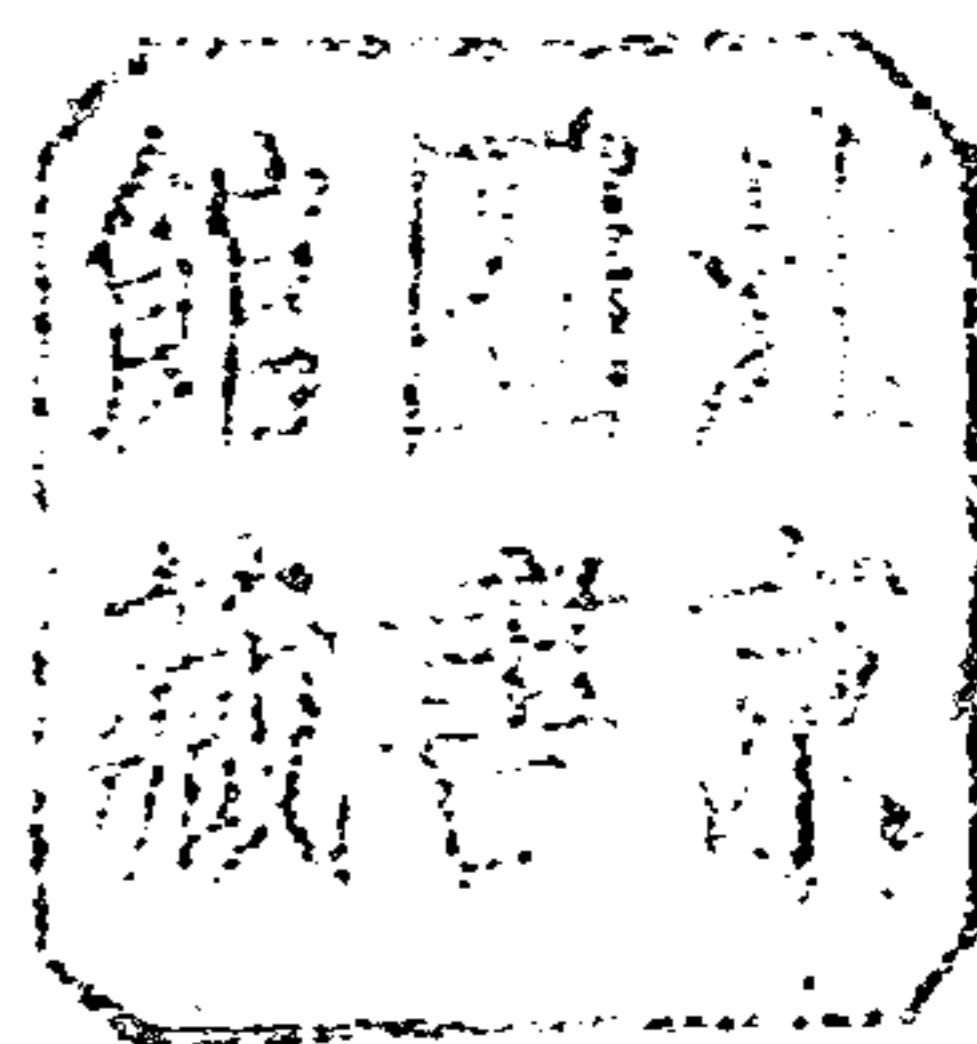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緒言

第一節 經濟帝國主義中的原料競爭

在十八世紀的下半期，英國首先採用機器，設立工廠。隨後便是法國、德國追蹤而起。一八七五年左右，歐洲的工業革命便已大致完成。到二十世紀之初，新大陸的美國和東方的日本，也把他們的工業發達起來了。

工業革命在經濟上發生了三項重要的效果：

第一是大量的生產。機器的生產力比手工生產何止大萬千倍，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亞丹斯密斯在十八世紀便早已喊着告訴人家了。大量生產的結果，便有所謂生產過剩，自然，所謂生產過剩，只是由商品生產制度而言的一種意義；國內儘還有許多消費不足的窮人，但是他們沒有錢，沒有購買能力，故也算是生產過剩了。國內既銷售不完，此多餘的貨物自不得不運輸到國外去求售，於是國際貿易，乃臻前此未有的繁榮，這便是工業革命影響世界經濟的第一種顯著的現象。



第二是資本的積厚與集中。因為工廠運用機器大量生產的原故，手工業者決不能和工廠的廠主競爭，沒有銀行家幫助的工業資本家又決不能和有銀行家幫助的工業資本家競爭。銀行家運用巨額的存款與信用和工業資本家相結託，便成為今日所謂「財政的資本主義」。少數的銀行家和工業家壟斷了一切重要的工業，於是利潤便也都落在他們手裏。利潤愈多，資本愈厚；資本愈厚，利潤愈多；資本的積厚與集中，結果便有所謂資本過剩。自然，所謂資本過剩也只是一種特殊的意義；國內儘還有許多待興的公共事業，只是這些事業或者不是私人有利可求的，或者是金錢的利潤很低，因此資本家不願意投資，故也算是資本過剩了。此過剩的資本自不得不向外國流去，於是國際的投資，乃呈絕大的數目，這便是工業革命後今日世界經濟的第二種顯著的現象。

第三是原料的競爭。工業先進國家工業的發達，不一定是由於本國有充分的原料供給，他們有許多是由於人工交通歷史等種種便利而成，他們本地的原料供給到常是很不充足。像著名的英國曼徹斯特（Manchester）的紡織工業，美國俄亥俄（Ohio）的橡皮工業，他們各個的本地竟沒有一點棉花或橡皮的供給，因此英國必要從印度、埃及和美國輸入棉花，美國必要從馬來、巴西等地輸入橡皮。此類的例子很是不少。除了這些特種工業的原料而外，還有兩種更重要的普遍必要的原料：一是關係民命的糧食，如米、麥之類；一是所謂「energy resources」如煤炭、石油、水力等。這些都是工業國家通常所缺乏的，因為三類原料都要受土壤自然的限制，又像英國的田地，還要留着給貴族和地主們作園地，供畋獵、馳騁之用。然而這三類原料的缺乏，小之

則工業就衰，國家的繁榮，也要隨之喪失；大之則民生匱乏，社會的秩序，也要因而破壞。所以如何到外面去找到原料的供給，乃成爲近世工業國家一個重要的問題。英國有一位陸加德爵士 (Sir Frederick Lugard) 說道：「熱帶地方盛產一些原料和糧食，這都是溫帶所無而爲文明人在文化上所必要的。便因爲這個原故，才引起列強競爭非洲的統治。」自然，這種競爭不單是在熱帶的非洲，原料競爭乃是工業革命後今日世界經濟第一三種顯著的現象。

工業先進國家，從那些經濟落後的國家或殖民地掠取其原料，到本國的工廠裏，或竟在當地建設工廠，加一番製造，以高價再賣給這些地方，從中榨取利潤；或者把這些由利潤積集而成的資本，投入這些地方的工業，或購買當地政府的債券，從中獲得利潤或利息。這樣循環往復，榨取不已，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一方挾着與資本俱積的經濟勢力，以剝削當地人民的生產，壓迫其幼稚的工商業；一方則婉轉呻吟於此種壓迫之下，而一切藉政治力量，用關稅保護政策以振興自己工商業的權利，也常至爲這些強國藉口一些不平等的條約所拘束，這便成爲近代的經濟帝國主義。

我們假設世界的情勢永遠只和十九世紀以前一樣，單讓英國是工業發達的國家，其餘的都還只在手工業或農業經濟的時代，那末，英國的工業便還可以自由發展若干時，不受若何阻礙，世界也還可以安靜若干時。但是不幸的是歐洲大陸各國，北美的美利堅以及東亞的日本，也都先後用保護關稅的政策，將他們的工業發達起來。他們不單是自己拒絕再做英國製造品的商場，他們還要和英國以及他們自己之間競爭商場；他們工

業所需的原料，也要從外面找供給的來源；他們剩餘的資本，也要到外面來找投資的場所。這樣，情形便嚴重了。最固定最安全的商場，原料來源，和投資場所，自莫過於那些殖民地；其次便讓那些所謂勢力範圍的半殖民地。在殖民地上面的帝國政府（不論其形式是君主國或民主國，單一制或聯邦制）可以運用保護關稅把旁的國家的製造品屏除在外不得輸進殖民地來，一面却用特惠稅率或津貼等類的辦法，讓帝國的商品處於競爭有利的地位。牠又可以用高率的出口稅阻礙原料的出口，却用免稅減稅或津貼來獎勵原料輸往帝國去，甚至並由帝國的船隻裝運也有特別的津貼。礦產和鐵路等，自然也都是帝國的資本家有優先的權利和機會。他們在殖民地投資，又有帝國的軍隊和官吏來保證他們的債權和利息。這樣，他們便獨佔了殖民地的經濟利益，最安全而又最固定。英國之於印度南非，美國之於菲律賓檀香山，法國之於安南摩洛哥，日本之於朝鮮，幾乎無一不是採用這種政策。半殖民地的情形也可以作這樣看法。只不過把那些直接的絕對的統治權，改爲一些最惠條約，互惠條約等類的間接手段罷了。殖民地和工業國家的利益關係既是如此，所以從一八七六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間，列強攘奪殖民地的企圖乃相應各國工業之發達而日加激烈。參觀下表便可知道（Lenin, Imperialism, p. 92）。

一八七六年至一九一四年，列強殖民地的發展表。（單位：面積，千平方啓羅米突；人口，百萬。）

殖	民	地	本	國	總	數
---	---	---	---	---	---	---

國	一八七六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英	二二·三	二五一·九	三三·五	三九三·五	〇·三	四六·五	三三·八	四四〇·〇
俄	一七·〇	一五·九	一七·四	三三·二	五·四	一三六·二	二二·八	一六九·四
法	〇·九	六·〇	一〇·六	五五·五	〇·五	三九·六	一一·一	九五·一
德			二·九	一二·三	〇·五	六四·九	三·四	七七·二
美			〇·三	九·七	九·四	九七·〇	九·七	一〇六·七
日			〇·三	一九·二	〇·四	五三·〇	〇·七	七二·七
六國總計	四〇·四	二七三·八	六五·〇	五二三·四	一六·五	四三七·二	八一·五	九六一·一
其他強國如比利時荷蘭等的殖民地								
其他諸國（包括半殖民地國家）								
世界總數								
	一三三·九	一六五六·六						
	四二·五	六五〇·二						
	九·九	四五·三						

表中美國殖民地最少，其實美國獨立之初只有十三州，今之四十八州，其中有一部分是由戰爭或購買得來，也應算作殖民地。

競爭最激烈的，自然是工業國家的兩個領袖：英國和德國。結果便有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歐洲大戰，英國聯合法美把德國打敗了，瓜分了德國的殖民地。但是列強的殖民政策，卻還是繼續下去，沒有改變。

我們再假設，若是世界的情勢永遠只和二十世紀之初或者還早些時一樣，把世界的國家分成兩隊：列強是一隊，其餘的弱小國家和殖民地又是一隊。前者儘量地發展工業，儘量地榨取利潤，儘量地積集資本；後者專門購買貨物，專門供給原料，專門供給勞力。那末列強的工業也許還可以自由發展若干時，不受若何阻礙，世界也許還可以安靜若干時。但是不幸的是德法諸國所採取的政策，也被這些弱小國家和殖民地學了過來。他們也採用保護關稅等辦法來振興國內的工業。便是外國資本家對於這些地方的投資與借款，原是爲的榨取利潤，也會發生意外的結果，反而幫助他們發展工業起來。一旦這些地方的工業發達起來了，列強畸形的工業，便將失掉了他們的商場投資場所以及原料來源。這才是列強的危機呵，他們自不得不再作一番掙扎了。

現在經濟帝國主義的發展已經入了這個危險的時期了，然而前一時期的糾紛也還沒有終結。一方面各弱小國家乃至殖民地的關稅自主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及獨立的呼聲，已經到處聽到了，新的工業保護法規，國有礦產或原料的法律，在有些地方也建立起來了；一方面前一時代以來列強相互間的競爭，雖則主角有些變更，仍舊繼續未息。到現在，此種列強內部的糾紛，加上他們和那些弱小國家與殖民地之間的壓迫和反抗，一併進行，使得國際的現象，益發複雜，益發紛紜。

在這些競爭商場，競爭投資和競爭原料的經濟帝國主義的糾紛中到現在，競爭原料似乎是最激烈的一

種。這是由於這些經濟落後的國家，雖則現在努力發展工業，究竟不是一時的事，所以他們還是需要從外面輸入大宗的製造品以供消費；同時，振興工業與償付這些國外貿易的虧損以及舊債的利息，也都需要巨額的金錢，所以他們還是歡迎列強的投資。只有原料一層，則不單是工業先進的列強急於要獲得安全固定的供給來源，便是有意振興工業的弱國也都知道要珍藏他們自己所有的以爲異日之用，於是原料的來源便益發寶貴了。再者，列強的投資在外，也是以獲得原料爲最終的目的；列強需要原料，而弱國和殖民地所能償付的息金，也只有以原料作抵，所以列強投資的利潤還是要以原料的形式取來，投資競爭，不過是原料競爭的別一面罷了。

這種原料競爭又發達成一種錯誤的觀念，錯誤的觀念再回頭來，足使這種競爭的趨勢益發激烈。這種錯誤的觀念便是所謂原料自足的理想。原料自足的出發點，一則由於平時經濟的需要，工業國家必想自己控制了原料的來源，然而可以保障自己工業的安全發展，不怕任何方面的競爭和威脅；二則由於國際的猜忌和列強對於戰爭的預備，這比前一項原因更爲重要。這次大戰爭似乎更告訴了人們以原料品的可貴；德國的失敗，與其說由於軍力之不敵，不如說是由於糧食和原料的缺乏；德國之所以能支持許久，也與她的潛艇政策截斷了協約方面原料的運輸有關係。

但是這種觀念，顯然是錯誤的。姑無論貿遷有無，乃是國際商業的基礎；因地質，人工，歷史種種環境的關係，各地有其適宜於發展的工業，文化愈進步，分工愈精細，各國互相倚賴的地方愈多，終發達成一個經濟的網，網羅世界於一系，然後許多險惡的競爭可以免除，國際的猜忌可以熄滅。即就事實而言，各國之中，幅員最廣，出產

最富，最有希望能達到原料自足的理想，當莫過於英美。然而英國還需要棉花，銅礦，肥料，水銀，白金，硫黃等，都是她本國和她的殖民地所不足的，美國也還需要馬來出產的橡皮，印度的苧麻，日本的絲，英國的錫，加拿大的鎳和石綿，澳洲和南美的羊毛，印度和俄國的錳礦，羅德西亞的鉻礦等。其次如法日兩國，法國入口的三分之二都是原料品，但是其中只有十分之一是出自法國殖民地的；日本則土地瘠小，所需要的更多，其最重要的乃有棉花，鐵，橡皮，石油，皮革等。英，美，法，日是今日世界最強大的殖民地國家，他們的情形尙且如此，其餘的自鄙以下，當然不用說了。這又還只是平時的情形，若是戰時經濟，原料自足的理想和事實相差更遠。第一，戰時的需要加大，勞工減少，缺乏的分量已比平時加重；而戰時火藥器機所需要的原料，種類也要比平時加多。如美國一位學者勒德飛爾德（William Redfeld）所估計的，以美國出產的豐富與種類的繁多，戰時所需要的，至少還要差三十多種，或是美國所全無，或是有而非常不足。美國的情形如此，其餘也就可想而知。第二，殖民地便能夠供給很充足的原料，現在的列強和他們的殖民地，誰是土地相連接的呢？如此則戰時母國和殖民地間的聯絡運輸又成問題了。海上的國家，今世當沒有比英國的聯絡更好的。然而在歐戰中，德國的潛艇政策便足以破壞英國的聯絡，鬧得英國海軍手忙腳亂，糧食和原料，都難望殖民地有充分的接濟。潛艇是二三等國家都很容易置備的戰具，是弱國對付強國的利器。海軍強如英國，在戰時還不能保護殖民地的聯絡不被人家的潛艇截斷，其餘的國家又是如何？何況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漸漸地醒覺了，在戰時正好乘機脫離帝國的羈絆，他們還要和帝國爲難呢！

原料自足的觀念儘管是這樣不合事實，儘管是這樣漏洞百出，牠仍是在這個世界風行一時；大戰後牠還有加盛的趨勢。德國國家銀行的行長夏施德 (Dr. Schacht) 在一九二六年還說道：「獵取原料在世界的政治上實佔最重要的位置，大戰以後，甚至益發重要了。」所以他的結論便是德國要重新發展殖民地。夏施德自然不過是一個帝國主義者的代表罷了，歐美當世的政治家，資本家，乃至一般的所謂優秀民族，誰不是抱同一政策，同一見解？那末，原料競爭又何得不激而且烈？無怪乎美國一位學者孟恩 (P. F. Moon) 要歎息：「公共的意見和感情，還在固執着適應一兩代以前經濟情形的學說呢！」

第二節 石油的效用和石油工業的特性

石油是屬於「energy resource」一類的原料，爲一切工業的基本。原料依其性質又可分爲可以再生產 (reproducible) 與不可以再生產 (non-reproducible) 兩類，如米麥是可以再生產的，煤鐵和石油是不可再生產的。十九世紀人稱爲煤鐵的世界。英、德、美三國因爲煤鐵出產豐富，所以工業特別發達；法、意因爲煤鐵缺乏，所以工業終於趕不上英、德；日本因爲缺乏煤鐵，所以才拚命侵略我國撫順的煤礦和漢冶萍公司的鐵礦。煤鐵之重要是不容疑感的。但是二十世紀以來卻崛起一種新興的勢力。牠要取煤的地位而代之，至少也要和煤鐵平分天下——這便是石油。

石油的構成，一般相信的是由於古代海邊的動植物，積在淺水中間，未受完全的氯化，因陵谷變遷，上面給

岩層壓住。經地心熱力，岩層的壓力，以及時間三者的作用，把牠們分解成爲水及碳氫化合物等。所以在石油礦中，最上層的是碳氫化物的氣體——煤氣——積在岩石的空處；中層便是石油——碳氫化物的液體——其中也含有多量的煤氣，壓力減少，則蒸騰而出；下層便是水。石油礦在地下是成脈的。掘井於此油脈相通之處，石油便可以藉其上層煤氣的壓力，由井中出現，或自己湧出井外，或者還要用吸水機吸出，直至煤氣的壓力減到不能推進石油的流動爲止。依現在的開採法，地下常是餘下許多的石油。美國石油專家路韋士（J. O. Lovell）乃至估計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不會取出。

石油的發現，在紀元前四百多年希羅多德（Herodotus）便有記載了。波斯的拜火教似乎與此也有關係，巴比倫人似乎還拿地瀝青常膠漆塗在磚塊上面以爲裝飾。但是直到一八五九年才有美國人用新式的方法來開採；直到二十世紀因爲機械進步，需要增加，才有大量的生產。

把採出來的原質石油（Crude oil）以後簡稱原油，加以熱力，依其蒸發的次序，便可以得到多種的煉油（refined oil），大別之可分爲四種：（一）汽油（gasoline），沸點在攝氏表二〇〇度以內；（二）煤油（kerosene），沸點從一五〇度至三〇〇度；（三）燃料油（fuel oil），沸點在三〇〇以外；（四）機器油（lubricating oil），沸點約從三四〇度至五〇〇度。最先是煤油的用途最大，在各處代替了蠟油植物油等作爲燃燈之用。電燈發明了，才漸失勢；然而在中國這些地方，牠還是主要的原料，在工業發達的國家，自從第塞爾機（Diesel engine）發明和內燃機（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進步以來，汽油便成爲時代的驕子了。燃

料油則蒸汽機現在改用牠的很多。機器油乃是一切機器上不可少的東西。

石油在近年勢力之擴大，我們只舉出兩個例來，便可以知道。

在歐戰之初（一九一四年）世界商船用石油為燃料的，為數極少，還不到百分之四；一九二〇年便增加到百分之十七；一九二四年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一九二五年更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三了。而一九二六年世界新造的船隻總噸數為一、九〇九、〇〇〇噸（較一九二五年略減）用石油的船隻竟至九〇四、〇〇〇噸，佔總噸數百分之四七·二。由這些使用石油的船隻增加的速率，我們不難看出石油前途的優勢。

汽車的發達，比用石油船隻的增加更為猛烈，也便更可以表示石油的勢力。汽車的輕便，汽車路的較鐵路費省易舉是不用多說的，所以無論交通已發達未發達的國家，使用汽車都增加的很快，如下表所示：

世界使用汽車的總數表（單位輛）

種類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增加百分數
客車	一五、八六八、一五五	二三、五一八、九二八	四八%
貨車和公共汽車	二、三四四、五四七	四、一三〇、三三九	七六%
總數	一八、二一二、七〇二	二七、六五〇、二六七	五二%

三年之間，增加百分之五十二，速率是很可驚的；而貨車和公共汽車增加速率之特別大，更顯得有特別的

意義。

由這兩個例子，已足證明石油勢力之前程無量；其餘工業採用第塞爾機，內燃機的，正在一天天增加，且不用說。這樣新興可貴的原料，自然是列強所眼紅的。然而像競爭一般原料一樣，他們關心的，似乎更在石油對於戰爭的效用。使用石油有幾宗優勝的地方：（一）石油的熱力比煤大，和煤同量的石油，其熱力要比煤大百分之七十。因此，使用石油的軍艦，要增加許多速率，在海上馳驅要便利了許多。所以在戰前列強的戰艦使用石油還只是極少數，到戰後，則列強海軍幾乎全部都使用石油了。（二）石油的重量比煤小。商艦使用石油因可以把多餘的能力改載貨物；戰艦上少載重物，便可以輕便迅速了許多，亦可以改載戰士。更要緊的還是汽機和潛艇，石油效率大和重量小才完成了他們的功用。（三）石油的裝運和使用要比煤塊便利。因為石油是液體，故可以用鐵管運輸，可以用鐵槽貯藏，又可以利用此點使牠自己流入爐中燃燒，調劑火力也很容易。這樣，可以減少許多人工，在海軍上便可以用這些人來攻擊敵人。這是石油的幾大點優勝之處。更具體一些，英國前海軍大臣費休（Admiral Lord Fisher）一八八〇年有一項著名的計算道，船艦使用石油可以增加百分之五十的價值：（一）石油得在海上貯藏，使用石油的船隻，毋須退回根據地裝置燃料，海軍的能力可以增加百分之三十三；（二）使用石油的船艦，可以增加三海里的速率；（三）蒸汽機用石油為燃料時，機關人員可減去百分之二十五，若係內燃機，便可減去百分之六十。這是多麼可貴的燃料呵！

石油之於戰爭的效能既是如此的重要，我們便無怪乎克列孟梭（Clemenceau）在一九一七年歐戰

方酣的時候要寫那樣的信給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道：「汽車飛機以及大砲的搬運都仗石油，石油與法軍不可須臾離。石油的供給斷絕，則法軍的活動立即停頓；勢將締結不利於協約國的和約……若協約國不願戰敗，則當此德軍攻擊的時候，萬不可使法軍缺乏與血一般重要的石油。」又無怪乎英國的外長克松 (Lord Curzon) 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英政府招待協約國石油委員會 (Inter-Allied Petroleum Council) 慶功的席上要說：「協約國的勝利是浮在石油的波上。」更無怪乎美國的內務部長福爾 (Albert Fall) 要說：「石油比血還濃」了。列強的政治家既都這樣地認識了石油的價值，自然預備以鐵和血去換得石油，新世紀的石油競爭便由此發生了。

從企業方面而言，石油工業恰是一種大規模的事業。從開採、運輸、提煉，以至銷售四步，都需要大宗的資本，而後面三步為尤甚。第一，開採：採礦總不是很簡單的事。在開採之前，要有地質調查，要測驗何處有油池，方能採掘油井。掘井還不一定都有成功，據美國某公司的經理所說，依地質學家精密計算所指定的地方開採，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油井可望成功，若任意開掘，便只有百分之五的希望；而此所謂成功的油井，其所產的石油，還多有不抵掘井的費用的。如此，可見開採油礦是很冒險的事了。只有雄財巨膽的大資本家，才可以成多敗少，穩操勝算。第二，運輸：從內陸或山地的油井運輸石油到大都市或海岸商埠的鍊油廠來，需要許多大小的油車和油船。近世通行鐵管路線的運輸，雖則運費低廉了許多，然而在建築時則需要極大的資本。美人叨爾 (F. M. Town) 道：「鐵管路線在石油工業中的意義，不僅是用鐵管鋪成的一條或幾條路線便是了，牠包含從一地點運輸石

油到別一地點的全部設備。其中包括起點和終點以及中間各地點的油槽油車等設備；包括發動機，啓閉機以及各油站間的交通設備；更包括其他一切爲運輸的安全和便利所必要的設備。『通常的鐵管路線有幹線支線之分；幹線鐵管直徑約八英寸至十二英寸，鋪在地下約十八英寸之深；支線鐵管的直徑約二英寸至八英寸，鋪設地上，普通用爲聯絡油井與出發地點之油槽的起點，終點以及路線上各處，又需設置油站，安置吸油機熱油器和油槽等。各站相距數十里，各隨地勢而定。油站之間又需安置電話電報等交通的工具。這些設備的費用，依一九一六年美國聯邦商務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的報告，密得康梯蘭 (Mid-Continent 即密士失必河一帶) 有一條八英寸的鐵管線，從俄克拉何馬 (Oklahoma)，得克薩斯 (Texas) 北部和路易西安那 (Louisiana) 北部的油田到巴通羅支 (Baton Rouge) 和格夫可斯德 (Gulf Coast 即墨西哥灣沿岸)，長約二千一百九十六英里，平均每英里需費至美金六千三百八十九元；密得康梯蘭地方四十三個油站，每站需費至美金一二六、八一〇元；每英里所需的電話電報等交通設備費亦三百一十二元。如此，包括上述各項費用，密得康梯蘭的八英寸鐵管線平均每英里乃值到美金九千元左右（約合我國銀幣一萬八千元），不可謂不大了。而加利佛尼亞 (California) 一帶，所費還要比此地大。一九一三年英國壳油公司 (Shell Oil Co.) 建築一條一百七十英里的八英寸鐵管線，每英里乃花到一萬六千八百元美金。這樣大規模的工程，自然不是些小資本所能仰望的了。第三，提煉：設立幾個大煉油廠，鑄造一些大貯油槽，都需要很大的資本。而且鍊油的方法，大致可分爲三種：最簡單的是用撇油機 (skimming or topping plant)，僅能從原油中分出汽

油和煤油來，所餘的統用爲燃料油；第二種是用單式鍊油機（refineries of "Straight runs"），雖能產出各種出產，但是燃料油中還剩下了一些汽油未能利用；最精最新的一種方法是用裂油機（refineries utilizing the "Cracking Process"），這種方法利用壓力和熱力，可以從燃料油等中更分出一些汽油來。在今日汽油用途最大的時候，這自然是最獲利最經濟的方法；但是這種更完備的設置，也就需要更大的資本，便在英美採用此法的也還不多。第四，銷售：多財善賈，石油貿易也是和旁的商業一樣。擁有大資本的公司，便可以廣布支店，可以操縱市價，可以經歷風波，可以穩操勝算，這也不用細說了。總而言之，這四步工作都是需要大資本的。資本愈大，利益愈大，像近世工業發達到了所謂「完整化（integration）」大石油公司便把這四步工作都集中在一手，當然更是「莫之與京」了。

石油工業這些情形，自然是充分地代表時代的性質的。前面講過石油因爲關係於軍事工業與戰時軍事的重要，所以引起列強對於石油的競爭。從這些石油工業的性質，我們又可以看出那些弱小的國家。因爲財力薄弱，自己不能開掘他們的石油，於是這些工業先進的列強，乃得乘隙而入，或正在努力侵入；而由此經濟的侵略，更引起弱國的反抗。——列強相互間的競爭，和列強與弱國間的壓迫和反抗，兩者合起來便構成了現代國際的石油戰爭。

第二章 國際大石油公司

第一節 美國的大石油公司

在近世經濟的帝國主義中，各國的大托辣斯一面是操縱他們政府的後台老板，一面卻也自任侵略的先鋒隊。所以我們要研究國際的石油戰爭，便不可不先一略述列強的幾家大石油公司。

美國的第一家大石油公司便是美孚石油公司 (Standard Oil Co.)，也可以說牠便是世界第一家大石油公司。美國在近世的石油工業上，無論出產運輸和消費各方面，都居於首要的地位。美孚公司在美國的石油工業中，又恰當於美國在國際的地位。所以我們要研究近世石油工業的發達，不可不先一讀美國石油工業的發達史，而讀了美孚公司的略史，便又等於讀美國石油工業的發達史了。

先是美國人有許多在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的亞立剛尼 (Allegheny) 一帶採掘鹽井的，常從井中探出石油來，很以為採鹽之礙。到十九世紀的中葉，美國人便已經知道從煤塊中蒸溜出煤油 (coal oil) 來作為燃料之用了。在東方諸城市中，此種燃料更為通行。一八五四年紐約有兩個律師愛弗列斯 (Jonathan Eveleach) 和畢塞爾 (George H. Bissell) 便想從石油中提取此種燃料。他們在賓夕法尼亞西部的石油溪

(oil creek) 附近取得一些石油樣物，送給雅禮大學西里曼教授 (Prof. Benjamin Silliman) 經過分析之後，證明其中有很好的發光原質。他們便組織了一個賓夕法尼亞石油公司 (Pennsylvania Rock Oil Co.)，從事石油的開採。但是不幸這個先驅者竟沒有成功。一八五九年，另有位德列克 (E. L. Drake) 在石油河地方再事嘗試，開掘一個六十九英尺深的油井。這個油井每日出產竟至一千加倫 (gallon)，從八月至是年年底，出產共達二千桶 (barrel) 左右，每桶可賣美金二十元，這種事業才聳動了一般人的耳目。

自從德列克油井成功以後，許多的企業家和資本家便都爭先恐後地加入這種新事業。需要隨着出產而增加，出產又因需要之刺激而激進，於是許多的油井新近開採了，在大都市中，許多的鍊油廠也和雨後春筍一般地設立了，油田和油廠之間，鐵道和油船的聯絡也迅速地發達起來。

洛克斐勒 (John D. Rockefeller) 也不過是這些後起者之一。一八六二年，他和他的兄弟以及三四友人開辦了一個小煉油廠。這個小煉油廠自始便很興盛，一八六五年他們的資本便增加到了十萬美金，洛克斐勒因此並完全賣掉他經營的信託事業的財產，完全投身到石油界來。他們在紐約又組織了一家商店推銷他們的出產，在克利夫蘭 (Cleveland) 又創設了第二個煉油廠。到一八七〇年，這些公司便聯合起來叫做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 (Standard Oil Co. of Ohio)，資本增加到一百萬元美金，這便是美孚石油公司之始。

一八七一年洛克斐勒和一些石油工業家更計劃組織一個大公司叫做南方改進公司 (South Improvement Co.)，祕密與鐵路和航船交涉折減運費的優待辦法。這項計劃雖因洩漏過早，引起國會的干涉，南方

改進公司乃至中道夭折；然而在計劃未曾敗露以前，美孚公司已經利用此種計劃的優勢，利誘或威脅吞併了克利夫蘭地方的二十一家油廠。每日鍊油的產量，從一千五百桶增加到一萬桶左右；一八七二年，美孚的資本全額便已增加到二百五十萬美金了。南方改進公司的計劃雖不曾成功，美孚公司都依然取得鐵路和輪船減費的利益。一八七四年牠又兼併了三個很大的煉油廠；更組織了一個煉油業中央協會（Central Association of Refiners），以美孚公司為首領，管理一切收買原油分配於各油廠，以及推銷出產，交涉運費等事。這樣一個有系統的大組織，其他公司自然競爭不過，所以從一八七〇到一八七九十年之間，美孚系支配的鍊油事業，乃從全國總量百分之十增加到百分之九十的獨占地位。

運輸事業方面，一八六六年大家已知用鐵管聯絡油井和輪船、火車的裝運地點了，後來便有人更想用鐵管把油井和油廠直接聯絡起來。一八七三年波士特威克公司（J. A. Postwick & Co.）建築一條鐵管路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克萊里翁府（Clarion county）。美孚公司馬上便收買了這家公司，改為美國轉運公司（American Transfer Co.）。一八七四年牠又收買了聯合鐵管路公司（United Pipe Line Co.），大事擴充。到一八七九年，美孚公司在鐵管運輸方面也占了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勢力。

銷售方面，美孚公司雖在一八七九年以後才着手布置，然而以提煉和運輸兩者美孚既占絕對的優勢，自然也很容易為力。牠把全國分成十一個區域，每區有一個美孚公司系的大支店，專利當地的石油販賣，石油由就近的美孚系油廠供給。區下又分為小區若干，支店密布如網。美孚系公司之間，各不相競爭；而行情消息，則互

相傳達，結成一極有效的組織。所以不出幾年，美孚公司直接支配的銷售事業，在國裏也占大半的勢力。

只有出產一方面，美孚公司卻不曾大注意參加。這是因為牠在煉油和運輸方面都擁有絕對的勢力，牠是惟一的大主顧，所以牠能操縱原油的價格，不必由自己生產。

一八七九年美孚公司的大股東便由四五人增加到了三十七人。四月八日這些股東便集議組織了一個託辣斯，（這便是美國有託辣斯之始）推舉了三人做託辣斯的委員，一切股票都交給他們執掌，一切美孚系公司都受他們的支配。三年期滿，一八八二年託辣斯重新改組，委員增加到九人，權力更大，各股東交出一切股票只換取一種相當價值的託辣斯證券。從此，股東不復有對於某某產業的直接權力了；他們的關係，只在此託辣斯所代表的全體。託辣斯因為股票之集中，乃控制了十四家公司的全部資本，和另外二十家公司的大部分資本。規模之大，組織之密，至此為極。

斯他金 (S. W. Stocking) 在他的書中歸結美孚公司成功的原因為七項：（一）組織者的企業才；（二）南方改進公司的組織；（三）鐵道運輸的減費；（四）不正當的營業競爭；（五）運輸事業的把持；（六）油廠設置地點的得宜；（七）大規模事業的便利。其實，一八七〇年以前固有待於組織者的才具與努力，一九七〇年以後大都只是由於大規模事業之自然利益罷了。美孚公司既以如此其厚的勢力，復加以不正當的營業競爭，如操縱市價，限制運輸之類，所以其本身的地位日隆，一般人則受害不淺。受害最深的，一面是出產原油的公司，一面便是一般消費者。此時恰又是美國產業集中最速的時候，各方面感受託辣斯的壓迫，正不

止石油一宗，所以國內便發生一種反託辣斯的空氣。一八九〇年七月美國國會通過反託辣斯案（Sherman Anti-Trust Act），規定一切限制商業或貿易的契約，陰謀，或託辣斯等形式的聯合，都爲非法。個人或團體有作上項企圖的，即爲犯罪。依據這個法律，一八九二年美孚石油託辣斯便被解散了，各股票都要分還給各股東。但是託辣斯的委員仍留爲清理員，於是股票雖分還於股東，美孚系各公司的大部股份，仍是操於少數的託辣斯股東之手，他們又相約不令其分散，所以隱然仍成一中心勢力。一八九九年紐折西美孚公司忽然大事擴充，資本從一千萬美金增加到一萬一千萬元。用這個公司的股票換得這些託辣斯股東手中的各公司股票，於是紐折西美孚公司又操縱了許多公司的大部股份，取得昔日美孚託辣斯的地位；而以前託辣斯的委員，也便做了這個新組織的董事。

紐折西美孚公司既繼承大統之後，自然也繼續他們那傳統的政策，獨占的勢力，日積日厚，一般人所受的壓迫也就愈陷愈深。二十世紀之初十年，美孚公司在運輸提煉和銷售三方面，都保持在全國總額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之間，然而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九十年之間，美國石油工業之發達，何止三倍？此時，美孚公司所直接支配的公司已有六十五家，由這些公司中又可支配四十九家，直接間接，一共有一百十四家了。

一九〇三年美國的工商部設立一個公司局（Bureau of Corporations），調查工商業情形。一九〇七年該局便發表一項關於石油工業的報告，內中詳細指出美孚公司獨占的情形和方法。一九〇六年美國司法部已依一八九〇年的反託辣斯法控告美孚公司違法。公司局的報告發表，更使大家明白了其內幕。經過三年的

長期審判之後，密蘇里 (Missouri) 地方的聯邦巡行法庭乃判決紐折西美孚公司以及其他三十三家公司之結合確係違法，命令解散。再經過美孚公司一番上訴，大理院維持原案，這樣便是一九一一年美孚公司形式的結合再度解散。

從美孚在國內所支配的事業的百分比看來，解散以後美孚的勢力是要衰落些了。一九一九年美孚運輸量便減至全國的百分之六十八；一九二二美孚的煉油量只百分之五十，銷售量亦略如之，只出產量卻略有增加。然而這種現象，可以由新興勢力之擴張，石油出產之激增，以及油區重心之遷徙等原來解釋，美孚公司不過受此次解散法之影響，未能隨着新時代而俱進罷了。

從美孚的本身勢力講來：紐折西公司支配的股票雖然依比例分給各股東，但是握此大部股份的仍是那少數的人，他們現在直接地支配各公司。他們以及各分公司對於託辣斯的效率和利益是很明瞭的，他們對於以前的習慣，也很嫻熟，所以他們仍然大部分保持着舊有的政策，他們的鐵管路線仍然給他們的舊日同系公司以許多便利，他們的銷場仍然大部分尊重舊日分區的辦法，他們在每區內是勢力最大的。如此又可見美孚的勢力並沒有大落。

加以美國戰後要在國際競爭石油，遂又保護美孚在國外的利益，於是美孚在國內雖稍受限制，在國外卻轉而異常發展，以至於今操縱世界石油市場百分之七十五了。

美國第二家大石油公司便是辛克萊石油公司 (Sinclair Consolidated Oil Corporation)。辛克萊公

司雖是辛克萊 (Harry, W. Sinclair) 開設的，後面還有美國的大銀行家摩根 (Morgan)。摩根操縱了美國的銀行業和鐵路業以外，眼看見洛克斐勒的事業日隆，便也想來染指，所以由辛克萊來組織了這個公司。果然，錢可通神，辛克萊公司在國內已是美孚公司之下第一家公司。在墨西哥，中南美一帶，在葡屬西非洲，在法意諸國，牠都有相當的勢力。在國際的石油競爭上，也顯過幾番身手。而蒂泡陀 (Teapot Dome) 一案，更是馳名世界了。

第三便是多痕尼 (Doheny) 系的石油公司，如泛美洲石油轉運公司 (Pan-American Petroleum and Transport Co.) 等。他們在墨西哥有很大的勢力，如墨西哥石油公司 (Mexican Petroleum Co.) 便是美國在墨西哥石油界的主力軍，一九二二年出產至一千五百萬桶以上。但是一九二五年，這家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卻由多痕尼賣給了印第安那美孚公司。

這些公司都是美國在國際石油戰爭中的主力軍，他們在國內有時還有許多衝突，在國外卻是一致捍禦敵人的。

第一節 英國的大石油公司

英國的石油工業發達略遲於美國，但是以英國殖民地之廣闊，國內機械和工業之進步，資本之充足，加以政治家與工業家之努力，所以發展非常迅速。到於今，英國的幾家大石油公司竟已和美國諸公司並駕馳驅，掀

起了國際石油的波瀾。

英國最大的石油公司便是英荷壳油公司 (Royal Dutch Shell)。英荷壳油公司是荷蘭的荷蘭皇家公司 (Royal Dutch Oil Co.) 和英國的貝殼牌轉運貿易公司 (Shell Transport and Trading Co.) 合併而成的。荷蘭公司的發源是由於一八八三年蘇門答臘的濟耳克讓與權 (Zylker concession)。一八九〇年，荷蘭公司正式成立，從事開採蘇門答臘的油礦。後來又在東印度羣島一帶獲得許多的讓與權，營業日益擴大。到一九〇三年資本便由一百三十萬弗羅林 (Florin) 價值略少於二先令) 增加到七百五十萬弗羅林。二十世紀以來，公司的總理便是德特丁氏 (Henri W. A. Deterding)。貝殼牌轉運貿易公司是一八九七年成立的，薩謀埃耳 (Marcus Samuel) 爲公司的總理。牠當初原是做的海外珠寶絲綢等生意，買賣石油不過一種副業，後來獲得婆羅州 (Borneo) 的石油開採權，石油才變爲牠的主要業務了。這兩家公司因爲經營的事業和營業的地域相同，一九〇七年乃完全放棄競爭的策略而成立協定，合併組織。但是這種合併也是與美孚公司有關的；一九〇二年前後，他們爲對抗美孚公司勢力的侵入起見，還曾經組織了一個亞細亞石油公司 (Asiatic Oil Co.)，專事推銷石油。這家公司的支店，遍布在東亞南洋以及土耳其埃及一帶，至今還是英荷壳油公司系中的重要角色。

一九〇七年荷蘭公司和壳牌公司聯合的條件，大致如下：

第一，荷蘭公司以三十先令一鎊的價格，購買壳牌公司的股票五十萬鎊。

第二，組織新公司，一切權利與營業，都轉讓於新公司。

第三，新公司分設在兩處：一設荷蘭，名為巴達夫施石油公司 (Batavische Petroleum Maatschappij) 資本三萬萬弗羅林；一設英倫，名為盎格羅撒克遜石油公司 (Anglo-Saxon Petroleum Co.) 資本二千五百萬鎊。兩公司的資本，荷蘭公司各占六成，壳牌公司各占四成。

第四，石油開採和提煉事業，由巴達夫施公司擔任；轉運與販賣事業，由盎格羅撒克遜公司擔任。

這兩家公司結合，便成了世界第二家大石油公司，仍以德特丁為總理。後來，法國的洛斯基爾德兄弟公司 (De Rothschild Frères) 也加入了這個組織，資本勢力益發雄厚。他們的石油銷場，已遍布世界；他們的石油財產，也遍布南洋、印度、美索坡達米亞、墨西哥、羅馬尼亞、委內瑞拉一帶了。便在美國，他們的財產也很不少，他們收買了一些美國公司，如得爾威爾聯合石油公司 (Union Oil Co. of Delaware) 等，後來聯合起來組織一個貝壳聯合石油公司 (Shell Union Oil Corporation) 資本約 110,000,000 美金至 110,000,000 美金。他們還想併吞加利弗尼亞聯合石油公司 (Union Oil Co. of California) 卻遇了美國資本的抵制。

英荷壳油公司既是英荷兩國資本家合組的公司，何以可算是純粹的英國系公司呢？答覆這個問題，可分兩層。一是由於組織上的關係：壳牌公司在這個組織中占很重要的地位，轉運方面，幾乎全是英國公司主持，而且兩公司的聯合，在大戰以後一九一九年更加了一番鞏固的工作，德特丁也入英國籍了。二是由於政治上的

關係：從一五八九年英國迎立荷蘭總統威廉（William）爲英王以來，英荷兩國的交好，由來已久。在戰前荷蘭因地位等關係還有左右被英德拉扯陷於三角戀愛的形式，戰中荷蘭公司的石油全給協約國支配，一半還是由於英國海軍的控制，勢不得已。戰後可不然了，英德兩位情人已因決鬪而死了一個，海上成了英國獨霸的局面，而德國不復足恃。荷蘭以蕞爾小邦，而殖民地遍布世界，自顧能力不足維護，自不得不仰仗英國的援助了。即以荷蘭公司而論，各處的財產，也必須憑藉英國的勢力而後可以沒有危險。這樣，所以荷蘭政府和荷蘭公司自不敢不服從英國的指揮。而英國一方面，既打敗了他的情敵，自己有強大的海軍，隨時可以監視督察，自然也不怕他們有什麼不忠實的態度。

英國第一家石油公司是英波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英波公司的性質更幾乎便是英國一家國營公司，一九一四年政府收買了英波公司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份，保留至今。中間曾有一家緬甸石油公司（Burmah Oil Co.）曾出重價要求買出這項股份，但是政府不允，可見英國的石油政策不是不小心的。英波公司在國際競爭上也占很重要的地位，因爲在後面波斯石油問題一章內還要詳細講到牠，此刻便不多講。

再次便是墨西哥鷹油公司（Mexican Eagle Oil Co.）爲英國在墨西哥最重要的公司。一九〇八年公司的資本便有二四七、〇八〇、〇〇〇金披索（Gold peso），公司的財產從皮耳生公司（Parson & Son Ltd.）轉讓而來，以考德列（Lord Cowdrey）爲總理，但是在一九一九年，公司又賣給英荷壳油公司了。一九二

○和一九二一兩年，墨西哥的出產合計有三千二百萬桶居墨西哥第一位，因此曾引起美國諸公司的恐慌，聯合和牠競爭；隨即公司的出產逐漸減少，一九二二年只一千二百萬桶，一九二三年只九百五十萬桶，競爭才漸衰弱了。

這些公司在國際石油戰爭中的態度，比美國各公司還要一致，他們代表英國的石油政策——不認真說來，應說英國代表他們的政策，因為英國政府便是英國實業聯合會的代表機關，而他們都是實業聯合會的重要分子——一致排斥美國勢力（見下章）。所以美國一位學者霍恩貝克（Dr. Stanley K. Hornbeck）似乎很歎息美國的石油公司都是私人事業，在國內和國外還不免互相競爭；英國公司則政府和私人聯合一體，公司常能獲得政府的助力。美國人對於英國公司的認識是很正確的；只不過美國雖則沒有國營的石油公司，美國的國務卿，內務總長，海軍總長，乃至總統，都是大石油工業家的好朋友，下野後有的便做託辣斯的顧問，美國石油公司和政府又何嘗沒有聯絡呢？

第三節 法日兩國的大石油公司

在先，法國本沒有什麼國際的大石油公司。法國的銀行家和資本家的態度似乎更乾脆，他們要的只是利潤，不是工業，不是管理權。所以法國的資本家雖在俄國和羅馬尼亞一帶的石油業投下了不少的資本，巴黎市場也常有各國大石油公司的股票和債券等交易，他們卻從來未曾想過替自己國家建設起來一個獨立的石

油工業。

在大戰以前，法國國內的石油工業只是被十家煉油公司壟斷了。他們先利用國民排外的熱忱，製定下保護稅率，排斥了外國石油公司之後，他們卻關好門來由他們十家公司分配了國內的市場。他們的所謂石油工業，初時只是從美國賓夕法尼亞輸入上等的原油，其中包含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油質，只須微微加一點熱，每一百斤便可坐獲三個半法郎的利益。到後來，賓夕法尼亞此種原油告罄，他們幾乎便只是專從英美販賣各種石油，這樣，他們每年也可以獲得五百萬法郎的贏利。

法國的石油工業既是如此腐敗，所以歐戰發生，便顯得十分狼狽。那時，法國沒有多少藏油，沒有大煉油廠，沒有充足的油車和油船，甚至並泊大油船的大碼頭也不够，困難的情形可以想見。幸得英美的幫助，才得勉強度過難關了。克列孟梭給威爾遜的那封信，也便是在此時寫的。

戰後，法國分得了許多權利，德國的亞爾薩斯，羅馬尼亞，美索坡達米亞等處的油田也都在內，這自然是法國發展石油工業的一個絕好機會。但是一九二〇年英法桑勒摩石油協定 (San Remo Agreement)，法國又還上了英國一個大當。以後法國的政治家和工業家才注意到這點了。法國的幾家大石油公司和巴黎荷蘭銀行 (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 Bas) 等幾家大銀行，大信託公司，隨後便共同組織了一個法蘭西石油公司 (Compagnie Française du Pétrole)，資本暫定二千五百萬法郎，預備參加土耳其石油公司，經營海外的石油事業。法總理潘加實 (Poincaré) 也在極力提倡。一九二二年，法國和波蘭成立一個石油協定，法國獲

得加里西亞(Galicia)地方油井的半數和油廠的四分之三。一九二三年，法政府又預備津貼在羅馬尼亞的法國石油公司。一九二五年，法國又從阿爾巴尼亞(Albania)獲得一十二萬愛克塔(Hectares 或譯公頃)的石油預備田；一九二七年組織了一個法阿辛狄開(Syndicate Franco-Albanais)從事掘井開採。如此，法國也漸漸加入國際的石油競爭了。

日本的石油問題，重在自己的供給，現在還講不上國際的大計劃。所以日本的石油公司，自然也就比不上英美的大託辣斯。

日本最大的石油公司便是日本石油公司(Nippon Oil Co.)，資本約日金八千萬元。日本公司成立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二〇年，牠以日金五百五十萬元收買了日本的中央石油公司(CENTRAL OIL CO.)；一九二一年秋，牠又以日金四千萬收買了牠最大的對頭豐田石油公司(Hohten Oil Co.)，於是牠現在在國內是惟一的勢力了；幾乎全國的油廠都屬於牠一系，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出產都是由牠支配。

一九二〇年日本佔領北庫頁島之後，日本石油公司又和三井、三菱、鈴木、大倉、久原鑛務公司共同組織了一個北辰會社，資本三百萬日金（一說一千萬日金），從事開採北庫頁島的油礦。日本海軍部每年津貼公司日金六十萬元，公司現在的出產，全部都供給日本海軍部，所以外間不容易知道。

以外，日本還有一家南滿鐵路會社，牠雖不是一個石油公司，最近卻有一種開採撫順的板岩石油的計劃。關於日本侵略庫頁島和南滿洲石油的情形，容在後面第八章裏再講。

第三章 石油競爭中的兩大國家

第一節 二十世紀英帝國地位的危險

國際原料的競爭，既是由於原料對於平時工業和戰時軍事的關係重要；這樣，愈是強盛的國家便愈要競爭得凶了。一則因為今日之所謂強國，就是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二則因為愈是強國，患得患失之心愈重，預備戰爭之心也愈急切，這實在是這個時代政治的錯誤。石油政治自然也逃不出這個時代的錯誤；何況還有那些國際的大石油公司，他們在石油界爭霸的野心，正也不減這些帝國主義政治家在國際的猜忌，他們也要慫動政府作他們的工具呢？

盡人都知道英國從十九世紀（也許更早些）以至二十世紀之初是世界第一個富強的國家。她的繁榮是由於她工商業的發達與殖民地的廣闊。而國際貿易之發達和殖民地之聯絡，卻又有待於海軍的維護；所以商船和軍艦兩宗，可說是「大英帝國」生命之所繫。在先船隻用煤斤為燃料的時候，英國產煤最多，在海行各要隘都設有煤站。因此，英國的船隻在任何地方都容易找到低廉的煤料，他們可以滿載貨物到各處發售而怕缺乏燃料。其他各國的船舶，不得英國的善意，便無法橫行海上。這自然對於英國的商業發展和海軍勢力有

極大的幫助。十九世紀以來，英德的衝突雖是多方面的，煤鐵工業的競爭乃是最重要的。帕夫羅維支 (Michel Pavlovitch) 在他的著作帝國主義者政策的基礎 (The Foundations of Imperialist Policy) 中，乃至把鋼鐵工業的擴張和競爭作為帝國主義的基礎。然而鋼鐵工業與煤是不可分離的，煉鐵等工作都需要煤料。德國產鐵比英國還多，魯爾 (Ruhr) 的煤礦也是很有名的。德國因為煤鐵豐富的原故，她的工業便一天天興盛起來，她的貿易也一天天發達起來，她的海軍也一天天強大起來。這對於英國第一強國的地位自然是一種威脅；所以英國不得不聯合法美諸國將她打倒。歐戰的結果，德國的軍艦是給協約國銷毀了，德國的商船是給協約國瓜分了，德國的煤鐵礦大部給協約國奪去，德國工業的出產只能擔負對協約國的賠款。但是英國費了四年大戰的氣力將德國打敗之後，乃至正在和德國打得難解難分精疲力竭的時候，便已發覺一個新的對頭；這個新的對頭便是美國。美國的力量乃至比德國更要大若干倍。戰前她的煤鐵出產本來便已不讓英德，不過她在國內和美洲還有發展的餘地，所以在美洲以外的國際競爭中她還不是一個主角。但是在大戰中，她的勢力便大為膨脹了；她在戰中不單是收回了美金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舊債，還輸出資本約八、八三九、六〇〇、〇〇〇元美金，（根據蒲拉克 (Bullock) 的計算）從債務國一躍而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她的商船也從五、三三三、〇四八噸（一九一四年）增加到一五、三二二、五五二噸（一九二五年）占世界總噸數百分之二三·八，僅次於英國（占世界百分之三〇·一，但戰前却占百分之三九·二）；她的海軍也要和英國爭霸了。更可驚懼的，乃是石油在這次戰爭中竟大露頭角，顯示了勝過煤炭的力量。

克列孟梭如何寫那樣的信給威爾遜，克松英國外長如何恭維說：『協約國的勝利是浮在石油之波上，』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當時還有一種流行語道：『協約國對德國的勝利乃是汽車對火車頭的勝利（The victory of the allies over Germany was the victory of the lorry over the locomotive）。』火車頭是燃煤的，汽車是燃石油的，而英國石油的出產乃遠不及美國。

關於這項新興的燃料，美國的出產占世界出產總額百分之七十，合起美國公司在墨西哥一帶的出產計來，乃至百分之八十以上。同時，英國的產額是非常有限，英帝國內的出產不過世界產額百分之二·五；合波斯的出產計來，也不過百分之四·五。而在消費方面，英國有巨大的海軍，有占全世界總噸數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分的船隻，有進步的機械和工業，所以每年不得不從外面輸入許多石油來。今錄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二年英國石油的輸入數於下：

英國輸入煉油總數表（單位英國伽倫）

年	別	輸	入	量
一九一三年			四八六、九九八、〇六三	
一九一四年			六三一、六〇七、〇四三	
一九一五年			五八八、四六一、八三九	

一九一六年	四五二、五五四、二九七
一九一七年	八二六、八九四、八九一
一九一八年	一、三二四、四九五、一二五
一九一九年	七一三、八八三、七三七
一九二〇年	八七五、一九九、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	一、〇五九、六〇三、四一三
一九二二年	九九五、九七四、四四七

見 Statistical Abstract for United Kingdom, 1908—1922.

此外，英國雖則還從波斯等地方輸入些原油來，歸自己提煉；這些煉油的輸入則大部分是從美國來的。平均，由美國輸入的，雖至近年，總還在全額百分之五十以上。從前各國的船隻倚賴英國的煤斤，於今英國的商船和海軍便不得不倚賴美國的石油了。

這樣的情形下去，豈是英國所能忍受的？幸而還好，美國出產石油現在雖占全世界產額百分之七十以上，世界的石油藏礦卻喜還不會給她控制。英國一部分的政治家，工業家和專門家，如克松，德特丁和卡德曼教授（Professor Sir John Cadman）等，犀利的眼光，早就看到了這點。於是他們趕緊從此暗中努力，以排斥美國，

造成英國的獨占油礦的勢力爲目的。他們知道，美國雖是現在出產石油最多，美國的石油礦不是無窮的，英國只有獨占了將來石油的來源，才能够限制美國海軍和工商業的發展；只有如此，英國才能够鞏固她自己第一強國的地位。他們用心是很深遠的，可惜他們只忘了他們便從外面獲得這些油礦，是否能保得住永遠爲他們所有？許多的弱小國家和殖民地正在掙扎着要脫離『大英帝國』的羈絆呢！

因爲英國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廣闊，國內機械工業的發達，和資本勢力的雄厚，英國的努力，居然頗有些成功。最初，英國的進行是很祕密的，想瞞着美國的耳目。但是做事終沒有不被人家發覺的。美國發覺了，這一驚可真不小！她挾着她戰後的經濟勢力和軍威，也正在做着坐世界各國第一把交椅的夢，如何能讓英國打破她的希望呢？她自然要和英國拚命。這樣，便演成英美對敵的世界的石油競爭了。

第一節 美國石油價竭的恐慌

英外長克松在協約國石油委員會演說推崇了石油的功績之後，又提到了美國供給協約國的需要至百分之八十以上，而致其謝慕之意。

誠然，美國是世界出產石油最多的一國，從一八五九到一九二五年六十幾年之間，世界出產石油的總額爲一三、四六七、四〇三、〇〇〇桶，美國出產乃至八、六六九、九二九、〇〇〇桶，占總額百分之六十四以上，可謂多矣。除了在二十世紀之初，美國曾一時落在俄國之後，美國出產石油總是保持着世界第一。近

年，她的地位更有益發優隆的趨勢。今錄本世紀以來美國出產和世界產額的對照表於下。

二十世紀世界石油產額和美國出產的比較表（單位桶）

年	別世	界	產	額美	國	產	額	美國對世界的百分比
一九〇〇	一四九、一三二、一一六	六三、六二〇、五二九	四二·六					
一九〇五	二一五、三六一、二九六	一三四、七二七、五八〇	六二·五					
一九一〇	三二七、六一五、六〇三	二〇九、五五七、二四八	六三·九					
一九一五	四二九、一一九、六八八	二八一、一〇四、一〇四	六五·五					
一九二〇	六八八、八〇四、〇〇〇	四四二、九二九、〇〇〇	六四·三					
一九二一	七六五、九〇三、〇〇〇	四七二、一八三、〇〇〇	六一·六					
一九二二	八五八、九〇九、〇〇〇	五五七、五三一、〇〇〇	六四·九					
一九二三	一、〇一五、七二七、〇〇〇	七三二、四〇七、〇〇〇	七二·一					
一九二四	一、〇二四、三五六、〇〇〇	七二三、九四〇、〇〇〇	六九·七					
一九二五	一、〇六九、一九四、〇〇〇	七六三、七四三、〇〇〇	七一·四					
一九二六	一、〇九七、〇一二、〇〇〇	七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七〇·六					

表中一九二三年前統計見 American Yearbook, 1915, 1918, 1925.

表中一九二三年後統計見 Statesman Yearbook, 1927.

美國出產之所以如是之多，自然是由於她天賦很厚，藏礦很富；其餘如交通便利，機械進步也都很有關係。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她自己消費很多，也足以刺激生產不小。單以汽車一項而論，二十世紀以來，美國製造汽車最多，世界使用的汽車，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出自美國。然而美國製造了許多汽車，輸到外國的還只有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留下自己使用。依美國政府最近的統計：一九二四年美國國內使用的汽車共一五二八一、二九五輛，其他各國共約二、九三一、四〇七輛；到了一九二七年初，美國增加到二二、一三七、三三四輛，同時，其他各國共有五、五一二、九三三輛，美國所用的幾乎占世界全額百分之八十。我們再看下表：

一九二七年初世界使用的汽車表

國別	汽車輛數	每輛汽車平均人數
美國	二二、一三七、三三四	五
英本國	一、〇二三、六五一	四三
法國	八九一、〇〇〇	四六

加拿大	八二八、九一八	一一
澳洲	三六五、六五一	一七
德國	三一九、〇〇〇	一九六
阿根廷	二二二、六一〇	四五
意大利	一三八、一七七	二九四
墨西哥	五〇、四七六	三〇七
日本	四二、七二七	一、三九八
世界	二七、六五〇、二六七	六六

世界平均要六十六人才有一輛汽車，美國每五人便有一輛汽車。這在美國，誠足以自豪，然而關於石油供給的問題，便不能不兢兢業業了。

此外，美國又有繁盛的商船，其中燃燒石油的，歐戰後約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之間。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世界百噸以上燃石油的船隻表

美國	一一、三五四、〇〇〇	四六·一
國別總	噸	百分數

英 國	七、一四三、〇〇〇	二九・〇
挪 威	一、〇一九、〇〇〇	四・一
荷 蘭	九六九、〇〇〇	三・九
法 國	七六四、〇〇〇	三・一
意 國	六九九、〇〇〇	二・八
其 他	二、七〇三、〇〇〇	一一・〇
世 界	二四、六五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無論汽車和使用石油的商船，美國都居世界第一，此外美國又還有龐大的海軍和航空軍，美國工業使用石油的也一天天地在增加。因此，美國的出產雖然特多，美國自己的消費，竟和此數不相上下，有時而竟消費超過生產總數，像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年，石油總輸入便超過總輸出很遠。

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美國石油貿易（單位加倫）

年 別	輸 入 總 數	輸 出 總 數	入 超
一九二〇	四、五六九、三四一、一七七	三、〇九八、八四五、三八二	一、四七〇、四九五、七九五
一九二一	五、四〇八、八八八、二四四	二、七九七、九三五、七三一	二、六一〇、九五二、五一三

因為輸出煉油多於原油，輸入原油多於煉油，此項統計原不很適用，僅可取其大意而已。

至於常年，美國雖則每年有很大的石油輸出，然而全靠從墨西哥中南美一帶輸進原油來，以為供給。美國不過是一個大煉油廠和販賣者罷了。要是一旦外面的來源斷絕，美國的石油輸出，便將完全停止，美國繁榮的石油工業，便將凋敝下來，甚至並自己的消費，也要發生問題。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然而在先美國人竟不曾注意。一直到一九一九年，美孚公司在巴勒斯丁和美索坡達米亞考察石油礦苗的，以及到中南美一帶石油界投資的，都遇到了意外的阻礙，發現了英國的勢力已經捷足先登，並且有意排斥美國，報告回來，這才政府的抗議，名人，議員和工業家的演說，報紙的議論，如響斯應，一時狂亂起來。

一九二〇年五月二日，美國地質調查所 (American Geological Survey) 便發表一項報告道：

依內務部地質調查所所徵集最近的統計，各國消費石油約當於美國消費的一半，但是他們所蘊藏在地下的石油總量卻有美國七倍之多。他們現在每年消費約二萬萬桶，依這種速率，他們的藏油可以支持二百五十年。美國和他們對照起來是可驚的。美國每年要消費四萬萬桶，所以只有十八年可靠的石油供給了。換句話說，便是美國消費其藏油的速率，乃相當於各國的十六倍。

假使把從板岩 (shale) 中榨取石油或用其他方法所得的石油除去，則全世界可出產的石油，總計約有六百萬萬桶。在此總數中，四百三十萬萬桶多少可以從已鑿之井計算出來；其餘的，在那些地方，因為或者

有石油和地蠟滲出地面，或者有其他地質情形的便利，雖未曾開掘新式油井，也可以約略推定。

這個數目，約當於美國從來出產總數的十三倍，或者是全世界從來出產總數的九倍。就中，只有七十萬萬桶是在美國及阿拉斯加（Alaska）的境內，其餘五百三十萬萬桶都在其他各國。

新舊兩世界差不多是把這個數量平分了，美洲所有的總量約當於其他各洲之和。然而，像煤礦的情形一樣，石油的開採，在北半球要比南半球快多了。

幸而一層，美國要把她所有的七十萬萬桶石油在十八年短期之間，全開採出來，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不得不從外國吸取石油進來，或者是減少我們的消費。我們的後代或者要兼做這兩件事。

這樣一個報告，自然十分聳動聽聞。石油問題經美孚公司等的提起，再經這個報告的警告，於是乃成爲美國舉國上下，街談巷議的中心問題。「我們不得不從外國吸取石油進來，或者是減少我們的消費。」美國人坐慣了福特（Ford）汽車，工業家用慣了廉價的石油，海陸軍當局還正想擴充他們的軍力，誰願意受減少消費的限制呢？「讓我們快樂快樂罷！因爲我們明天便要死了！」美國也是這種心理。結果，便是石油工業家和政治家利用人民的感情做他們的後盾，跑上「從外國吸取石油進來」的路了。

其實，這個報告的推測是錯誤的：第一，這種推測只是根據於現在的技術和機械，將來科學發達，採掘自可更深，發現也必更多；或者竟可以發現更好的替代物也未可知。像法國，便已規定石油須帶酒精使用了。人造汽油也已經發明了。（參看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二號。）第二，這種推測是以現在利潤制度爲標準，從板

岩採取石油等類的方法，認為生產費太高，利潤太低，便不計算在內；若以利用物產為目的，那末，板岩和煤礦之中，都可以榨出多量的石油，世界的板岩和煤礦卻還是很充足的。第三，便不論上述兩項錯誤，單論這種推測的數字，也是不精確的。其他各國的測量，因為種種的不便利，其難於精確，且不用說。單論美國的礦藏：一九二〇年最初推測為七十萬萬桶，一九二一年便又改為九十一萬五千萬桶；然而美國從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六年七年之間，出產總額便已達四、四五七、七三三、〇〇〇桶，差不多有上述九十一萬五千萬桶存數的一半了，所餘的便不過四、六九二、二六七、〇〇〇桶。依石油礦的性質，出產的曲線應該是前半上升的快而後半下降很遲。現在美國石油的出產方在有增無減，未見便到了頂點；即令已到了頂點，也還當有一個長時期的漸減，斷不能截然而止。那末，說存數只有四、六九二、二六七、〇〇〇桶，便將不符事實了。

所以這項推測或預言，與其說是在科學上或在工業上有什麼大的價值，誠不如說是在美國的外交上和國際的石油糾紛上有很大的影響。美國人已發生了石油匱竭的恐慌，美國的政治家和石油工業家正好利用此種恐慌作為他們經濟侵略的後盾。

關於美國的石油藏礦，後來一九二五年美國石油公會的董事部又發表了一項報告，詳細推算美國將來的供給和需要。他們以為現在的採油方法非常不經濟，平均每採油一桶地下約尚留二桶許，那末，單就已有的油田而論，美國地下所留藏的石油大約還有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桶（以外，新油礦不論，他們又估計煤礦和石油板岩中藏油約還有數十倍於此。）這個數目和一九二〇年的估計相差何啻天壤？

由此也可見一九二〇年估計的正確性很小。不過一九二五年的計算是根據於將來的可能的開採方法，現在也還未可完全信賴以爲供給的來源，而且依他們的計算，美國在一九五〇年的時候，國內每年要消費汽油約四五五、〇〇〇、〇〇〇桶（一九二四年消費約一八五、〇〇〇、〇〇〇桶），消費燃料油約六四一、〇〇〇、〇〇〇桶，消費量增加至這樣大，也是很可驚的，所以雖有這項樂觀的報告，美國在外面競爭石油的活動，仍絲毫未曾停止。

第三節 英美兩國的石油政策

美國政府是所謂「代表人民的政府」，對於石油這種關係國計民生的大問題，自然馬上留意了。一九二〇年三月十日，美國上院便通過一個議案，請政府隨即報告關於石油工業美人受外國政府排斥的情形。五月十七日，代理國務卿坡克（FRANK L. POLK）便把這項報告送到上院。從這項報告中我們便可以看出英國的石油政策來。坡克的報告道：

英國的政策是要一方面排斥外人之控制帝國的石油，一方面卻努力獲取外國的石油財產。這種政策大概是依下列幾條辦法而進行，這些辦法都是直接或間接對於美國人有妨礙的。

- （一）在英本國，殖民地及其保護國內，不許外人享有或經營石油生產事業；
- （二）政府自己直接參加石油財產的所有權和管理權；

(三) 英國石油公司不得將他們的財產賣給他國公司；

(四) 禁止將英國石油公司的股票轉讓給他國公司。

坡克的報告中，又指出了英國關於這些辦法是切實執行了的。在英本國內，只有商務局和軍械部或受他們的指令的，才許從事石油的調查和試採。在殖民地，如英屬特立尼達 (Trinidad) 等地方，請求開採石油的要是英國股份占絕對優勢的，才能得殖民大臣的核准。不得商務局的許可，以英國公司的股份轉讓給外國人是認為違法的。一九一四年，英國政府又購買了英波公司半數以上的股份，取得該公司的直接管理權。這些都是英國政府執行上述四項辦法的實證。

英國依這些辦法秘密進行下去，在這個時候，她在印度、波斯、緬甸、馬來、和東印度三島一帶，已經造成了獨占的勢力；在羅馬尼亞、高加索、巴勒斯丁和美索坡達米亞一帶，也占顯著的優勢；在墨西哥和中南美一帶乃至美國國內，她的勢力也深入了。呵，美國的發覺是太遲了！英國有一位石油工業家愛德加 (Sir E. Mackay) 十分樂觀地說道：「假使美國現在的石油消費曲線，尤其是關於高級的石油出品，繼續維持下去，不出十年，美國便不得不每年輸入五萬萬桶石油。每桶只以值美金二元計算——這是很低的價格——美國便要每年付出十萬萬金元。這些金元，縱非全體，大多數都是要跑到我們袋中來的。」英國人是高興極了！

然而美國豈是能任人擺佈全無反抗的麼？坡克的報告發表之後，着魔一般的輿情，自然更是政府對外交涉的後盾了。美國外交有兩件法寶：一是門羅主義，一是門戶開放主義。門羅主義的意思是「請你不用管，」這

是美國拒絕歐洲列強干涉美洲——美國的勢力範圍——的口號；門戶開放主義的意思是「我也要來管一管」，這是美國後起要求插足世界競爭場所的呼聲。現在是美國被人家排斥，美國的勢力已經落後，所以他們便又搬出門戶開放主義的法寶來。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美國石油公會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會長奧唐奈 (Thomas A. O'Donnell) 在國際商務公會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的席上說道：「我是最佩服英國人的；他是一個很好的獵手，時常抓住開發世界富源的機會，各處的拓殖事業，他都有份。我所詫異的，只是一部份的英國朋友，竟不和我同意，竟不贊成這個道理：關於這種有用的出產（指石油）的開發，應讓一切人都有一個自由的機會，一切政府的限制都給取消；各國政府，尤其是民治的政府，都不當加入企業的活動，不當因這種參加而給一方以特別的利益。政府參加企業決非將來世界和平之福，只使得國際外交關於政府的平常問題的交涉之上，更加以商業競爭的惡意和衝突罷了。」

「讓一切人都有一個自由的機會，一切政府的限制都給取消，」這便是門戶開放主義的第一步是很和平的，先得叫一聲「請開門」！但是假使叫不開時，或者便要破門而入了。我們聽美國前任內務部長蘭因 (Franklin K. Lane) 便換過一副腔調了。蘭因演說，先總括幾句坡克報告中關於英國政府排美的政策之後，便接着說道：「這樣的政策，使美國人發生一種疑懼，認英國是要阻止美國海軍的發展。這是走向和平還是走向戰爭呢？英國——不僅是英國資本家，乃是英國國家或政府，整個的政治組織——獨占着這樣

重要的產物，而把其他各國完全排開。這是不是可行呢？假使不單是國民，國家自身由其政府代表也都參加經濟的競爭，加入工商業的組織，這樣想要消弭常時由商業對立而起的糾紛，顯然是沒有希望的。」

和奧唐奈和蘭因等同樣的辭令，以後到處都可以聽到的。爲找一個選手代表美國努力石油競爭，上院有一個議員曾提議組織一個國家石油公司。這項建議雖然不曾採取，但是從美國一向的政策看來，美國似乎是選了美孚公司爲此項對外競爭的代表。美孚公司憑着自己已有的勢力，再加以政府積極的援助，起來和英國公司競爭，於是石油世界的形勢又爲之大變了。

美國在對內方面，一向放任的政策到此也不得不有改變。依美國的法律，地下的產物屬於地面所有者，外國公司在國內有購買土地的權利。因此，英國公司在美國境內的油田也頗不少。美國想要限制英國石油勢力的擴張，又不願改變國內財產制度的大法，於是便採用由政府指令保留一部分油田，作爲國家將來的用途的辦法。這種辦法，其實早已由政府實行了的，不過因爲涉及私人財產，隨時保留隨時又發還原主，成效故未大見。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上院又通過一項決議，授海軍總長以指定海軍預備油田的特權。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的時候，美國政府前後保留的油田共有六、六一二、一三八畝。內中有三個重要的海軍預備油田：第一區約三八、〇〇〇畝，第二區約三〇、〇〇〇畝，第三區約九、五〇〇畝。第一二兩區都在加利弗尼亞州，第三區便是有名的蒂泡陀地方，在歪俄明 (Wyoming) 州。政府保留此項油田表面上說是爲的國家的福利，預備海軍將來的用途，但是，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海軍部的油田便藉口管理的便利一併移交給內務部。

先是因爲第二區海軍油田鄰近私人油田，私人公司有在海軍油田周圍掘井採油的，海軍油田的石油有被吸去的危險，政府便趕着將第二區油田分租給許多公司了；隨後十二月十一日，政府又許給多痕尼系的泛美洲石油公司以第一區的開採權；到了一九二二年四月七日，政府便將第三區海軍油田也全部租給辛克萊公司了。第二區油田忙着租給私人公司是有理由的，第一區和第三區卻是沒有被鄰近的油井吸去石油的危險，尤其是第三區蒂泡陀地方是十分完整的。政府爲什麼都急於租給私人公司呢？這便是後來在一九二四年揭穿的蒂泡陀石油大賄案。內務部長福爾（Albert Fall）被告受辛克萊公司賄金二三三、五〇〇元，背後更牽涉到共和民主兩黨許多要人，所以這個案子遷延許久不能解決。到了今年四月二十一日才由聯邦大理院判定辛克萊沒有行賄害國的罪，關於福爾却還要延至將來再審。涅蒲拉斯加州（Nebraska）的一位上院議員那立斯說，辛克萊的判決無罪，足以證明美國法院對於擁有金錢勢力的人沒有裁判的能力。公正的美國人對於此案是不能滿意的。關於案情，我們不能細講，我們只從此認識：美國政府劃出一些預備油田來，並不真是爲的國家福利，海軍將來的用途，只是爲美國的石油資本家排斥外資罷了。

世界的石油戰爭，便是這樣以最強的英美兩國爲主力軍，其中卻夾着一些第二等強國的石油自足運動和弱小民族的反經濟侵略運動在裏面。我們現在便提出幾個較重要的問題來講講。

第四章 墨西哥石油問題

第一節 一九一七年以前英美競爭的略史

二十世紀以來內戰最多的國家，除了我們中國，就要算太平洋彼岸的墨西哥。墨西哥以前在狄亞士(Díaz)武力專制之下，雖說是安定了二十餘年(1884—1911)，然而國家的基礎卻還未固。一九一一年狄亞士失敗以後，十年以內幾乎無一年沒有內爭，握到政權的，壽命也差不多都不到三四年，便被人家趕跑或殺害了。和一切「劣等國家」一樣，墨西哥的內亂表面也是一些野心家軍閥在那兒爭權奪利，再考究其根本原因，至少可舉出三大項來：一，是經濟的。墨西哥大多數的人民都是從事農業；但是此中只有極少數是擁有巨產的貴族和地主，其餘都是恃耕作爲食的農業工人，他們的生活和農奴差不多。狄亞士又嘗借着開發富源的美名，把一些國家的公地賣給地主和做土地投機事業的人了。據一九一〇年的調查，墨西哥的田地，有五十五萬方英里是屬於六千個地主(Hacendados)所有；另有一小部份的田地是許多小農的財產；無產的農業工人和他們的家人卻占墨西哥人口總數百分之六十以上。農人終歲勞苦，不得溫飽，這樣的經濟情形，自然容易發生變亂。二是教育的。像上項所述的，墨西哥百分之六十的人民——當然，以外還有非農業的工人，也占很

大的數目——的經濟情形既是如此，自然講不到民智開發。民智既未開發，所以民主政治的選舉制度也就完全失敗。歷屆的選舉，大都是由軍閥在強姦民意，或野心家在假造民意。軍閥或野心家競選的結果，便常至動起武來；反正也沒有有效的民意來制止他們，所以內亂也就隨民智愚闇而終古不息。三是外國資本家的競爭。外國資本家或列強政府利用弱國的政府或幫助其反對黨推倒他們所不合意的政府，這在近世經濟帝國主義中是常見的事。無論弱國內戰的雙方都需要外國軍火或借款的接濟；只是一個強國的承認或同情，便已壯了不少的聲勢，減了不少的阻礙。所以外國資本家便常利用或竟造成此種機會以攫得特殊的權利，或擁護其既得的非分權利。但是，我們知道，經濟帝國主義的競爭場中，不止一國，那麼，一國幫助甲成功了，他國便幫助乙來推倒甲，這國又幫助丙來推倒乙，如此循環往復，內亂也就無已時了。墨西哥的情形，正是如此。這第三層便是我們這篇所要說的。

墨西哥富有銀礦銅礦等，又沒有強固的政府，這是她招致經濟侵略的原因。英、美、德、法諸國的勢力早就侵入墨西哥了。但是二十世紀是石油的世界，墨西哥的油礦偏也非常豐富，油質又非常良好，這使得墨西哥更覺得可愛。一九〇一年，美國人多痕尼便到墨西哥試掘了油井，租買了油田，立下墨西哥石油公司（Mexican Petroleum Co. or Mexican Petroleum Co.）等的基礎。隨後美孚公司也插足進來。英人考德列的墨西哥騰油公司，也非常發達。英美兩系的勢力，老早便成了對抗的形勢。

墨西哥的油藏既富，加以外國石油公司的努力開採，所以發展非常迅速。一九〇四年，出產不過二二〇、

六五〇桶，一九〇九年便增加到三、三三三、八〇七桶，增加乃至十五倍以上；一九一二年便開始有大量的輸出了。今錄其以後各年的出產和輸出於後：

墨西哥石油出產和輸出表

年 別	出 產 桶 數	輸 出 桶 數	輸出占出產的百分數
一九一一	一二、六二九、三一九	九〇一、五九六	七·一
一九一二	一六、五二八、二一五	七、七二九、四二〇	四六·六
一九一三	二五、九六九、二九一	二一、三三〇、八六七	八二·一
一九一四	二六、二三五、四〇三	二三、三六五、五一三	八九·〇
一九一五	三三、九一〇、五〇八	二四、七六九、三三二	七三·一
一九一六	四〇、五四五、七一二	二七、二六八、七四八	六六·〇
一九一七	五五、二九二、七七〇	四六、〇二三、七四〇	八三·二
一九一八	六三、八二八、三二六	五一、七六七、二一八	八一·一
一九一九	八七、〇七二、九五四	七五、五四九、七一四	八六·七
一九二〇	一六三、五四〇、〇〇〇	一四五、五〇八、九四九	八八·九

一九二二	一九三、三九八、〇〇〇	一七二、二六八、一三六	八九・〇
一九二三	一八二、二七九、〇〇〇	一八〇、八六二、二三九	九九・二
一九二四	一四九、五八五、〇〇〇		
一九二五	一一五、五一五、〇〇〇		
一九二六	九〇、五五一、〇〇〇		

出產散見 Statesman Yearbook, 1915, 1920, 1927, 參見 Mexican Yearbook, 1922—1924

這樣的寶物，其出產與輸出的增加愈速，英美的競爭自然也要因而愈烈。一方面，這種激增也可說是競爭的結果。

狄亞士是主張利用外資以開發國富的，所以在他手裏，不單是把國內的公地大部發賣給一班地主和外人；並且極力把許多讓與權許給外國資本家，以從事建築鐵道，開採礦產，振興工業等。為招致外資，他不僅給與免稅津貼等特權。從表面看來，國家的產業果然進步多了。但是從社會經濟看來，則貧富懸殊益甚，上面已經講過；而外國資本家，勢力又在本國的地主和買辦階級之上，外資的流入，寢寢有壟斷一切，淪墨西哥為經濟的殖民地之勢。就中尤以美國的資本勢力為最大；一九〇二年，據美國總領事巴勞 (Andrew D. Barlow) 的估計，

美國在墨所投的資本，有五萬萬元美金；一九〇七年美國商品局(Bureau of Manufactures)的報常，這個數目便增加到七萬五千萬元以上；一九一二年總領事勒奢(Marion Lecher)的報告，則更增加到一、〇五七、七七〇、〇〇〇元美金，其中喇是石油財產和煉油廠的資本便有四七九、〇〇〇、〇〇〇元，爲最大的一項。同時，英國居第二位，資本也有三二一、三〇一、八〇〇元美金，其餘如西班牙、德意志等在墨國的勢力也不小。墨國這時的國富約計二、四三四、二四一、四二三元美金，美國的資本便差不多占了其全數百分之五十。在這種情形之下，墨西哥人民受着兩重經濟的壓迫，自然容易發生騷亂；而政府當局眼見美國的勢力如此膨漲，又走到引乙制甲的政策上去，狄亞士允許了更給皮耳生公司(Petrol Co.)以廣大的石油讓與權，這樣一來便鬧出亂子了。

一九一〇年，狄亞士的反對派馬德洛(Francisco I. Madero)便在墨西哥北部舉兵，以建設憲法的政府，實行自由選舉，改革土地制度等相號召，發兵南下。盤據二十餘年，根深蒂固的狄亞士，竟敵不過來，於一九一一年失敗出走。馬德洛於是被選舉爲墨西哥的總統。馬德洛之成功，背後自然有外國資本家的幫助。馬德洛允許了撤銷皮耳生讓與權，而更慷慨些讓給美孚公司，美孚公司便以借款供給馬德洛。這是一九一三年美國上院外交委員會關於墨西哥革命事件的報告所證實了的。下面是一段美國上議員斯密斯(Smith)和馬德洛軍中的一位少年軍官康維斯(Lawrence F. Converse of Los)的談話：

斯密斯：你能知道他(馬德洛)是否從這裏得到金錢的幫助？

康維斯 我知道——高札爾斯 (Abraham Guzales) ——

斯密斯 他不就是現在濟華花州 (Oihuahua 墨州名) 的州長嗎？

康維斯 是的；還有愛蘭達茲 (Branlio Herandez) 他是馬德洛革命軍中的臨時秘書處長，後來做濟華花州的政務廳長；還有馬德洛自己，他們告訴我，只要革命軍表現了相當的能力時，厄爾巴索 (El Paso) 的幾家大銀行已安排好了墊款給他——我相信這個數目是美金十萬元。這些人又告訴我美孚公司已經承購了臨時政府的公債。

斯密斯 大宗的麼？

康維斯 我不知道其數目是多少，我僅知道他們對我說，美孚公司對於他們的革命是很幫忙的……

斯密斯 他們告訴你沒有，美孚公司所索的報酬是什麼？

康維斯 他們取得高率的利息，還訂有關於墨西哥南部的一項石油讓與權的草約。

斯密斯 還有旁的公司參與這回事情沒有？

康維斯 那我可不知道，他們沒有講過旁的公司，他們只提到美孚公司和厄爾巴索的幾家銀行。

斯密斯 你可知道，他們實際上從這些銀行或他人收受了銀錢的幫助沒有？

康維斯 我知道馬德洛帶了大批的現金，他的官佐也是如此，並且時常有大批的金錢從河那面運過來。

註：厄爾巴索爲美南方邊境要地，居大北河 (Rio Grande del Norte) 上游，隔河與墨名城 雷茲 (Torreón) 相對。

從這一段問答，我們可以看出馬德洛的成功便是美孚公司等美國資本家的成功。

但是，一九一三年二月，馬德洛又被一個部將衛塔（Victoriano Huerta）的殺害了。衛塔又繼馬德洛做了墨西哥的總統。衛塔是世人看做代表英國勢力的，因為皮耳生公司首先便承認了他百分之三的借款。

皮耳生公司之得勢，便是美國資本家之所不能堪；所以英國已承認了衛塔政府，美總統威爾遜卻決定不予承認。他表面的理由是要警戒野心家，使他們知道非常手段之不得逞；他是為着政治的道德而反對衛塔政府。一九一三年十月，他在摩比爾（Mobile）又演說，要把拉丁亞美利加從外國資本家的經濟侵略之下拯救出來。但是我們知道，從外國資本家的經濟侵略之下拯救出來，只是仍放在美國資本家的經濟侵略之下而已。

威爾遜曾派一個代表林德（Joseph Lind）到墨西哥勸衛塔下野，重行選舉，自己不得再為候選人。這些條件給衛塔拒絕了。威爾遜此時本不難以武力來干涉墨西哥的，但是因為還顧忌一個英國，所以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他還宣言不干涉墨國內政，禁止以軍火供給墨國的任何黨派——衛塔政府和他的反對黨卡蘭查（Victoriano Carranza）。

然而威爾遜卻已屢次向英國外交部抗議英國駐墨公使卡爾登（Sir Lionel Carden）的幫助衛塔政府了。此時，恰巧因為巴拿馬運河的通過稅問題，英國要求美國將稅率減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英國前任外長格雷（Earl Grey）的秘書太勒爾（Sir William Tyrrell）便跑到美國來和威爾遜商議。英美妥協的結果，美國允許將巴拿馬運河的稅率減低，英國卻讓威爾遜放手解決墨西哥問題，墨西哥不幸成為英國送給美國的

禮物了。英美既經妥協，一九一四年二月，威爾遜便正式開禁，允許以軍火供給卡蘭查派。一面又聯絡各國不許借款給衛塔政府。結果，衛塔乃不得不宣布停付國債數月，墨政府財政瀕於破產，然而美國的壓迫，還不止此。四月恰巧又有一隻美國小艇，懸着美國國旗，載着一些船員水手在坦比哥靠岸，船員數人，甫上陸即爲當地墨兵捕去。雖則隨即釋放道歉，美國卻借故要求墨政府向美國旗鳴禮炮二十一響謝罪。衛塔答應了，但要求美使以書面擔保美艦於墨國鳴炮後亦鳴炮答禮。美國卻以爲如此便不啻承認了衛塔政府，不許；衛塔亦以爲美國有意侮辱墨國，談判遂歸決裂。

四月二十一日早二時三十分鐘，威爾遜忽接到報告，德國匹蘭哥號 (Ypiranga) 輪船滿載了衛塔政府定購的軍火向委拉克路斯 (Veracruz) 進發，將於上午十時抵岸。威爾遜便馬上下令美國海軍攻擊委拉克路斯。不經正式宣戰，美國海軍當日便將委拉克路斯攻下；他們馬上更占領了當地的海關、郵政、電報、交通等機關。匹蘭哥號商船也被他們截獲。藉口坦比哥事件，美軍所占領的卻不是坦比哥，而是委拉克路斯，又未經正式的宣戰，我們知道美國的用意是什麼？委拉克路斯是墨西哥最重要的海口，所以駐墨美代使俄勾勒西 (O'Shaughnessy) 的夫人說道：「把委拉克路斯占領了，衛塔每月就少了一百萬披索的關稅收入，我們信然使衛塔的地位更孤立，更弱了許多。」強權即公理，簡直可以編入學校課本了。

如此，衛塔當然站腳不住。七月十五日，衛塔乃不得不下野出走，而美國所贊助的卡蘭查便繼衛塔爲墨國的總統。隨即獲得美國政府的承認。

威爾遜爲什麼反對衛塔政府如是之烈？或者這位書生總統還真是相信什麼政治道德麼？然而他的東床嬌婿麥卡多 (Mc-Adoo) 卻已受着多痕尼公司一百萬美金的辯護費了。美國資本家的幫助卡蘭查，是很明顯的事實。一九一九年多痕尼對上院委員會公然宣稱：『英國人幫助衛塔政府推銷大宗的債券是大家週知的事實，他們是袒護衛塔政府。我國政府已經表示敵視衛塔而袒助其反對派，所以我們的行爲也就和我國政府一致。英國人則和他們政府假定的意思一致。』威爾遜不承認衛塔政府時，多痕尼也就不肯納稅給她；一旦卡蘭查派到了塔克斯判 (Taxes) 的時候，向多痕尼公司索餉一萬元美金，多痕尼卻馬上交付了。

另外，多痕尼有一次在貝爾孟特旅館 (Belmont Hotel) 會着卡蘭查的代表，又幫助了他們十萬美金。又有一次，多痕尼派一位代表去見卡蘭查，瀕行，他向代表說道：『去告訴他（卡蘭查）假使他需要燃料時，我們情願供給他的石油，此時只記帳就是了。』這項石油的供給，果然達到了六八五、〇〇〇美金的數目，後來以抵消稅金纔漸漸償還清楚。在這時，又有多痕尼系的一家公司——衛斯提加石油公司 (Wassica Petroleum Co.) 也發了一張三、四六六、八六元的支票給塔帕博士 (Dr. Henry Allen Tupper)，當時塔帕博士正在鼓吹着美國承認卡蘭查政府，這筆款項的用途也是不問可知的。

這樣，威爾遜表面說的是爲政治道德而反對衛塔，實際上只是替美國資本家在效力罷了。

第二節 一九一七年的墨憲法與美國的爭議

一九一七年卡蘭查政府制定了一種新憲法，經憲法會議通過。這個新憲法規定下國會由人民普選，總統任期四年，不得連任；規定下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又規定下收回公家土地和沒收教產的原則。從進步的眼光看來，總算是較滿人意。一九一九年卡蘭查便依這個憲法收回了三七、四三六、六五八英畝的田地，攤還給許多農村。但是卡蘭查政府想要澈底實行憲法所規定的改革時，外交上卻遇了極大的阻礙。我們現在要講的只是關於石油的問題。

新憲法第二十七條說：『國家享有一切礦產的所有權。』以下列舉了許多種礦產，包括『石油和礦氣化合物；』『這種國家的所有權是不可轉讓的。』同一條中第四節又規定私人或公司有取得土地水利的所有權或礦產的開採權的種種資格，共分七項，其第一項說：『只有墨西哥人，或入了墨西哥籍的人，纔有權利取得墨西哥土地水利及其附屬物的所有權，或取得開發礦產，水利或燃料的讓與權。若是外國人到墨外交部來聲明，關於此項財產的問題，願被看作墨西哥人一樣，又聲明不得請求母國的保護，如違背約言，即受沒收財產的處罰；這樣，墨政府亦可以上項本國人的權利許給外人。惟在邊界一百啓羅米突及海岸線五十啓羅米突以內，則外人在任何情形之下，亦不能取得土地與水利的所有權。』

雖則同類性質的法律，在西班牙統治時代已有過來：一切地下的礦產都屬於西王，殖民地的貿易，只能由西班牙人壟斷；然而在近代英美諸國的勢力已經深入墨西哥的時候，這種憲法規定，自不易使外國資本家之貼然就範。

所以新憲法還沒有成立——新憲法是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正式公布——列強政府馬上便提出抗議了。其中抗議最激的，自然便是在墨投資最多的美國。美國抗議約分兩層：（一）根據新憲法十四條「本法律沒有害及任何人的回溯效力。」所以美國堅執新憲法不得損害美國人關於土地礦產等一切既得的權利，美國亦不承認其國民可放棄其受母國保護的權利；（二）特別關於石油一層，則墨國一八八四年，一八九二年和一九〇九年的法律都承認石油的所有權屬於土地所有者，所以美國堅執美國人已獲得的土地，其地下的石油，無論已開採或未開採，均應屬其地主，新憲法不得分離之而收歸國有。

雙方爭執之點似乎尤重在石油。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九日，卡蘭查政府依憲法的原則又頒布了一些法令，對於油田重課以租金與貢稅（*rentals and royalties*）；石油的出產也課以十分之一的從價稅；獲得開採油礦讓與權的公司，須依法律前來註冊，證明他們已經在開採石油，不然則所得權利作為無效。一向受慣了特別待遇的外國資本家，到此自然不願意；何況徵稅之外還要他們到墨政府去註冊？從他們看來，一經註冊，便是承認石油國有的原則，從此將不能不服從墨西哥一切法令，不能自由請求母國政府的保護了。更有爭執的，便是註冊時要證明公司已在開採石油，然後墨政府承認新憲法的效力不得回溯及之；而美國則堅執凡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以前所得的土地讓與權，應包括其地下的石油，不能分離，無論已否開採，均應尊重為已得的權利。此種爭執未經解決以前，美國的資本家自不肯輕易到墨政府註冊。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日，美國政府便向墨國政府致送一項覺書，聲明美國不能承認墨政府表面採用抽稅

的形式，而實際上等於沒收私產，剝奪既得權利的辦法。覺書的結尾，更道：『美國政府誠懇而鄭重地要請墨政府注意，事勢的必要，將強迫美國不得不保護被墨國法令所剝奪的美國人的財產。』此種外交辭令之下的美政府的態度，顯而易見了。

墨政府對於此項恐嚇的牒文雖未置答，但是美國的勢力是不可侮的。五月十八日卡蘭查便宣布二月十九日的法令展期至七月三十一日施行；七月八日又展期至八月十五日；因為美國的再度抗議，八月十四日卡蘭查乃再頒布新法令將上項註冊法取銷了，但是徵收油稅的原則卻仍然保留着些。同時，墨西哥的法庭雖然也判決對於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以前的既得權利，法律不能有回溯的效力，怎樣解釋回溯效力和既得權的意義，美墨的態度仍是不一致。美國人一向受慣特權，便認一切捐稅，註冊，和放棄母國的保護等，都有沒收私產的意味或危險；墨政府卻宣言並不會蔑視美國人的權利，不過註冊，徵稅等卻是墨國一般所當遵守的法令，與既得權毫無抵觸。如此，雙方爭執，仍舊繼續下去。

一九二〇年墨西哥再度發生革命之後，卡蘭查被殺，阿白里貢（Obregón）繼任為總統，一向資本家慫恿美政府對墨絕交的威嚇手段，於今更得了新的機會。墨國的新政府需要美國的承認，地位纔能穩固；但是美國卻說，『請你先給我美國人在墨既得權的保障罷！』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美國務卿休士（Hughes）便向阿白里貢政府提議先締結友好及商務的條約。隨即休士發表宣言道：『假使阿白里貢將軍有意訂立適當的條約，我們已預備和他磋商，而條約之締結，便可以跟着承認締約的政府。』弦外之音一聽可知。偏是強硬的

阿白里貢不肯一直便接受此種盟約，十一月，他反而提議組織兩個委員會來審查一九一〇年墨國革命戰爭以來，與美國海軍佔領委拉克路斯時，兩國人民所受對方損害的賠償。關於墨政府的承認，卻堅執不能附以履行任何責任的條件，因為從阿白里貢看來，以履行條件而獲得承認是『大有損於墨國的尊嚴的。』

一方要求先有盟約然後承認，一方要求先承認然後解決他事，交涉一時遂又陷於僵局，國交亦久延未復。但是解鈴還是繫鈴人；美墨近鄰，關係原極其密切，石油利益以外，美國還有許多旁的公司都在墨國有極大的資本，便是石油公司中，意見也不一致，他們現在都要求政府早日和墨國恢復邦交。休士受着這種壓迫，態度纔改和緩了。一九二二年八月，休士便發了一個訓令給美國駐墨西哥城的總領事孫麥林（Summerlin），教探詢墨政府的意見。此時，美國讓步了些，雙方自然容易接近。次年五月，美政府便派了兩個委員瓦綸（O. B. Warren）和貝因（J. B. Bayne）到墨西哥會同墨政府所派的委員洛斯（Ramón Ross）和洛亞（F. G. Rog）考慮關於墨憲法的美墨爭執問題。

此四委員會議的結果，便有八月二日的會議記錄，其中墨委員宣言：

「墨憲法規定了聯邦行政部的職權是要執行司法機關的判決。依此，墨政府便已經遵行了，並且要繼續遵行，大理院關於退克薩斯石油公司（Texas Oil Co.）案以及其他四個同樣案子判決的精神。對於這些土地所有者或油權讓與者，他們在憲法公布之先已經有了積極行爲，表現他們有採用其地下所有石油的意思；例如掘井了的；出賃了的；關於地下物產訂約了的；爲開採石油已投下資本了的；已經進行試採或開

採的工作了的；以及當初獲得此項土地時，除地價之外，還花了多餘的價錢，表示有意採掘地下石油的；總之一切有做於此類積極行爲或表現的；一九一七年憲法的第二十七條第四節的效力，都不得回溯及於他們。

這便是現在和將來墨政府的政策。墨政府將許給他們這些有了上述的行爲或表現的土地和油礦的所有者及其受託者以開採石油的准許狀，僅須服從警察法規，衛生法規，治安法以及政府的徵稅權而已。

美墨委員又共同宣言：

美國的委員代表他們的政府宣言：美國政府聲明保留，便在兩國恢復邦交之後也還保留，美國國民對於他們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以前依墨國當日法律和國際法的原則和公平的原則所獲得的（或以任何形式享有利益的）墨西哥地下物的一切權利。

墨國的委員也代表墨國政府宣言：他們一方面維持他們上面所宣言的原則，但是保留對於那些沒有上述一類積極行式表現的土地，墨國政府依其本國法律又不背國際法的原則有自由處置之權；一方面他們也承認美國政府對於其國民權利之保留。

依此共同宣言，我們可以看出墨政府已經讓步了多少，『積極的行爲或表現』，解釋是如何的廣泛。費了這樣的代價，阿白里貢纔取得美國的承認了。八月十七日墨政府發表會議的結果，九月三日美墨的邦交便正式恢復。

關於兩國人民在墨國革命時期——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〇年——以內所受對方的損失，兩國共同組

織兩個委員會去審查，聘請海牙國際法庭的會長爲主席。這算是阿白里貢形式上的勝利。

在美國和墨國鬧着交涉以至妥協的時候，英美兩系的暗鬪明爭，還是不曾停息。價格競爭是明的。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阿白里貢的反對派以德拉衛塔 (De la Huerta) 爲首領又起兵革命。阿白里貢相信德拉衛塔的背後有英國人的勢力，尤其是墨西哥騰油公司在幫着他。不錯，這是事實。但是阿白里貢呢？多痕尼馬上借了五百萬美金給墨政府，他的衛斯提加公司所獲得在克路斯的許多未定的油田利益，便獲得墨政府的承認。阿白里貢現在是代表美國的勢力了，美國政府便禁止供給德拉衛塔的軍火和餉項。這些也可說是阿白里貢和美國妥協所得的便利！

第三節 一九二五年的墨石油法與美國的爭議

一九二三年美墨兩國恢復邦交之後，兩國間暫時維持了和平的友好。但是這只是暫時的，墨國不能停止牠的改革工作，美國也不肯放棄牠的特權，雙方各保留下了一部分的權利，去根本解決，自然相差尙遠。

一九二四年，阿白里貢依美國的『善意』才得平服了德拉衛塔，由自己本系的卡爾斯 (Plutarco Elias Calles) 接手做墨西哥的總統，美墨國交仍然無事。到一九二五年美國由激進政策的葛洛克 (Frank B. Kellogg) 繼休士爲國務卿，兩國間的風波便重新煽起來了。放着第一響大砲的便是葛洛克的就職宣言。其中有一節道：

美國人有許多的財產被墨西哥的土地法或竟不依土地法而沒收了，他們不會得到一些兒補償。美國人又有許多財產，也因墨政府聽從工人不正當的要求，把他們蹂躪了……

近日報載着墨國又有一種革命運動發生。美國政府對於墨國和威嚇的革命運動的態度，在一九二三年墨國政府受當時革命運動的威脅時，已經表明了。美國政府的態度，至今仍是維持一致……美國仍是願意用牠的力量和幫助來維持墨國的安固和秩序。但是美國要聲明的，乃是只有墨國保護美國人的生命財產，履行國際義務和責任時，美國才能給以幫助……

這樣的宣言，墨政府要不是甘心媚外的，自然不能容忍。所以墨總統卡爾斯隨即也便發表宣言，指斥葛洛克有意侮辱墨國，煽起內亂。墨人民和軍隊也都憤慨異常，一時美墨大有絕交的形勢。後來，這種危險雖然過去了，兩國的交誼上，卻留下不好的痕迹。七月墨政府便又提出石油新法，十二月由國會通過。積年的糾紛，乃再度掀起了。

這項石油新法是依憲法第二十七條石油國有的原則而制定的，於石油工業的管理，更有進一步具體的計劃。全部包括試掘及開採石油的規定很多，無關本題，今僅摘譯其發生爭執的數條如下：

- 一，舉凡地下一切碳輕化合物，都歸國家所有。
- 二，前款所云國家所有權為不可轉讓的。經營石油等工業，應經聯邦政府依本法及政府所定細則，明令准許。

三，石油爲公益事業，所以石油之開採，應讓其在各種地面開墾事業之先。

四，墨西哥人及依墨國法律組織的公共的與商業的機關得依本法獲得石油讓與權。外人欲獲得此種讓與權，則除上項規定而外，必須先履行憲法第二十七條之規定（按即聲明不得請求母國的保護，違時，以沒收財產爲罰。）

五，上項讓與權利，不得轉讓於外國政府或王室，亦不得許彼等爲此類公司的合股者。

六，一切關於石油工業的管理，聯邦政府有絕對的管轄權。

十四，下列諸種權利，應依本法由政府審定，復給以讓與權，不取任何費用。

（1）由土地得來的權利，開採石油的工作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以前已經開始了的；

（2）由契約得來的權利，其契約由地主或其承繼人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以前締結，明白表示有開採石油的目的的。

第一項從開掘之日起，第二項從締約之日起，此種權利應許其繼續不得過五十年。

（3）鐵管路與煉油廠的所有人，已依工商部的允許，現在從事營業的。

十五，請求政府審定石油權利的手續，必須在本法公布後一年內行之，過時未曾呈請審定，此種權利便作爲無效。

這樣的石油法提出通過於墨國會，於是美國大譁。在通過石油法之前數日，墨國還制定了一項土地法，大

致爲關於土地水利礦產等財產的規定，和石油法有相同的意義。如第一條便規定邊界一百啓羅米突和海岸五十啓羅米突以內，外人不得享有土地水利等所有權；第二條規定外人獲得上條所述地帶以外的此類權利，必須先履行憲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第三四五條規定外人在墨西哥農業公司不得享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權利，已獲得的，則許其繼續至身死爲止；外國公司則許其繼續十年爲止；第六條規定外人因承繼遺產等原因而獲得本法律所禁止的權利，應許其在五年以內售讓與旁人；第七條便和石油法第十五條相似，外人在本法公布以前獲得諸種權利的，必須在一年內到外交部來報告，不然便看作在本法公布後獲得的一樣。

這兩種新法律的內容，既是如此，從美國資本家的地位看來，自是十分危險。所以在該兩項法案還未曾通過於國會的時候，美國便曾提出抗議；直到一九二六年年底，一年之內，雙方來往公文，已發表的，共有十四件之多。我們勢不能將雙方公文往來的爭論，一一詳述，我們只舉出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葛洛克致送墨外部的抗議和後來墨外部答覆的牒文來說說，便可以概見一般。在這次葛洛克的公文中，他縷列了四個原則。他說：

- 第一，依法律所得來的各種財產，應尊重之，保全之，這是國際法的原則與公平的原則所共許的。
- 第二，一九二三年兩國委員所成立的諒解，其後兩國恢復邦交時經兩國政府所同意的，仍應該承認其不可磨滅的效力。

- 第三，保護國民的生命及其財產，以免他國政府的侵犯，乃一國家的權利，亦其義務。這項權利，並不因個人的契約而喪失。這也是合於國際法的原則的。

第四，已定的權利，不得因有回溯性質與有籍產效力的法律而受損害，這也是不可否認的道理。

葛洛克提出這項抗議後，墨外長薩耶茲 (Senor Sabin) 在十月七日便給他答覆。墨政府對於第一第四兩項原則是完全承認。關於第四項，他只說：『單是一項法律的回溯性質……不會惹起什麼反對，也不致於爲外交爭辯的原因。』真的，單是法律的回溯性質的問題，是可以要求法庭解決的。關於第二項原則，薩耶茲否認一九二三年的會議宣言爲兩國恢復國交的條件；並聲言那次會議，除了設立兩個委員會考慮兩國人民的損失以外，兩國並沒有其他正式的協定。美國雖保留了美國人民的權利，墨國委員也聲明了保留墨政府在她的法律和國際法所許的範圍以內有自由處置之權，所以墨國並不會受什麼束縛。關於第三項原則，薩耶茲便答覆道：『墨國政府並不否認美國政府有保護她的國民的自由權，但是這並不足爲履行契約之礙，在這種契約中，外人自己同意不得請求其母國政府的保護。』

這樣抽象的原則的爭執，自嫌其太空洞，不易有結果；在他處，葛洛克另有兩段較顯豁些的演說，可引來作以上諸原則的解釋。他攻擊墨政府的態度道：『墨政府處理一九一七年以前美國人所得的權利，乃欲以下述兩種態度行之：第一，牠把這種權利解釋爲不定的權利，而不作爲已定的權利；牠不問當獲得這些權利的時候，墨國所行的法律已給與地面所有者以「絕對的財產 (absolute property)」包括地下蘊藏的石油了。第二，牠把積極行爲四字的定義縮小了許多，以此剝奪一些人的利益，這些人依其原來意志的表現是可以獲得此種權利的。』這種態度美國自不肯答應。葛洛克又反對墨石油法的第十四十五兩條道：『這樣，便把絕對的所

有權變爲一定時期的使用權了。『美國所爭的乃是無限時期的絕對的所有權。』

一九二六年四月，墨國政府便頒布了關於石油法律的執行條例。在這項條例中，墨政府已經有許多讓步了。條例中重新聲明石油法的效力不追溯到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既得權。牠又把從前的規定：外人須親身到政府筆書聲明放棄請求母國保護的權利，改爲祇用一紙印就在股票上的官樣文章。後來，竟並這種官樣文章也蠲免了，十二月二日，駐墨國大使照會美政府，美國人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以前獲得石油權利的，呈請政府審定該項權利時，『不但取費用，也不必聲明放棄母國的保護了。』但是，把已定的權利作爲不定的權利，把絕對的所有權變爲一定時期的使用權，美國資本家卻還是不肯承認。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墨外長薩耶茲宣布道：『雖則外面對於此項土地法和石油法有很激烈的爭議，這些法律仍是無阻礙地在執行，而且實施也已成爲事實。除了少數公司在年底以前還沒有表示外，一般的英美法及其他諸國公司都已經一步步在履行規定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宣言，我們要看是不是一般公司都已經一步步在履行規定，如果是真，我們便可以看出墨西哥改革的成績和葛洛克抗議的意義。

葛洛克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答覆美國上院關於墨西哥石油問題的報告中說：美國人在墨西哥經營油田的有四十七人，另外又有十一人表面是用着墨國公司的名義，二者合計有五十八人。這五十八人中，只有四人履行了墨國的法規，而且這四人中又有二人是出產甚少，其餘二人或竟全無出產，所以不足輕重。反之，這些未曾履行墨西哥法律規定的公司，既占大多數，其財產亦占一九一七年以前獲得的油田的總面積百分

之九十，出產亦占墨西哥全國石油出產總額百分之七十。要是葛洛克這項報告是可信的，那末，薩耶茲的宣言便不真實。

在墨西哥方面，一月二十一日，工商勞動部便佈告：在墨國境內經營石油的公司共有一百四十七家，除了二十二家之外，都已接受石油新法了。葛洛克答覆美上院的報告發表了之後，二月十八日，工商勞動部便又駁斥葛洛克道：『在墨國經營石油公司而保有土地的美國人，並沒有四五十而只有十六人；而且其中半數，都已經依法請得讓與權了。到一九二六年之末，墨國內經營石油的公司共有一百四十七家，其中乃有一百二十五家的大多數已經接受我們的規例。……至今用在石油工業的土地，只有一小部分是屬於開採者所有的財產。因為開採者完全保有土地，乃是例外。』牠接着又說：『於今還不會履行法律規定的土地，約占全額百分之四·六……說是有百分之七十的石油出產是從這些不會履行法律規定的土地產出，這是一種錯誤。在一九二六年底，這個數目不過百分之五二·七，現在更要少了。』

兩方面所說的數目相差是非常之大，但是墨國所說是有統計數字做根據的。美國一位學者比爾斯（Carlton Beals）曾列舉這些未履行法規的公司計算過。這二十二家公司都是屬於美國的，其中有一家美孚系的脫蘭斯·康狄蘭德石油公司（Trans-Continental Petroleum Co.）已有一大部分的財產履行了法規，卻餘一部分沒有履行。所以認真說來，只有二十一家公司完全沒有履行法規了。墨西哥所有石油公司的財產合計三七、七二一、二三〇英畝，這二十一家公司共有一、六八五、〇六七英畝，約占全體百分之四·六；若是

單論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財產，則各公司合計二八、八三三、三一七英畝，這二十一家公司所占也不過百分之五·八，和葛洛克所說的百分之九〇乃不知相差多遠。出產方面，依一九二六年七月至九月的統計計算，這二十一家公司所出產的雖多，也只有全額百分之四七·六五，不像葛洛克所說的有百分之七〇。如此，可見葛洛克的報告是不確的。

比爾斯又分析過這二十一家公司的性質，列爲五類：第一類三家公司，完全沒有出產，不足論。第二類六家公司，或其財產本不確實，要履行法規很多困難；或其同系公司都已履行規定，這不過是殘餘之數；而且他們的出產總額合計還不過全國產額百分之二·二五，所以也不足深究。第三類三家公司，屬於辛克萊和梅龍（MeDon）者各一，無所屬者一。辛克萊系別有六家公司，都已經履行了法律的規定，就辛克萊系全體而論，可說是有百分之七十二是合法的。梅龍的一家墨西哥海灣石油公司（Mexican Gulf Oil Co.），出產占全國百分之五·六，雖很重要，但依墨政府所表示的，牠還有妥協的意思。第四類四公司，全屬於美孚系，出產占全國百分之〇·五五，然而美孚和辛克萊一樣，以外還有十六家公司，出產占全國總額百分之一四·五七，卻已履行法規了。如是，所餘下的便只有第五類多痕尼系的五家公司，完全不肯服從法律。多痕尼的幾家公司是墨國最老而又最大的石油公司，他們的出產占全國百分之三六·〇五，占二十一家公司的總額百分之七五·六五；他們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獲得的財產有一、三二一、一六七英畝，占一九一七年以前全國各公司所獲得的財產總額百分之四·五。多痕尼爲什麼獨不肯遵守法律，頗不可解。一九二五年印第安那美孚公司（Standard

Oil Co. of Indiana)等，在墨西哥新組織一個泛美洲東方石油公司(Pan American Eastern Petroleum Co.)收買了多痕尼系大部分的利益，不過還沒有完全弄妥，這或者也與多痕尼的態度有些關係？不過我們只知道多痕尼是一個膽大心深的帝國主義的資本家，幾乎每次的墨西哥內爭都和他有關係就是了。

從比爾斯這一篇文章看來，我們至少有以得到兩個結論：一，不履行法律規定的，只是美國公司中的少數，土地不過全額百分之四·六，出產不過全額百分之四七·六五，他國公司及美國多數的公司都已經接受法律的規定了。這足以證明墨西哥法律之合理而非不可行。二，像美孚和辛克萊等系公司，大部分履行了法規，卻留一小部分為抗爭的餘地，只足以表示他們的狡猾，和列強帝國主義者在我國一面照納附稅，一面仍要抗議，同一無賴。

依石油法的規定，這些審定石油權利的手續是應當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以前完成的，過此公司還不呈請政府審定，便要看作一九一七年以後的權利一樣，非履行憲法第二十七條等特別規定，外人不得開採了。但是，實際上是不容墨國政府採取此種強硬手段的。墨政府頒布石油法的條例之後，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美國便正式警告墨政府「不得有任何行爲，剝奪美國人民的財產和權利的使用和享受和所有權。」墨國政府雖曾反詰美國，要美政府舉出實際的例子出來，但是墨政府的積極執行法規的態度，卻因此受了阻礙。墨政府只將這些違抗法律的公司的開採准單撤銷，美國公司便上控到墨國法庭請求保護，指石油法的第四十五條為違憲。一九二七年三月，美國又有開放軍火的傳說，雖說不曾見諸實行，美墨的關係，總是因為這事

常形緊張。如此相持又有一年，最後還是墨西哥讓步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墨最高法庭判決多痕尼系的墨西哥石油公司的案子，宣布石油法律的第十四十五兩條適用於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權利有籍產和回溯的意味，為違憲。雖則依墨西哥憲法的規定，墨最高法庭宣布國會立法為違憲，要經過五個同類的判決才生效力，十一月底，工商勞動部部長便已表示願遵守法庭的判決。十二月墨總統又提出石油法第十四十五兩條的修正文，通過於國會，今年一月便正式宣布出來。今譯出於下：

十四，下列諸種權利，應由政府審定，復給以讓與權，不取任何費用。

(1) 由土地得來的權利，開採石油的工作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以前已經開始了的；

(2) 由契約得來的權利，其契約由地主或其代理者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以前締結，明白表示有開採石油的目的；

(3) 鐵管路與煉油廠的所有人，獲得工商部的讓與權或允許了的。

十五，審定上條所舉權利的手續，以前當未履行者，必須在本法公布後一年內行之。一年之後，仍不依本修正法呈請審定的，其權利便作為無效。地主（地皮所有者）在一九一七年所得的石油權利，仍承認其廢續無限。依契約從地主所得來的權利，則依其契約所定的期限而審定之。

十年的石油糾紛，依此或者可望解決了；但是這種解決卻還難說便是最後的。墨西哥的石油出產已是年年減少，一九二一年為出產的最高點，出產原油約一九三、三九七、五八七桶，這時前後便是英美在墨競爭最

激烈的時期；過此，墨油出產便逐漸減少，一九二六年便不及其三分之一，一九二七年的估計，更不到其三分之一，已失去其世界第二的地位。出產的銳減，是近年英美在墨競爭漸熄的重要原因，或者也便是墨政府對美讓步的一個原因。那末，只有墨國的石油工業從此一蹶不振，漸歸衰歇，便可希望墨英美三國關於墨油的糾紛，從此也永遠不起了。

第四節 美墨爭議的略評

總括起來，美墨石油爭議的要點，我們可以從休士和葛洛克的文字中找出來。休士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七日宣言道：「……這問題之所以重要，乃因為一九一七年墨國憲法的一些規定；假使這些規定任其有回溯的效力，美國人的財產有大部便要沒收。這樣，將鑄成一個國際的大錯誤；所以美國政府決不能讓牠成功。」葛洛克在他的四項原則的末一項也說：「已定的權利，不得因有回溯性質和有籍產效力的法律而受損害，這是不可否認的道理。」由這兩位國務卿的文字，我們可以看出所謂「鑄成國際的大錯誤」和違反「不可否認的道理」的，乃是：第一，墨國憲法和法律有沒收私產的意味，第二，墨國的憲法和法律有回溯的效力。

關於第一點，根本上自然私產制度的問題，我們不欲在此深論。只關於墨國的憲法第二十七條和一九二五年底的石油法，墨國把一切地下的碳氫化合物等都收歸國有，美國認為這便是沒收私產，墨國卻極端否認，這個問題，我們要略為討論。我們現在也不用翻出西班牙統治墨西哥時代的法律來，證明把地下的礦產屬於

王室和國家是從古便是如此的，這種法律在一八二四年墨西哥獨立以來仍是有效，直到一八八四年才被廢棄。一九一七年的憲法不過把舊有的法律重新恢復而已。我們現在只從一九一七年的憲法和以後的石油新法的本身來看，依駐紐約代理墨領事弗羅夫（Charles A. Frenault）的解釋，墨國便把地下物的所有權收歸國家，也沒有沒收石油公司的實在權利，公司仍得有關於此類財產的使用權，仍得繼續進行其開採、提煉和銷售等等工作；僅是所有權收歸國家，何損於公司呢？葛洛克反對：『把絕對的所有權變為一定期限的使用權，』但是這並不就是沒收財產呵！美國人為什麼必定要保有墨國財產的絕對所有權呢？便是石油法規定外國公司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獲得石油權利的，必定要呈請政府審定，不會呈請政府審定的怎樣呢？法律也並沒有說便沒收其財產以為罰，只是不給他們以開採准單，和認他們為一九一七年以後的權利一般罷了。處置蔑視法律的公司，沒有比這個更和緩的。土地法雖然較嚴重些，但是外人既得的法律所不許給外人的權利，仍得繼續五年十年以至身死；又不是在此期限終止了便無條件地沒收其財產，仍然許他們得自由轉售給旁人，這又何損於外人的既得權呢？無怪乎平心些的美國上院外交委員會會長波拉（William H. Borah）要說：『我相信墨國的行爲是很誠實的，我研究過許多國家想要打大地產制度的法律，沒有一國比墨西哥更肯尊重外人既得權的了。』關於石油法所取的態度，實際也是如此。

墨國大地產制度需要改革的情形，不是本書的範圍，而且前面也略為講過；現在只講石油工業的情形。墨國石油工業的資本總額，依一九二三年墨國工商部的計算約為墨金一、〇五〇、五三二、四三四元，而英美

兩國的資本合計起來便已超過了全額百分之九十，墨國自己的資本反而只占百分之一·一，居第四位。今附錄該項統計於下：

一九二三年墨國石油工業的資本表（單位墨幣）

國別	資本	額百	分	數
美國	六〇六、〇四三、二三九		五七·七	
英國	三五四、七七六、一九九		三三·八	
荷蘭	七一、一九七、三〇八		六·七	
墨西哥	一一、五八二、四〇五		一·一	
其他	六、九三三、二八六		〇·七	
總計	一、〇五〇、五三二、四三四		一〇〇·〇	

如此喧賓奪主的形勢，改革自不容緩。再從墨油的生產和輸出來看，墨西哥每年有如此巨大的產額，而輸出量總遠在百分之八〇以上，自己銷費的不到百分之二〇。我們明白，生產應當是以消費為目的，石油是有限

的礦產，墨國人應當能夠享受他們本國出產的利益，單以輸出獲得較高的利潤為目的，這是前一時代的錯誤觀念，何況在墨國的石油工業，這項利潤又完全落在外國資本家之手呢？美國每年出產石油占全世界產額百

分之七十，還從墨西哥輸入許多來——墨西哥的石油輸出，大部都是往美國——結果乃以國內平均每五人有一輛汽車自豪；我們再看產油僅次於美國的墨西哥，國內平均乃要三百〇七人才有一輛汽車，（自然，所謂平均三〇七人有一輛汽車，只是抽象的說法，實際上，墨西哥工農能享受到汽車的仍是極少極少。）豈得為平這樣消費過少的情形，合上面所述的喧賓奪主的形勢，都可以證明墨西哥石油工業的需要改革。然而以墨西哥改革石油工業如此的必要，又加以她改革的態度是如此的和緩，猶不免見阻於美國，我們真不能不太息痛恨於帝國主義者之不可理喻了！

關於第二點，說墨西哥一九一七年的憲法和一九二五年的石油法施諸一九一七年前獲得的權利是有回溯的性質，墨西哥政府最初是不承認的。墨西哥憲法第十四條明白說明法律不得有回溯的效力，致損害於任何人。墨西哥的法庭也最初便判決法律不得損害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既得權。墨西哥政府也屢次聲明尊重此項權利。原則上，美墨雙方似乎沒有什麼衝突，雙方的爭執還在如何解釋「既得權」三字。葛洛克嫌墨西哥政府將「積極行為」的定義縮小了許多，薩耶卻宣言道：「要求政府不單是保護既得的權利，還要保護可能的權利，毋乃將法律回溯效力的意義擴得太大了。」我們平心而論，任何改革的法律，沒有不影響於舊有的習慣和權利的。假使安於習慣和舊況，使無需乎改革，所以美國便連註冊、加稅和審定等也要認為有礙於既得的權利，把絕對的所有權變為一定期限的使用權，自然更要頑強地反抗了。但是既說是改革，多少總要打破些舊日的威權。我們現在只要問，墨西哥是不是需要改革？如果需要改革，那末，便不能因為是外國人的習慣，外國人是威權者，便不

破壞。外國人只能要求與本國人享受平等的待遇，如果本國人所當遵從的改革法而外國人有不服從的特權，這似乎又是列強對於平等原則的新解了。從上節看起來，墨國石油工業是需要改革，而且外人在這項工業上的特權和由特權而來的優勢，正是需要改革的一個原因，這樣，立法限制或竟取銷外國資本家一些特權，打破他們在社會經濟上的優勢，也是很合理的，法律的規定便有回溯的性質，也不足為諱。

墨西哥是弱國，美國是強國，所以墨國和美國的交涉，不得不斤斤於法律的爭執。然而近世的國際法乃是強國支配弱國的護符，本國舊有的法律也是尊重既成習慣的死東西，墨西哥想要乞靈於他們，所以結果也便沾不着光了。

第五章 巴庫石油問題

第一節 歐戰中德英爭奪巴庫的陰謀

巴庫 (Baku) 是俄國一個極重要的油礦區。牠的位置在俄國南部高加索 (Caucasus) 的地方，在裏海西岸一個半島上。由巴庫有一條鐵道通到黑海東岸的大商埠巴統 (Batumi)，再由巴統和世界交通。在巴庫和巴統之間，又有一條鐵管路線相聯。一些大的煉油廠也都在巴統。巴庫出產的石油便運到巴統提煉，由此再推銷於世界。

我們所要講的巴庫問題便包括巴庫和巴統在內，更牽涉到附近一帶的油區，如美科普 (Makhop) 和格羅斯尼 (Grozny) 等地方，我們或者統名之曰高加索油礦區。

巴庫問題是在這一些石油競爭的糾紛中爭執最烈的一個問題，其原因有二：(一)由於巴庫油礦的豐富。一九〇〇年巴庫的出產便達一千二百萬桶，占世界產額過半數以上。其後雖因一九〇五年韃靼人 (Tatars) 和亞美尼亞人 (Armenians) 的大衝突和破壞，石油工業大受打擊；然而在戰前又漸復舊觀，出產僅次於美國了。據一九二〇年美國地質調查所報告，高加索的油礦約還有五、八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桶，如此數目，已很

可羨；然而往後再經調查，則藏量遠遠不止此，這當然要使得石油帝國主義者更加眼紅了。（二）由於牽涉到赤白兩色國家的外交，蘇俄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便把一切大的產業收歸國有，或國營，巴庫的石油事業也在國營之列，於是許多油田都被沒收，許多石油公司都被接管了。這些油田田主和公司經理大股東等便都跑到外國來，運動列強反對蘇俄政府，以求恢復他們的私有財產。同時，英美法比諸國在巴庫也有相當的財產和權利，因為蘇俄把石油事業改爲國營，他們不免也受些損失。據摩特勒（Dr. W. Mather）計算，戰前法國人在俄國的石油業投資有三四、〇〇〇、〇〇〇美金，比國有二一、〇〇〇、〇〇〇美金，英國資本較大，約有八五、七三二、一五〇美金。列強爲保護他們自己商民的財產和權利，也會反對蘇俄的國有政策，何況還有這些亡命的地主和資本家可供利用，而巴庫又是這樣一塊肥肉呢？所以列強使用封鎖和出兵的手段來威脅，用借款和承認的條件來利誘，種種伎倆，無往而不是以巴庫石油爲目的。費奢（Louis Fischer）在他的石油帝國主義（Oil Imperialism）裏面說道：『要不是因爲世界需要俄國的石油，蘇俄的恢復元氣不會遇到這許多的困難。她到處被人狂吠；她企求和平通商和國際的諒解，卻到處遇到的是敵意，毀蔑和阻害。這都是由於列強的石油帝國主義在那兒作祟。』然而在他一方面，蘇俄亦復利用她的豐富的油礦，來招致列強的承認，來折散列強的聯絡和戰線，來吸引外國的資本以開發國內的富源。如此，雙方各顯神通，而巴庫問題乃愈益複雜。

然而，巴庫問題是從歐戰和俄帝國的崩潰纔發生的，我們現在便從歐戰講起。

歐戰的原因雖多，列強經濟勢力的衝突乃是最重要的；而中東、波斯和美索坡達米亞一帶的戰事，尤

其帶着石油競爭的背景。美國石油公會的一位會員范林 (T. M. Fanning) 說：「土耳其的舉兵向着俄羅斯，目的是在巴庫的油田；而英國軍隊的出動於美索坡達米亞，初時的意思也不過是作保護波斯油田的準備。」范林的話雖則坦白地說出了這方面戰爭的真象，然而卻只道着一般。我們更要知道，土耳其想攫得巴庫的油田，背後還有主動的人在；而英國軍隊在波斯和美索坡達米亞一帶活動，雖則初意或不過是消極地防護波斯油田，到後來軍事發展，用意便大不相同了。

一九一七年初，雖則俄國內部發生革命，高加索的戰線動搖，三月間，英兵卻已經佔領了巴格達 (Bagdad)，使德土同盟軍在美索坡達米亞方面感受很大的壓迫。然而德土此時竟不顧這方面的變化，仍然乘俄國革命的機曾，調動軍隊向俄國進發。要不是知道他們爲的是巴庫的石油，德土這種戰略便會令人不解了。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土軍佔領了巴統。四月二十二日高加索一帶的喬治亞 (Georgia) 亞美尼亞 (Armenia) 亞賽爾 (Azerbaijan) 諸小國，便都紛起對俄獨立，組織一個外高加索同盟 (Trans-Caucasian Federation)。隨後，因爲疆界的問題，諸小共和國又發生爭執，五月二十五日德國 克勒散斯田將軍 (General K. V. Kressenstein) 便領兵三千到了喬治亞的海口波替 (Poti)。外高加索同盟的國會也便解散了。二十八日德 喬便訂立條約，喬治亞的一切鐵路和海軍軍備在戰時通交給德國管理；巴庫和巴統間的油管線也許給土耳其運輸石油，不取費用。德國 盧登陀夫將軍 (General Ludendorff) 於此說道：「羅馬尼亞的石油出產已經給我們儘量地把牠增加，但是仍然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要是把運輸的便利好好整頓起來，現在，在外高加索，尤其是

在巴庫，這種需要似乎有滿足的可能了。『德土已經佔領了喬治亞的巴統和坡替，剩下的事，只是如何由喬治亞再進而佔領亞賽爾拜然和她的首都巴庫了。

但是英國對於巴庫的野心正也不讓於德國。一九一八年二月，英國鄧斯特斐爾將軍（General L. C. Dunsterville）便由巴格達率同一隊兵佐，分乘汽車四十輛，橫過波斯西北部往恩濟黎（Enzeli）。他表面是去防備同盟方面的軍隊由波斯侵入印度，但是要把許多人經過這樣交通阻塞的波斯去伐印度，誰相信德國會幹這種傻事呢？鄧斯特斐爾分明也是看清了巴庫的油礦。果然，八月間布爾什維克退出了巴庫，鄧斯特斐爾便在十六日到了巴庫。不過，停不了幾個星期，因為土軍的壓迫，他又不得不由海道退回了恩濟黎。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三日，土軍進佔了巴庫，德土的素志一時總算達到了。可惜是，佔領不能長久，十一月歐戰停止，土軍又不得不退出巴庫來，而由英兵和一些協約國軍隊接防。

英國的勢力再到了高加索，便趕快把國家銀行，郵政電報等交通工具都拿過來了。在喬治亞，英軍扶植了門什維克（Menshevik）的政府；在底弗利斯（Tiflis），他們建立了英國鐵路管理局；巴庫和巴統間的鐵管路也修理了。英國的一家比比·愛貝石油公司（Bibi Ebat Oil Co.）的總理阿倫（Herbert Allen）一九一八年在倫敦的公司常會上說道：『像這回一樣的機會，使我們和平地伸展了英國的商務和勢力，建立第二個印度或第二埃及，在英國的歷史上是從來不會有的。』第二印度或第二埃及，『英國人已不諱言了。

英國用什麼方法來維持她在高加索一帶侵佔的勢力呢？把一些軍隊常駐在人家的國內，究竟是一件不

大體面的事，不獨引起國際的反感，也招惹國內工黨的責備。所以不得不另想方法。英國政府很明白，協約國方面在巴庫沒有人能和英國競爭，她所怕的，只是布爾什維克黨重行來到巴庫，便將根本推翻她所苦心經營的勢力。於是英國的政策，便在排斥俄國。

這種政策的第一步便是扶植了在喬治亞的門什維克的勢力。喬治亞扼着巴庫的門戶，只要喬治亞在英國的掌握，巴庫是不足慮的。第二步便是用金錢軍火和軍事人才等來幫助俄國白黨丹尼金（Denikin）和科爾察克（Koltchak）等在北高加索一帶作反抗蘇俄的運動。這段陰謀是丹尼金一位駐在倫敦和巴黎的代表，後來一九二四年在莫斯科受審供出來的。他在倫敦時，常和路易喬治（Lloyd George）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等接洽。他在供辭裏說道：『這些英國人，便時常告訴我，並且堅執地告訴我，要我們建立一個獨立的東南聯合，包括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他們並且說，這不過是一個開始，隨後亞賽爾拜然和喬治亞也會加入這個聯合。在這些話裏面，我聞到的是一股石油的香味。』

有了這兩步工作，於今英國可以放心撤兵了。一九一九年八月，英兵退出了巴庫，卻還留下一部分駐在巴統，保守高加索的門戶。直至和會中英國要把巴統建為自由邦委國際聯盟統治的提議失敗，纔完全撤去。

不幸，事變之來，竟不如英國政府所預料的。在英兵撤退之後，英國所資助的丹尼金等，隨即失敗。一九二〇年四月，布爾什維克便佔領了巴庫；一九二一年二月，喬治亞竟也落在他們手裏。從來只好利用人家分合衝突以從中取利的英國人，到此也只落得一場空了。從歐戰中到一九二一年五年中間，德英兩國爭奪巴庫的陰謀，

相繼乃都歸於失敗。

第二節 熱那亞會議與巴庫石油問題

熱那亞會議 (Genoa Conference) 是路易喬治在凱痕會議 (Cannes Conference) 裏提議召集，以謀恢復歐洲經濟的。會議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開幕，參加的有英法比德俄意等三十四國，重要的代表有英國的路易喬治，法國的巴陶 (Barthou)，俄國的李維諾夫 (Maxim Litvinov) 和克拉辛 (Lenoid Krassin) 等。大會隨即組織五個委員會，在第一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之下更設一俄國問題分委員會。熱那亞會議以俄國問題為中心是一般人所知道的，誰又料會議還只是一個石油會議呢？德國一家消息靈通的報紙，萊因西法林日報 (Rheinisch Westfälische Zeitung) 於四月六日說道：『有些人相信熱那亞會議的歷史只是記載些石油，會議實際不過是美孚公司和英荷公司競爭的一幕罷了。』四月十三日的英國曼徹斯特商務衛報 (Guardian Commercial) 也道：『有俄國的代表出席熱那亞，石油乃是會議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真個會議不過是美孚公司和英荷公司競爭的一幕嗎？我們仔細分析會議的進行，便可以知道這種觀察是不錯的。為明瞭會議進行的真像起見，請得先一述英美諸國在巴庫一帶的利益是怎麼樣。

英荷壳油公司在巴庫一帶的石油財產是從洛斯柴爾德兄弟公司來的。一九一二年英荷壳油公司用英國壳油公司的股份二四一、二二七金鎊和荷蘭公司的股份三、八七九、〇〇〇弗羅林，買得洛斯柴爾德兄

弟公司在巴庫的產業百分之八十，隨後又加買了百分之十，於是洛斯柴爾德兄弟公司便成爲英荷壳油公司在巴黎的一家代表銀行了。俄國革命之後，德特丁又逆料蘇俄的傾覆，私產制度的復起，便竭力收買一些小公司在高加索一帶的石油財產。一九二〇年，巴達夫施石油公司收買了兩家俄人經營的公司，一家是門塔什夫公司 (Mantashov Co.)，一家是梁諾梭夫公司 (Lianosov Co.)。壳油公司也用了二十五萬鎊收買了俄國最大的一家鐵管工廠尼科坡·馬林坡鐵管工廠 (Nikopol-Mariupol Pipe Factory)。野心的英荷壳油公司正在大做其投機事業。

美國在巴庫的利益，只是一家俄國的諾貝爾公司 (Nobel & Co.) 代表。諾貝爾公司說是有美孚公司的資本在內，卻一向不會公開；此時熱那亞會議正在進行的期間，美孚公司忽然宣布：一九二〇年夏初，美孚公司和諾貝爾公司之間，已經成立了交易，美孚公司今後也同爲諾貝爾公司在俄國的石油產業的主人了。這家公司在戰前便出產巴庫全部產額百分之四十，是在巴庫一家最大的石油公司。

除了上述兩大系公司之外，在巴庫一帶的石油公司自還有許多。在熱那亞會議註冊的，大小共有一百六十個。這些公司的財產。雖則俄國已經明令收歸國有，他們却不承認，他們仍然把某處某業看作某某公司所有，分別的清清楚楚。又因爲列強都逆料私產制度在俄國之復興，他們的股票仍然在市場上交易；因此，法比兩國資本家買得的很是不少。

以上是英美法比諸國在巴庫一帶的石油利益，他們參加會議時的經濟背景。俄國爲什麼也跑來和他們

討論這項問題呢？一九一八年，勞農政府已經宣布把石油事業收歸國營了；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一年，又曾把高加索油區從列強的傀儡政府奪了過來；然而因為頻年戰亂，石油的出產銳減，運輸提煉，設備又多敗壞，想要自己來整理，資本苦不易籌。而且石油工業以外，所需借助於外資的事業還很多；俄國有一種信念，以為要不是這些外國人從石油得着一些甜頭，蘇俄政府便不能得列強的承認，俄國的產業也不能藉外資來謀復興。有了這個原因，所以俄國代表也便帶了一些石油讓與權的擬議來到熱那亞會議了。

會議的表面，被一些外交辭令所掩蓋了。然而實際上各方面的大政方針，却是決定於一些大石油公司和石油資本家。我們只要把他們的政策看清，會議的進行和結果，我們便不難找到線索。既然「這次會議不過是美孚公司和英荷公司競爭的一幕」，我們現在便先把他們這兩系公司的政策討論討論。

前而已講過，英荷壳油公司從歐戰以來便代表英國的政策，要排除美孚公司的勢力。巴庫這樣豐富的油區，牠自然不想讓美孚來染指，像戰前諾貝爾公司的出產占巴庫全部產額百分之四十，而諾貝爾背後便是美孚的勢力，這正是牠所疾首痛心的事。歐戰後一二年內，英國的勢力籠罩了高加索一帶，巴庫和巴統間的鐵管路也歸英國管理。牠正在快心樂意；不料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巴庫和巴統又先後被俄國奪去了。現在，可是機會又到了！諾貝爾和其他一些石油公司的財產都被蘇俄沒收，美孚公司對於諾貝爾公司舊有財產的權利，蘇俄不肯承認。英荷壳油公司若能從蘇俄取得巴庫石油工業的獨占的讓與權，便能排除美孚公司的利益了。雖則英荷壳油公司自己一樣也損失一部分財產的所有權，為達到較大的目的，這點微末的犧牲是不足介

意的。英荷壳油公司的政策便是如此。

美孚公司的態度，和這個自然相反。牠在巴庫的利益是以諾貝爾公司爲代表。但是諾貝爾是一家俄國公司，俄國有權利將牠的財產收歸國有；美孚公司宣布購買了諾貝爾一部分股份是在一九一八年俄國實行國有政策以後的事，俄國是不承認的。美孚公司要保持牠在巴庫的利益，自然也不能承認俄國的國有政策。美孚公司現在所能走的，只有兩條道路：（一）要求俄國把沒收的財產，都發還原主，這樣，諾貝爾的利益便可以保全。（二）要是蘇俄不肯發還私產時，美孚便聯絡在巴庫有關係的各公司，大家尊重戰前固有的財產，不和蘇俄成立何種妥協，而實行對俄經濟封鎖。像當時俄國的困難情形，預料要是大家一致堅持，結果將不絲毫蘇俄不屈服於資本主義之下。第一條路是蘇俄所不能應允的，所以此時美孚公司的政策，便是採取第二條道路——恰巧和英荷壳油公司的想單獨和蘇俄妥協，獨占巴庫石油的政策，針鋒相對。

英國代表不消說是代表英荷壳油公司的。美國雖然沒有代表出席，然而因爲法比資本家在戰後也收買了許多巴庫的石油股票，蘇俄既不允發還公司財產，所以法比的代表也便和美孚公司的態度一致。熱那亞會議的這一面便是這兩種勢力在爭執。

在熱那亞開會後兩日，美孚公司的總理柏德福（A. C. Bedford，一九二五年死）便在倫敦泰晤士報發表美孚公司的意見道：『我們覺得在熱那亞會議，或者是在其他的國際私地的協定中，不應該有開發俄國富源的企圖。我們應該留意給有關係的公司都有公平的平等的機會。』美孚公司已經明白警告會議的諸人

了。

會議席上所集中討論的是私有財產問題，所謂私有財產問題，便可以說是巴庫的石油問題。在會議的當初，法比所提出來的，是要求俄國無條件地把一九一八年以來所沒收的財產，一概發還給原主，換句話說，便是完全恢復私產制度。這樣無異於根本否認蘇俄立國的原則，蘇俄自不肯承認，俄代表在會議的席上反而大攻擊私有財產制度的不當，於是會議劈頭便遇着激烈的爭執。雖則由路易喬治提出九十九年租借的原則出來轉圜——原則上承認蘇俄國有令之合法，事實上要蘇俄把沒收外人的財產，以九十九年的期限，仍然租給原主——法比和蘇俄兩方面都還不肯較易答應這種辦法。

四月十八日，忽然又發生了德俄刺帕羅條約 (Raspallo Treaty) 的事。刺帕羅條約十六日已經簽字，路易喬治事前已經知道，而且背地同意了；但是法比代表却堅決地反對這項條約，認為破壞列強的聯合戰線，又主張把德國代表擠出會外，會議到此，更有決裂之勢。後來雖勉強調和，然而會場的空氣，已經令人悲觀了。

俄國代表之到會是已預備了租讓一部分油田給列強，由克拉辛在熱那亞發表的談話可以證實。不過俄國的意思：既不承認各油田原主對於該項財產的權利，也不願意把巴庫的油田給一國的公司壟斷。所以俄代表在會議中便提議大家組織一個公司來經營蘇俄的石油，蘇俄自己保留百分之二十五的利益；美孚、英荷和英波三公司共分得百分之五十的利益；其餘百分之二十五，便由各舊日的油田田主分配。

從上述英荷公司、美孚公司和法比資本家各方面的政策看來，當然俄國這種建議，各方都是不能滿意的。

英荷壳油公司在一九二一年秋間早就和俄國進行交涉了，英荷公司的代表波以耳 (Colonel J. W. Boyle) 在一九二一年十月間便已拿了英外長克松的信去和俄國的駐英公使克拉辛談判英荷壳油公司在巴庫的石油財產問題，克松信內並說波以耳的談判是得了帝國政府的允許和贊助的。英荷公司的目的是要趁早取得巴庫石油的獨占權。在熱那亞會議之初，波以耳曾跑到高加索一帶，視察過巴庫油田的情形，再回到熱那亞來；蘇俄在會議中提出來的辦法，英荷公司雖不能滿意，波以耳却仍單獨地繼續和克拉辛在會外秘密交涉。不久，熱那亞便傳遍蘇俄和英荷壳油公司已經成立契約，把高加索一帶的油田通租給英荷公司了。這種消息雖經克拉辛和波以耳雙方否認，然而秘密的交涉一經揭穿，美孚公司和法比資本家於是大譁了。

我們從會議五月二日致蘇俄代表的覺書上，確可以看出英國方面的陰謀出來。覺書表面上還是講的一般的私有財產，沒有石油的字樣。在第七條上牠規定俄國所不允歸還原主的財產，亦不得讓給旁人；但是，『假如該項財產之開發僅能由一羣人組織公司來經營的，便不在此限，不過原來的各小業主應許其按照舊有權利的比例，參加此項組織。』這樣，開採石油，自然算是『不在此限』了。再看第三段又解釋所謂原來的業主，能夠參加此種組織的，只有在一九一八年蘇俄頒布國有令以前在俄國享有財產和權利的，纔合資格。這樣，英荷公司是可以向蘇俄承租巴庫的油田，但是美孚公司和一些法比資本家便被排斥不得參加此種組織了。其餘的小公司，誰不是好說話的呢？

但是，英荷公司和克拉辛的秘密交涉已經洩漏；這層又如何瞞得美孚公司過呢？紐約的前驅報 (The

Herald) 已曾記載在這個月月初的時候，柏德福便訪問休士國務卿，報告美國資本在巴庫有被擯斥的危險，要求政府出來保護。果然，美國駐羅馬的大使柴爾德(R. W. Child)於此時忽然趕到熱那亞來，名義上是來做一個觀察者(Observer)。到了不幾日，他便發表一項宣言道：『關於石油問題……美國依她的權利和天職，當然要保護在歐洲或其他地方的美人的財產和權利。無論什麼計劃，一國的或國際的，要不依照門戶開放主義，要不承認大家的權利平等，美國是不能贊許的。』『關於石油問題，』會議的內幕到此纔正式揭破了。我們若將柴爾德這項宣言和前面所述的柏德福的宣言相比較，美國政府和美孚公司的意見有什麼不同呢？

在戰後不久，列強喘息未定的時候，美國的宣言是不可忽視的。同時，法總理潘加賈因為法國資本家的慫恿，也打電報給法代表，不教他簽字。比代表也和法國探同一的態度。會議因為美國的干涉和法比態度的強硬，便無法進行了。隨即由英意代表勉強提出一項轉圈的辦法：於六月十五日和六月二十六日在海牙再召集兩個專家會議，將一切關於俄國的問題和條約通交給海牙會議考慮。熱那亞會議於是議決了一些旁的問題，匆匆地在五月十九日便宣告散會了。熱那亞會議主要的目的原是謀歐洲經濟的復興。俄國問題之所以重要，因為俄國是歐洲的倉庫，是原料的來源，是製造品的銷場；對俄問題不解決，歐洲經濟復興便難有希望。於今因為幾家石油公司的利害衝突，便不得不把歐洲經濟復興的機會犧牲，而且因為會議的失敗，往後更影響到路易喬治混合內閣的命運，石油托辣斯勢力之大真是可驚了！

第三節 海牙會議

海牙會議 (The Hague Conference) 是熱那亞會議所議決召集，專為討論俄國問題的，所以不過是熱那亞會議的延續而已。新會議只有一個重要之點，便是一切分委員會都除去俄國的代表，和俄國接近些的德國也不許參加這次會議。所以俄外長姬采林 (George Chicherin) 說，這不過是要回到對俄封鎖罷了。會議又邀美國參加，但是美國却仍願做一個觀察者，和對於熱那亞會議一樣，仍然拒絕了這項邀請。

在會議之初，各方面的形勢仍是很不好，差不多令人想到這次會議將和前次一樣無結果。英法兩國政府所持的態度仍然和前次一樣：在會議之前六月一日法政府送給英國一項牒文；六月十日，英政府便給牠答覆。英國答覆的牒文道：『例如關於私有財產一點，法政府堅執外國的業主有要求（俄國）歸還的權利……英國政府却不能接受此種意見……每個國家都有強迫地把私有財產收歸公有的權利，無論該項財產的性質若何，只要給付公平的補償就是……俄國政府或者恢復從前所沒收的私人財產，或者給予業主以相當的補償，這完全是俄國政府自己的事。』

現在仍然是恢復私產和給予補償兩種原則之爭，仍然是熱那亞會議路易喬治和巴陶之爭，仍然是英荷公司利用時機和美法諸公司擁護非法利益之爭罷了。

海牙會議正在開幕的時候，在六月十五日法比資本家又組織了一個法比辛狄開 (Franco-Belgium

Syndicate) 這個組織的目的，是根據於法政府一位代表埃拉克 (Laurent Eynac) 在熱那亞會議中所宣布的：(一) 保護這個辛狄開各分子戰前固有的和一九一八年以後從原業主所購得的在俄國的石油權利；(二) 求協同一致地開發屬於這兩國分子所有在俄國的油田。辛狄開的主席便是法國商業部管理石油事項的一個司長畢諾 (Prineau) 氏。法比資本家有了這樣一個堅固的結合，又加上得着政府直接的贊助，自然對於這次會議前途是很不利的。

但是，會議之初，各方面的情形雖是如此，會議之中，形勢忽然又大改變。會議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開幕，隨即組織許多分委員會，分別討論債務、借款和私有財產等問題。六月二十六日，蘇俄的代表團由李維諾夫率領到了海牙。李維諾夫到會，仍首先坦白地宣布俄國希望得一筆借款，以爲一切承認債務，進行談判讓與權等的先決條件；這是當日俄國想要復興國內產業所必要的。關於石油，李維諾夫也很想改變一個辦法以求解決。七月七日，他在一個蘇俄代表團和私有財產分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便宣布俄國的態度：俄國願意租出一些油田，包括巴庫，格羅斯尼，恩巴 (Enba)，庫班 (Kuban)，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和佛爾哈那 (Fergana) 等地方。俄國雖不承認舊業主的所有權，但是他們來請求讓與權是特別歡迎的；以前在俄國沒有此類財產的，也可以來請求租讓。這項辦法的重要之點，乃是俄國仍不肯許給某公司以一般的獨占權，而使各個讓與權分別由莫斯科政府審查，以期和緩法比資本家和各小公司。

但是，蘇俄的辦法提出之後，不單是堅執恢復私產的法比代表未見和緩，連一向對蘇俄表示好意的英代

表，也因為這項辦法違背英荷壳油公司的政策，忽然改變態度了。七月十二日，主席私有財產分委員會的英代表，便馬上翻轉面孔來說道：「現在俄國政府能力所能做到的和惟一的補償其所沒收的財產的辦法，便只有在可能的範圍以內，恢復該項財產。這是很明顯的。我們現在便要討論什麼是可以發還的。」像這樣輕輕巧巧地把補償和恢復私產兩個原則聯合在一塊來，真是英代表得意之筆！我們由此可看出英法的態度漸歸一致了。

這時，鑒於周圍的形勢不好，蘇俄也就表示讓步。七月十八日，李維諾夫便聲言俄國亦願和一家公司磋商一般的讓與權，把巴庫一帶的油田總租給這家公司，再由這家公司去清理和舊業主的交涉。這樣，俄國不直接和舊業主麻煩，免得和國有令衝突；而各舊業主却又可以從這家承租的大公司交涉，以滿足他們的要求，比較起來，可說是一個很好的調停辦法。後來一九二五年哈里曼（W. A. Harriman）承租岐都里（Chishti）的錳礦，便是採用這種原則的。

在英法等這方面，這個辦法至少是合英荷壳油公司的意的。若是英荷公司從蘇俄獲得巴庫一帶一般的讓與權，美孚公司所要求的諾貝爾油田利益，便可以由牠擺佈，將來便可以越美孚而稱雄於世界。英荷公司蓄意如此已久了。依熱那亞會議的經驗，英荷公司知道，不得法比兩國的諒解，單是英國是不能成事的。在熱那亞會議中，美孚公司聯絡法比資本家，所以英荷公司和蘇俄的石油交涉功敗垂成，現在英荷公司却要來運用牠的手腕了。自從俄代表最近提出一般的讓與權的辦法之後，德特丁便在海牙大事活動，他一面疏通本國的幾

家獨立公司，一面更求法比資本家的諒解。他願意把租讓得來的一部分再讓給法比的原主，這樣恢復他們的權利，這種權利是不能從蘇俄直接取得的。法比資本家眼看着俄國每年將他們在巴庫一帶舊有的油田的出產運到歐洲市場上賣，收入便歸到俄國國庫裏，實在氣不過來，現在能夠用間接的方法收回一些，他們當然也很願意。所以此時法國代表的態度，據說有些活動了。

因為英法代表的態度比較一致，會議中俄國便頗有陷於不利之勢。關於石油，她不得不讓步到她所認為有危險性的一般的讓與權；關於債務，俄國原宣布以獲得新借款為承認舊債的先決條件，但是現在各國雖無意再給俄政府以借款，俄國也有被迫承認舊債的形勢。原因是俄國如承認舊債，雖然不能直接從各國獲得借款，却可以恢復對外信用，可以間接地招致外資，以復興國內的產業。所以七月十九日俄代表便只在會議上說明要打電話給蘇俄政府請示，問題頗有解決的希望。

然而在第二天，事情忽然又大變了。俄代表還不曾接到莫斯科政府的回電，忽然由私有財產分委員會提議召集大會，也沒有俄國代表出席，便匆匆宣布閉會。

這種事變當然太覺突兀，但也不是沒有原因。大會閉幕時決議向各國政府建議：非得其地的舊業主允許，不得援助本國人民獲得俄國財產的讓與權；一切決議，應由各國聯合決定。我們只看這種決議，便可以知道是誰的政策勝利。這種決議是由比國代表卡蒂野（O. G. O.）提出來的。在提出來的時候，他還說這種提議是美國政府所贊同的。卡蒂野在會議中常時和美國政府通聲氣。同時，法國代表也因為顧忌美國經濟的勢力，法

國欠了美國許多的債項，法國的金融和復興事業還希望美國的幫助，所以終於離開英國跑到美國這邊來了。閉會時的決議便是這樣通過。

海牙會議又是由私有財產問題而破壞。私有財產不過是石油權利的別名；私有財產分委員會不過由一些石油工業資本家在操縱。因為美孚公司和英荷公司兩系勢力的衝突，會議便不得不破裂了。所以俄代表在莫斯科人民委員會（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ioners）裏報告道：

私有財產委員會的不妥協的態度，乃是這次大會失敗的主因，在這個分委員會，俄國沒有代表列席。這個分委員會的態度，影響於別的分委員會的決議。這樣，俄國和歐洲經濟復興的利益，以及大多數持有俄國債券的小戶的利益，都給這少數有力的舊業主犧牲了。

第四節 對俄封鎖政策的失敗

海牙會議又歸破裂，英荷壳油公司想要獨占巴庫石油的計劃，也給他們打銷，美孚和法比資本家自然要拿出他們的積極方法來，看怎樣實行他們的對俄封鎖政策。

報紙上早有組織國際石油大會的消息。到了九月間，巴黎果然組成了一個俄油公司國際大同盟（*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ociétés Naphtiques en Russie*）。到會參加的重要分子有美孚公司，英荷壳油公司，英波公司，法比辛狄開，斯派斯石油公司（*Spies Petroleum Co.*），門塔什夫公司和梁諾梭夫公司等。

最滑稽不過的，法比等各家公司明知英荷壳油公司一百二十分不願意參加這項對俄聯合戰線，卻硬要選舉了德特丁做同盟的會長，推他做這項運動的領導者，想要是這樣把德特丁軟軟禁住，防他破壞這項聯合。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九日同盟開成立大會，便議定了三項根本決議：

(一) 無論直接或間接參加本同盟的各公司，不得侵害其他公司被蘇俄法律所剝奪了的現有利益或既得權利。

(二) 除非同盟各公司的權利和財產一律同樣地恢復，不得開發在俄的油田。

(三) 屬於俄國國家所有的油田，是俄國發展石油工業的必要的公共基金，未經同盟全體的許可，各公司亦不得承受為私人的讓與權。

從這三條根本決議看來，這個同盟的作用顯然不僅是保護各公司的原有利益，而是積極地對俄壓迫，強其降伏。因為，依這種決議，不獨各公司舊有的財產，不許人承租；即屬於俄國國家的油田，俄國想利用外國公司來開發，也會無人應召。蘇俄除了完全屈伏於資本家的要求之下，以外，便只有讓俄國石油工業毀壞之一途了。但是，英荷公司和美孚公司的互相猜忌，最初似乎便顯示這種組織的結果不會圓滿。英荷公司之參加這個同盟是很勉強的，牠的素志是想如何獨占巴庫的石油，三番兩次被人家破壞，於心如何能甘？而且俄國油田是大利所在，是牠想打擊美孚的一道戰線，牠亦終不能忘情於彼。在美孚公司一方面，封鎖政策固然是牠所計劃，所提倡，所擁護的；然而英荷公司幾次單獨和蘇俄交涉，幾乎捷足先登，雖則因為法比公司和自己利害相同，

一致反對，纔打倒了英荷公司的野心，美孚自己心裏總不免有些吃驚，時刻提防英荷再有什麼密謀，提防自己再又落後。兩方面既是如此懷着鬼胎，同盟自然只是一種貌合神離的組織。

還有，同盟最初所遇到的困難，便是關於是否應容納屬於俄國國籍的公司的問題，一方面英國斯派斯公司等以爲任何國家沒收其本國公司的財產，這是法理所許的，外國人沒有援助公司的權利；因此，同盟不應該容納俄國公司加入。這種理論雖然很健全，然而事實上，則美孚公司的利益通寄託在諾貝爾公司，英荷公司也收買了門塔什夫公司和梁諾梭夫公司等，他們都和俄國公司有密切的關係，如何能讓俄國沒收其本國的公司呢？所以這個問題也便發生激烈的爭執。

同盟中各方面的精神既皆不能融洽而完全以自利爲前提，那末，聯合戰線的破壞只是旦夕間事。到了九二三年二月，距成立會四個月之後，便已經謠傳英荷壳油公司和蘇俄在進行一種買賣石油的契約。隨後，這種謠傳更證實了。英荷公司和蘇俄訂約購買了七萬噸石油，又定了十萬噸，隨時可以交貨。三月二十六日，同盟便在巴黎開會，各國公司責問英荷公司違背公約。英荷公司的答辯最是巧妙不過。他說，公約所規定的，只是不得承租俄國的油田，不曾禁止購買俄國的石油；俄國已經有了在英國銷售石油的公司——阿克司公司（ARCOS Co. Ltd.）——英荷公司不能讓他的市場被人家奪去，所以不得不販賣俄油。各國公司對於這種答辯自然不能滿意；購買俄油便無異於助長俄國的經濟勢力，無異於助長她的石油國有的政策，以後便不用再想牠發還原產了。所以他們便要求英荷公司廢棄該項契約。英荷公司便說契約已在三月二日簽字，不便廢棄。

卻願意和各國公司均分這一十七萬噸俄油，以平衆怒。這個辦法被各國公司拒絕了。他們隨後更發現了英荷和蘇俄簽字契約的期不是三月二日，而是大會以後三日——三月二十九日——更顯見得英荷公司是有意作弊。

英荷公司之背盟，由牠的傳統政策看來，也還罷了。更可怪的，美孚公司是提倡封鎖政策的同盟的主力軍，然而在這個時候，美孚公司竟也派遣了一位職員達支(Dodge)氏到了莫斯科。達支不僅是代表美孚商量購買石油，而且還在進行一種石油讓與權。

其餘的公司，如斯派斯公司是一向在熱那亞和海牙兩次會議中極力反對英荷公司和蘇俄妥協的，也早改變了。在一九二二年八月，牠的總理特留(Grytase Trew)便曾到柏林和俄代表商量一項讓與權；十一月二十日，他又寫信給柏林的俄國商務代表斯拖摩尼亞可夫(Stomonyakov)，極力說斯派斯公司願意早日和俄國交好，並且預備了一筆資本來助俄國發展石油工業。

還有法國一家石油國際阿謨尼恩(Omnium International de Petrole)在一九二三年八月也被發覺有背盟和蘇俄進行讓與權的行爲。八月二十三、四兩日，同盟便開會討論這件事體，並且決定通知法國政府注意這種行爲結果之危險。但是法國政府的態度到此也改變過來。法國的石油司長到此時也認爲租讓蘇俄國家的油田是可以的，同盟決議的第三條是無效了。

我們看：各國公司既無不是以自己的利益爲前提，而攘奪機會又爭先恐後；這樣，同盟公約，早同廢紙，形式

的撤銷，只是遲早問題了。到了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距成立剛剛一年，會議便正式決定開始和俄國商議關於俄油財產和開發等問題，以封鎖俄國爲目的的同盟組織，到此便無異宣布了死刑；所餘下的只是一個軀壳，不復爲人所重視了。雖則還有一部分不屬於上述幾家公司系統的公司另行組織了一個協約國俄油公司委員會（The Inter-Allied Committee of Oil Companies in Russia），繼續對俄封鎖的主張，然而力小勢孤，也沒有什麼成效可言。

封鎖政策的破壞，在英荷壳油公司固可說是稱心的事，美孚是這種政策的主動者，於今爲什麼也背盟改節呢？我們若以爲美國資本家對俄真有什麼決心和遠識，那便弄錯了。美孚公司起初主張對俄封鎖，固未嘗不想威脅俄國發還原產，然而熱那亞和海牙兩次會議的破壞，似乎更是由於對於英荷公司獨占政策的嫉妬和恐懼。現在，英荷的計劃既給他破壞，對俄也表示了相當的勢力，時勢變遷，自露出自利的本來面目來，同盟云云，不過是穩住英荷公司的辦法而已。

美孚公司的改變對俄態度，固由於時勢變遷，大利在彼；然而這種急轉直下的形勢，卻又和辛克萊公司之獲得蘇俄石油讓與權極有關係。

辛克萊公司是一個野心的公司，牠又是一個最適宜於和蘇俄交涉石油租讓的公司。第一層，牠的經濟能力和美孚英荷等相伯仲，能够開發高加索一帶的油田。第二層，俄國這時需要一筆大借款，辛克萊系的銀行也能答應供給她。第三層，辛克萊是美國公司，牠在美國的政治當局中的勢力也很不小，如當時的美國內閣便有

三位閣員和辛克萊的關係很密，哈定 (Harding) 總統也和辛克萊本人是很要好的朋友。這時蘇俄政府是很希望得美國的承認以增高牠在國際的地位。牠知道美國在國際的勢力，牠又知道要得美國的承認，非得美國資本來做媒介不可，所以牠對於美國公司是特別歡迎的。第四層，辛克萊公司在巴庫一帶原沒有什麼利益，因此，牠不像其他公司一般有什麼和蘇俄衝突的要求，牠也從不曾參加什麼對俄封鎖的同盟，牠和蘇俄的感情較其他公司容易融洽些。

一九二三年六月，辛克萊公司的委員團，包括辛克萊，參議員福爾和梅孫對 (Mason Day) 一行人等，便到了倫敦，開始和俄使克拉辛交涉石油租讓事。隨後，他們又到了莫斯科，受了俄政府極優美的待遇。會商初時，雖然也有些意見出入，進行總算是非常順利；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便成立草約了。俄國方面，由李維諾夫代表簽字，公司方面，因為辛克萊本人早已歸國了，便由梅孫對代表簽字。此項草約規定由蘇俄政府和辛克萊公司合組一個公司，股份各半；由蘇俄供給油田和設備；由公司供給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約合美金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資本。石油出產的國內和國外貿易都由這個公司經營。蘇俄和辛克萊雙方分擔管理，平分贏利。租讓的地帶，包括巴庫和格羅斯尼的油田；租期是四十九年。辛克萊公司又應允替蘇俄募債美金二萬五千萬美元，以供俄國振興產業的用途。草約只待四十五日以內由辛克萊本公司核准，便發生效力；四十五日之後，得再延長四十五日。

這項消息，自然給與英荷和美孚打擊不小。英荷固自歎落後，美孚也不便慫恿政府出來反對。但是不久便

是美國帶泡陀石油大賄案揭穿了。和辛克萊關係最深的三位閣員福爾，鄧碧（Edwin Denby）和多耳替（E. M. Doughty）都先後因此去職；哈丁也不久便死去。辛克萊公司的聲譽也一落千丈，不但無法鼓吹美國承認蘇俄，亦且無力替蘇俄募集巨款。曇花一現的辛克萊讓與權，便是這樣歸於消滅。

辛克萊的失敗雖是美孚所快心的事，但是已經刺激牠不小。上面講過，一九二三年冬，美孚公司原已派了達支到莫斯科和蘇俄交涉。那時他還要求俄政府發還諾貝爾的財產，俄國當然不肯答應。到此時，美孚公司也不敢堅持原議了。從一九二四年八月到一九二五年四月，美孚公司已經從俄國買了差不多有一十九萬噸石油。一九二五年，美孚公司便改了向蘇俄石油辛狄開（Soviet Naphta Syndicate，俄國石油專賣機關）提議包買俄國的石油三年或五年。美孚公司的態度顯然已經軟化。要是在一九二二或一九二三年俄國經濟極端困難的時候，這種提議也許早已接受。現在的形勢可不同了。俄國的經濟狀況此時已經大體復元，國外的石油貿易也發展很快，她自然不願意讓一國乃至一個托辣斯壟斷了她的一大項國外商業，這從她看來是很危險的。所以美孚公司的提議又被蘇俄石油辛狄開拒絕，牠只答應定賣出產的一半給美孚公司。美孚公司又要求這一半石油的價格要比那一半特別低廉些，以補償諾貝爾財產的損失；一面卻答應借給蘇俄美金二千五百萬元，再替她修造一條鐵管路，由格羅斯尼油田通到黑海的條阿普斯（Tapsa）。但是蘇俄石油辛狄開仍然未肯應允。

蘇俄拒絕了美孚公司的提議，並不會停止兩方面的交涉進行。美孚公司到此時已經非和蘇俄成立協定

不可了。美孚系的兩家大公司斐巧門石油公司 (Vacuum Oil Co.) 和紐約美孚公司 (The Standard Oil Co. of New York) 都有不能離開俄國石油的苦衷。斐巧門公司營業的重要市場是在埃及和地中海一帶，紐約美孚公司的海外貿易在土耳其和保加利亞等地方也有特殊的利益。現在他們都不能和俄國的石油競爭，他們從美國本國和墨西哥一帶運來石油，運費要比俄油貴了許多；而且近年墨西哥的出產減少，美國的輸出無多，要是一旦來源告乏，更將不能不仰仗俄油的接濟。有了這兩層利害關係，所以他們便都極力主張和蘇俄接近。只有紐折西美孚公司的態度還有些遲疑。因此在英國的一家美孚系的英美石油公司 (Anglo-American Oil Co.) 並於一九二六年一月派了代表到紐約來和美孚幹部商量；結果，說是連一向持道德的反俄論的休士前國務卿的態度也變了。同時，斐巧門公司便已經在和蘇俄辛狄開進行交涉。斐巧門公司要求在埃及，巴勒斯丁，敘里亞，西里兩亞，塞浦路斯，波蘭，捷克斯拉伐克，巨哥斯拉夫，奧地利亞，匈牙利，葡萄牙和摩洛哥等地方定購俄國的石油；牠又要求，蘇俄有不願由牠包買的時候，也須由紐約美孚公司和紐折西美孚公司承購，實際上是要由美孚公司壟斷就是。斐巧門公司一面應允，在買賣講定了時，先墊下美金一百萬元至二百萬元給蘇俄辛狄開。

到了三月，斐巧門公司和蘇俄石油辛狄開的契約便簽字了。契約的內容雖然仍守秘密，我們知道的，便有蘇俄每年賣十萬噸石油給斐巧門公司，即在地中海船上交貨，以省關稅；並且把埃及的市場讓給斐巧門公司專利。到了一九二七年，又從柏林透出來消息，說紐約美孚公司也和蘇俄辛狄開訂好了契約，蘇俄每年在君

士坦丁，雪德港 (Port Said) 在蘇彝士運河口，科倫波 (Colombo) 和新加坡一帶供給紐約美孚公司十萬噸的石油，期限五年。據說美孚公司所給蘇俄的利益是一千萬元的借款。從此，一方面美孚公司可以免掉蘇俄和牠競爭歐非亞各地市場的危險，而且更鞏固了自己的勢力；他方面蘇俄的石油因藉着美孚的支店和船隻，也得到了新的市場。他們固彼此都有利益，然而英荷公司的勢力便不免受着很大的威脅。

這時候，美孚公司已經轉而採取了嚮年英荷公司的態度，牠雖不會獨占巴庫的油田，卻幾乎獨占了蘇俄石油的輸出。由嚮來和蘇俄對敵的地位，一變而為最優的顧客，一切一切，我們只能用利害兩字來解釋。然而天下事無奇有偶，美孚公司既以利害關係而採取了英荷公司以前的態度，英荷公司也以同樣的關係轉而採取美孚公司嚮來的態度了。

從一九二二年以來，英荷公司早已曾在購買蘇俄的石油，一九二三年，牠還曾因購買俄油而破壞同盟的聯合戰線。以後，牠也還和在倫敦的俄使克拉辛商議過石油讓與權問題，不過沒有成功而已。然而一九二四年以後，形勢便大變了。在先俄油在英銷售，大都由英荷公司等經手。自從一九二四年八月俄國在倫敦設立俄國石油出品公司 (Russian Oil Product Ltd. 或簡寫 R.O.P.) 並在各處設立支店，自己販賣石油。他們的價格要比較便宜些，英荷公司等利益要被他們奪去一部分。於是英荷公司等便大發醋勁。一九二五年，英國的反俄運動忽然異軍突起，組織有對俄債權者英人聯合會 (Association of British Creditors of Russia) 阻撓政府和蘇俄接近，並要求修改一九二一年的英俄通商條約。這個會實際上是由德特丁等石油資本家在

組織會裏面許多錢是由德特丁供給的。所以他們反對購買俄國石油最激烈；他們詆俄油爲「盜油」，因爲是蘇俄從舊業主手裏奪過去的；他們要求政府禁止俄國石油公司在境內營業；他們開會演說，發小冊子，鬧極了一時。到了去年五月十二日，德特丁竟壓迫鮑爾溫內閣大搜阿克斯樓。表面說是政府遺失軍事要件，實際是因爲蘇俄在和英國威斯敏斯特銀行（Westminster Bank）進行一筆一千萬磅的大借款，借款若是成功，自然更足以助長俄國油業的發展，所以德特丁便壓迫政府出此一着。結果，借款是破壞了，俄國石油公司也撤退了，只是費了英俄絕交的代價，犧牲了許多旁的事業的利益。

英荷公司對於美孚公司之和蘇俄訂立契約包買俄油，自然極不滿意。俄油在歐洲非洲和各處都和牠有極大的利害衝突。牠曾美孚爲違背公衆利益，助長黑暗勢力。最近，因爲美孚公司在印度販賣俄油更引起雙方的價格戰爭。先由壳油公司和緬甸石油公司在印度實行減價，對美孚公司加以壓迫，到了今年（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美孚公司更正式發出交戰書，並將牠公布於世。交戰的區域也將不限於印度一隅，而將蔓延於全世界了。德特丁聲稱，非待美孚公司屈服，決不干休；然而以美孚公司的資本雄厚，加以俄油的來價低廉，英荷公司想要使美孚屈服怕不是容易的事。據美孚公司的報告，減價的結果，美孚公司全年的損失不過美金四百萬元，英荷公司的損失乃至一千二百七十五萬元，誠恐英荷公司還不是美孚公司的敵手呢！

總之：無論英美競爭的勝敗如何，無論先是英荷後是美孚和俄油接近，列強聯合對俄封鎖的計劃是失敗了。

第五節 俄國石油工業的前途

俄國自從一九一七年以來，一則因為革命前後，頻年戰事，軍費浩繁，國庫已極其空虛；二則因為舊的經濟組織破壞，新的建設尚未立起，又加以天災饑饉，工農各業的生產都極其短少，所以國內經濟狀況異常困難。一九二一年時代，國家發行鈔票乃至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一個駭人的數目。在這種金融紊亂，產業敗壞的情形之下，石油工業自然也陷於極悲觀的境界。

在戰前一九一三年，俄國出產石油約有九、四三八、〇〇〇噸。中間，高加索地方經過幾番變亂，油田運輸，大都敗壞，一九二〇年，出產便減至三、八九三、〇〇〇噸，只當於一九一三年出產百分之四一強。輸出貿易，更幾乎是等於零。所以以前俄帝國時代的一個大石油工業家阿究亞特 (Mertie Drouhard) 便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十日的倫敦泰晤士報上面發表了一篇文章。他計算俄國石油工業便要恢復到一九一七年的產額（約八、二七六、〇〇〇噸）也還要五年的工夫，和二千萬英鎊的用費來開掘油井；以外還要許多的金錢和時日來整理油廠，改良運輸。他的結論便是：「在最近許多年中，俄國將只是一個石油輸入者，而不會變成一個輸出者。」

阿究亞特的話並不會說錯，俄國石油要恢復到一九一七年或是戰前的產額，確實要很多的資本和努力。資本一項，像那時俄國的財政狀況，是令人相信整理石油工業是無法進行的。美孚公司和法比資本家所計劃

的對俄封鎖政策，便是以這種信念爲前提，想脅迫蘇俄政府，使牠屈伏。便是蘇俄政府的幾次想和列強妥協以獲得借款，也未始不可以證明這種信念是很近情理的。然而可惜的只是阿究亞特和列強的信念不曾把蘇俄新的經濟組織的效能計算在內罷了。

蘇俄自從一九二三年以後，便設立了一個蘇俄石油辛狄開，專經營石油工業的事。這種組織仍是直接屬於政府，不過牠另有一個系統的組織，有單獨的預算。這樣辦法有兩種長處：一則財政獨立，辛狄開能以牠營業所得的利益，除掉供給政府一個定數以外，其餘的便累積上去作爲經營石油的資本，使石油工業能夠獨立發展，不受國家一般財政的影響。二則效能加大，一般經濟學家常疑工商事業若改爲國營，辦事的效率便將低落很遠，但在俄國的經驗，却和此恰相反。辛狄開這種組織與此也很有關係。牠不但沒有普通官場遲緩浮費的弊病；而且因爲牠是代表國家，有專利的性質，在國內則減少了一切不經濟的競爭和用費，成本花的比較低廉，在國外，也以國家爲後盾，勢力雄厚，信用特別穩固，所以蘇俄辛狄開的效能反較各國私人公司還要大些。有了這兩種關係，所以俄國的石油出產，竟出乎阿究亞特和法美等資本家的意外而逐年增加了。出產增加，輸出亦隨着發達。

俄國石油的產額和輸出表

年	別出	產	額輸	出	額
一九一三		九、四三八、〇〇〇噸		八九五、〇〇〇噸	

一九二〇	三、八九三、〇〇〇	
一九二一——二二	四、六〇五、〇〇〇	
一九二二——二三	五、二四三、〇〇〇	三二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二四	六、〇五一、〇〇〇	七二二、〇〇〇
一九二四——二五	七、一四六、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二六	八、四六二、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六——二七	九、四五二、〇〇〇	

●蘇俄此項會計年度，自先年十月一日至次年九月三十日。

由上表看來，可知俄油的出產和輸出，都逐年增加。輸出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便曾超過戰前的記錄，出產至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也超過戰前的產額。

除了上述關於組織和人事之外，俄油出產和輸出的增加，關於自然和環境的，還有三個原因：

(一) 俄油品質優良 俄人常自詡巴庫石油為世界品質最好的石油，這雖不免有些誇大的意味，然而巴庫石油是世界品質最好的石油中之一種，是可以相信的。在索斐亞 (Sofia) 的羅馬尼亞的商務官，曾給他們政府一項報告，說明俄油在保加利亞市場驅逐了羅馬尼亞的石油，是由於俄油價格賤和品質佳兩個原因。

便很可以證明這點。

(二) 巴庫石油和歐洲非洲和西亞的市場接近。巴庫石油由黑海出來便到了地中海；稍遠點的是英國和波羅的海一帶。這些海程都不很遠，所以運費極輕，這是俄油最占便宜的一着。美國的公司要從他們本國、墨西哥和南美一帶運石油到地中海來，英荷公司和英波公司等石油要從東印度羣島、緬甸和波斯等地方運來，無論他們的出產如何豐富，成本如何低廉，加上許多的運費，便也競爭俄油不過了，何況俄油還有旁的特點？美孚公司在埃及和近東的市場，因怕俄油的壓迫，所以才巴巴地和蘇俄訂立契約；在中歐和波羅的海一帶，本來是英波公司的主要市場，現在也大受俄油的排擠；英國因為俄油的發展，引起對俄債權者英人聯合會的反俄運動；印度因為俄油的輸入，引起英荷公司對美孚公司的減價戰爭；這些都是由於俄油占有這種優勢的原故。

(三) 歐洲的石油出產缺乏。俄油雖然和歐洲一帶的市場接近，要是歐洲等本地的出產已經很充足，俄油便也不能獲得如許的便利。無奈像歐洲一樣，各國的需要既多（一九二四年歐洲消費石油的總量約計一一八、〇〇〇、〇〇〇桶）出產却很有限。

歐洲各國石油出產表（單位千桶）

國	別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俄	國	三九、一五六	四五、三一二	五二、四四八

羅馬尼亞	一〇,八六七	一三,三〇三	一六,六四六
波蘭	五,三七三	五,六五七	五,九六〇
法國	四〇三	四二六	四五九
德國	三一三	四〇六	四一一
捷克	七四	七五	五〇
意大利	三四	四五	四五
總計	五六,二一九	六五,二二四	七六,〇一九

從上表看來，不單是俄國以外其他各國都出產很少，合計還遠不及俄國一國；便連俄油也計算在內，上項出產的總數也還和消費量相差很遠。這樣，俄油的通行自然無法阻撓了。

有了上述兩類的原因，所以俄油終於打破列強的同盟封鎖，出產和輸出都逐年增加了。輸出的增加是國內石油工業進步的大刺激，所以最近蘇俄更計劃（一）從格羅斯尼修造一條鐵管路線到諾服羅西斯克（Novorossiysk）需費二百五十萬鎊；在諾服羅西斯克建築幾個油廠，每年產量可達一百萬噸，約需費五十萬鎊；（二）從格羅斯尼修造一條鐵管路線到坡替（Potsi）需費一百七十萬鎊；在坡替建築油廠，每年產量可達二百五十萬噸，需費約一百三十萬鎊。同時，聽說最近美孚公司和蘇俄石油辛狄開的契約，也預備在巴統建築

一個油廠，每年產量可達一十五萬噸，給美孚公司租用六年；一面，由美孚公司借款一千萬美金給蘇俄開發巴統和格羅斯尼一帶的油田。這些計劃如果實現，高加索的石油工業自然更有發展的希望。

巴庫的石油工業已經經過了危險時期發達到了安全時期，這是我們現在可以大膽相信的。因此，蘇俄關於巴庫石油的政策，也可以劃分做兩個時期：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是傾向租讓給人的時期，一九二三年以來，便傾向維持國營政策了。前一個時期英美法比的資本家在熱那亞會議和海牙會議，或堅持發還私產，拒絕補償的辦法；或陰謀一家獨占，薄部分的租讓而不受，到今日却爲着巴庫石油出產的餘瀝而喧囂，這又是他們當初所不及料的呵！

第六章 波斯石油問題

第一節 波斯在國際的形勢

本來現代的國際問題，政治和經濟是分不開的，然而波斯石油問題和巴庫石油問題有點不同；巴庫問題是由於經濟的利益引起外交的糾紛；波斯問題則政治上的戰略似乎在經濟利益之先。所以在講波斯石油問題之前，不可不先明瞭波斯在國際的形勢。

前面已經說過，英帝國的繁榮繫於她的工商業之發達和殖民地之廣闊，而殖民地與工商業是不可分離的。從十七世紀以來，英人勢力沿着亞洲南部海岸向東發展，一六三八年英國已成立了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一七七三年更設置印度總督；在波斯的商務，也已經很繁盛。其後則一八一七年英國完全平服印度內部；一八二四年取得新加坡；一八四〇年佔領香港；一八五二年又兼併緬甸。合起她在非洲、澳洲和美洲的殖民地，建立了一個世界最大的帝國；殖民地面積比英倫三島本國要大百餘倍。這些殖民地中，最要緊的一處要算是東亞的印度。印度之所以重要，一固因為其本地之繁富，印度之繁富，我們只從她和英國的貿易一層，便可以概見。一九二五年，印度和英國的貿易總額為一六七、三三四、〇〇〇鎊，約占英國出入口貿

易總額（二二四八、一三三、〇〇〇鎊）百分之七·四，占英國對殖民地貿易總額（七九〇、五五〇、〇〇〇鎊）百分之二十一強。這項數目若拿來和我國對英貿易相比較，我們便可以更認識其價值。一九二五年我國和英國的貿易總額約計二八、二五六、〇〇〇鎊（香港、澳門和威海衛除外），只及英印貿易總額百分之一六強；比起英國對外貿易總額來，更不過百分之一·二罷了。二更因為印度的地位居於英國在亞非澳三洲殖民地的中間，外臨印度洋與各洲相通，內地完整，物產豐富，實是一塊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的地方，所以英國把牠作為經營東方的根據地，印度若失，東方的聯絡便極感困難。

然而當英國在亞南發展的時候，亞洲的北部，也有一個大帝國在那兒猛烈地東進。一六四〇年俄人的勢力已經侵入貝加爾湖之東；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條約，和一八五八年中俄璦琿條約之後，俄國的版圖更擴張到了遠東；一八六一年，她又開海參威為東方海軍根據地。在中亞方面，則一八二八年俄國和波斯發生戰爭，俄國取得了埃利梵（Erivan）和那希拆凡（Nakhichevan）兩省；一八六五—六六兩年，更進而取得塔什干（Tashkent）和西爾達利亞（Syr Daria），成立俄屬土耳其斯坦省（Russian Turkestan）；一八七〇年和一八七三年，又先後征服基發（Khiva）和布哈刺（Bokhara）。

俄人南下的勢力和英人北上的勢力，看看接近，自然會要發生衝突。尤其是從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以來，俄國的政策，顯然是要找得一個不凍的海口，這更給予英國以極大的恐怖。彼得大帝說道：「要做這層工作，便將繼續激起戰爭——一時對抗土耳其，一時又對抗波斯；在黑海我們要建立軍艦製造廠來；漸進而擴張

我們的勢力在這個海上，和在波羅的海一樣；我們要催促波斯早些滅亡，要貫通到波斯灣；假使可能的話，我們還要經過敘里亞把古代東方的商務建立起來，並且伸展到印度，這個世界的貨棧。『英國的殖民地是專靠海軍和商業的聯絡，若是容俄國在亞洲南部一帶找得一個海口，俄國的陸軍原比英國強，俄國的國境也比英國接近，英國和東方的交通便有被截斷的危險，何況俄國還要『伸展到印度，這個世界的貨棧』呢？

波斯的位置，不幸一面恰是俄國南下路線之一。一面她又鄰近着英國的印度，為印度北方的屏蔽；而且在一八六九年蘇彝士運河開鑿以前，由小亞細亞經過美索坡達米亞和波斯到印度，乃是一條重要的陸路，英國還有貫通這些地方，造成一大勢力的野心，波斯又不幸承英人的青睞，把她放在『大英帝國』全盤的計算裏面了。一八二八年俄波戰爭，一八五六—五七年英波戰爭，波斯便處在這兩種帝國主義之下。一八五四—五六年克里米亞戰爭以後，俄國出地中海的計劃是給英國聯合法土打消了；而在波斯方面則兩種勢力愈益接近，衝突愈益激烈。一八九〇年俄國取得北波斯的鐵路專利權；一九〇一年英國也取得南部波斯的石油讓與權，一八八九年還曾設立一個波斯銀行 (Bank of Persia)，經濟侵略也就隨政治勢力以俱至。

然而波斯不過是英俄兩帝國主義橫互亞洲的大衝突之一處，只要任一處的衝突有了勝負，全戰線的問題，便都解決了。英俄在波斯的衝突一天天加烈，本隨時有發生戰爭的可能，然而一九〇五年英國同盟的日本和敵方的俄國在遠東方面發生戰爭已有勝負了，所以英俄戰爭也就倖免。一九〇七年英俄成立協約，協約的內容共有三件：一關於波斯，二關於阿富汗，三關於西藏。關於波斯，英俄將波斯分爲三個區域，北部定爲俄國勢

力範圍，東南部爲英國勢力範圍，其中爲緩衝區域，英俄享有平等的機會；俄國出波斯灣的計劃是放棄了。關於阿富汗，俄國承認阿爲英國的保護國。關於西藏，則兩國承認中國對於西藏的宗主權，非經中國政府，不得和西藏地方政府有何談判。

英俄締結協約，英俄間的衝突雖則和緩，波斯國家的生命，卻仍是一樣的危險。不過以前是怕要亡於兩帝國主義衝突之下，現在是怕要亡於瓜分罷了。從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七年，十年之間，便是如此。歐戰中，俄國的哥薩克兵佔住了北波斯，俄皇更和英政府商好，由俄國兼併舊俄國勢力範圍的北波斯，以緩衝地帶的大部讓與英國，英政府承認俄國這項處置。波斯的形勢已經岌岌可危了。一九一七年，局面忽又轉變過來，俄國發生革命，哥薩克兵由波斯北部撤退，隨即俄帝室政府也便推倒，波斯才得免於滅亡。然而英國的勢力於此時卻又伸入到北部，想由波斯再伸入高加索一帶。一九一九年，英國誘惑波斯政府訂立一項英波協約，要求波斯政府聘用英人做顧問；要求波斯的軍隊聘請英人訓練，使用英國的軍火；要求波斯的鐵道要用英國的資本來修築，以外更允許借款二百萬鎊給波斯政府。簽訂這項條約的波斯內閣總理和兩位閣員，便每人得了二十五萬美金的賄賂。雖則這項協約終竟不能通過波斯國會 (Madjlis)，英國的陰謀，也未必便肯罷手。只出乎英國意外的，便是俄國在此時很迅速地又恢復了她在中東的勢力，重行出現於波斯的舞台了。這回俄國的出來，不像一九一七年以前那樣和英國合作，而有些像一九〇七年以前的形勢。革命後俄國的政策是要打倒英國帝國主義，列寧說：『打到倫敦的大道，要經過德列（印度的首府）。』我們更可以補充說：『打到德列的大道，要經過

波斯。』所以一九二一年俄波之間便成立了平等親善的條約。隨後一九二二年李查汗 (Reza Khan) 更得着俄國的助力，舉行革命，建設新政府，英國在波斯政府的財政顧問斯密斯 (Sidney Armitage Smith) 先於一九二一年便被免職了。

然而英國的勢力雖然脫離了波斯的政府，決不會離去波斯的。波斯是印度一重屏蔽，在沒有死命地奮鬥一回之前，她決不會捨棄這道防線。同時在那一方面，俄國也不是單幫助波斯政府擺脫了英國的直接干涉便放手的，她還要打到德列，打到倫敦。所以於今波斯又回復到一九〇七年以前英俄對抗的形勢了。雖則蘇俄不見得有何不利於波斯的野心，這種形勢的嚴重和危險，卻也是和從前一樣的。

在這兩種勢力對抗的形勢之下，自然有些人便想到引進第三個國家來援助。遠在一九一一年，國民黨政府拒絕了被驅逐的國王復位，勵行改革的時候，當時財政一切都受英俄兩國的掣肘，於是波斯便向美國乞援，聘了美人舍斯特 (Morgan Shuster) 回國做財政顧問。然而見忌於俄國，哥薩克兵侵入了德黑蘭 (Tehran) 波斯的首都，國民黨政府失敗，舍斯特也便去職。一九二二年革命後，李查汗於是又向美國政府聘了密爾斯波 (Arthur Chester Millspaugh) 回來，畀予很大的財政管理權，任期五年。到於今，雖則波斯的財政整理漸有眉目，美國的勢力也就由此伸入了波斯。去年，密爾斯波任期已滿，波斯政府便又改任了兩個德國人，兩個瑞士人，繼續密爾斯波的工作，而統屬於財政總長。

第二節 波斯南部的石油和英波公司

波斯之富於石油，在很古的時候便已經爲人所知道。世界最早的一位歷史家希羅多德曾有一段記述古波斯南部修西安拿 (Susiana) 省出產石油的文字道：『在亞德里加 (Adriaca) (在今阿拉比斯坦省) 有一個井出產三種不同的東西：地瀝青、鹽和石油；他們是用下面的方法採出來的。他們（波斯人）用一根長竿，下繫半個革囊，把這革囊放下到井裏盛了液體之後，便拉了上來傾入一個貯水器皿中，過若干時，再由這個器皿傾入別一器皿中，便產生幾種不同的形體：地瀝青和鹽隨即變成了固體，石油便由他們收藏起來；這是一種黑色的液體，發生很強烈的氣味。』這樣，把當時如何提取石油的原始的方法都寫出來了。還有希臘一位傳記家波盧塔 (Plutarch) 在他做的亞力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傳中，也曾說過波斯人那時如何用石油燃燈火的故事。他說：『他們波斯人把石油灑在街上，一路直到亞力山大的住所，』到了晚上，『他們燃着一端，第一滴油着了火，一轉瞬間，從街的一端到那端都燃着了。』這在那時是一件很新奇有趣的事。

然而經地質學家的調查，把波斯的石油礦報告於世界，還是近代的事，用新式的方法開採，也直到二十世紀之初才開始。

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英國人達西 (W. K. Darcy) 憑藉英國政府的助力，從波斯政府獲得開採波斯石油的權利。此項讓與權所包括的地方，約計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方英里；除了北部阿查拜然 (Azerbaijan) 吉

關 (Gilan) 摩贊得倫 (Mazanderan) 阿斯特拉拔 (Astrabad) 和叫拉撒 (Khorasan) 五省歸波斯政府自己保留之外，其餘三分之二的土地，都包括在內。租期六十年，每年繳納淨利百分之十六爲稅。

一九〇三年，達西所組織的第一探礦公司 (The First Exploitation Co., Ltd.) 便正式成立，資本六十萬鎊。然而到一九〇九年，公司開採的地方還只限於差不多一方英里的地方，名叫美登尼·拉夫屯 (Majani-Nafteh)。因爲公司資本很小和波斯爲許多部落分據的關係，所以發展很遲緩。到一九〇九年，達西便將這項讓與權轉讓給英波公司，事業漸有擴充。一九一四年，英國政府又收買了英波公司股份二百萬鎊，占公司全額百分之六六·六，公司的事業便更加猛進。牠在阿巴登島 (Island of Abadan) 建立起大煉油廠，更鋪設鐵管線和礦區相聯絡。以後公司資本常有增加，英政府的股份總保持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英政府收買英波公司過半數的股份的理由，據政府自己的報告說是現在石油的用途加多，爲國民的幸福所繫，政府不能讓公司方面獨得厚利，而一般人民受高價的剝削，所以要把英波公司放在政府監督之下，以求石油價格的調劑。實際上，這只是一種託辭，在政府監督之下的英波公司的石油，價格並不比旁的公司低廉。藏在這種辭令之後的實情，只是一則英國要預備她的海陸空軍的特別需要；二則如美國國務卿坡克給美國會的報告裏面所說的，「政府直接參加石油財產的所有權和管理權，」不過是英國排外的石油政策中的一項辦法而已。

既然英國收買了英波公司與其說是爲供給英國一般人民廉價的石油，不如說是預備海陸空軍的特別

需要，所以英波公司經營波斯石油的態度是很深沉的。牠不像美國公司一般，有了油田便拼命地吸採，以致常有生產過剩和浪費的弊病。牠控制了每年的出產不使過多。然而雖則英國的態度是如此，英波公司的出產卻仍是逐年增加，如下表所示：

英波公司歷年出產表

年	別產	油	桶	數
一九一三年			一、八五七、〇〇〇	
一九一四年			二、九一〇、〇〇〇	
一九一五年			三、六一六、〇〇〇	
一九一六年			四、四七七、〇〇〇	
一九一七年			七、一四八、〇〇〇	
一九一八年			八、六二三、〇〇〇	
一九一九年			一〇、一三九、〇〇〇	
一九二〇年			一二、二三〇、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			一六、六七三、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	二一、九〇九、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	三一、八四五、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三五、〇三八、〇〇〇
一九二六年	三五、四〇〇、〇〇〇

十四年之間，出產增加二十倍，亦云速矣！而且據公司中人自己說，只要他們自己情願，增加到每年一千萬噸（一噸約合七桶弱，各隨油質之輕重而異）的出產是不難的事，於此可見南部波斯油礦的豐富。

更奇特的，英波公司現在在世界的石油市場上位置已是第四，但是牠乃是有名的獨井公司。這是由於油井得名。單是這個油井的出產，到一九二四年便已有了六百萬噸。其餘的油井也很多產量極大的，例如隔不到兩英里的 BIN 油井，現在牠的出產也差不多到一百萬噸一年，每日出產有一萬八千桶。如此，更可以證明南波斯油礦的豐富了。

英波公司在波斯的勢力，雖則或者還不及當日東印度公司之在印度，然而其足以亡波斯也是很可慮的。牠每年繳納波斯政府以淨利百分之十六，這筆稅款在一九一三年只二、九〇八鎊，一九二四年便有三四一、九六鎊，一九二五年有七五五、六七七鎊，約占波斯國庫歲入百分之二十上下；於此便可見牠和波斯財政的關

係。近年因爲英波公司營業的興盛，出產的增加，而所納百分之十六的淨利僅只些許，波斯政府已漸表示不滿。公司方面卻還是一味推諉於開支過大，故贏利很小。雙方爲此已發生了一些小爭執。一九二〇年，英波公司又購買了非法的柯斯塔里亞讓與權 (Khoshtar's Concession)，想進而取得北波斯的油礦，壟斷波斯全國的富源；一九二一年又利用波斯的財政困難，想壓迫波斯承認這項非法的買賣；英波公司代表英國政府侵略的野心，更完全暴露，而引起波斯和英國間激烈的爭執了。關於北波斯油田問題，我們在下節裏面詳細再說。

第三節 北波油田問題

波斯北部的油田在地位上有一種特別的情形，便是波斯北部和南部的完全隔絕。橫亘在波斯北部五省和南部之間，有七百英里的山脈和廣闊的沙漠；交通僅靠着一些駱駝隊的來往。要想修築一條鐵路連貫南北，是英俄兩種勢力所不許的，俄國若有提議，英國便出來阻止；得了英國的贊助，又遭俄國的反對。以前這種情形，比單處在一方面勢力之下的印度或舊俄屬波斯還要不如。要想修築一條鐵管路線聯絡北波斯的油田和波斯灣，也同樣幾乎是不可能。不單是政治上有同樣的阻力；地理上要通過這中間的大山脈和大沙漠，裝置也特別爲難。如此將石油運到波斯灣，成本會花的太多，非有極大的資本不易辦。

但是北部波斯和南部的形勢雖是如此，和北方的俄國卻又不然。他們中間僅隔着裏海，交通一葦可達。北波斯的石油，可以很便利地運到巴庫，由巴庫經巴統運到歐洲市場；若是把原油運到巴統去提煉，再由巴統運

到歐洲，成本便可以花的更低廉。所以從高加索運往歐洲市場，便成爲北波石油輸出的現在的惟一路線了。

因爲這種地理上的特別關係，所以俄國對於北波斯的石油實有操縱的能力。俄國若要來和波斯合力經營北波油田，自是最便利不過；若是俄國不來經營，旁的國家即取得此項石油開採權，不得俄國的贊助，不能通過高加索以運往歐洲，也是不能成功。這是北波石油問題中很關重要的一點。

有了上段所說的便利，所以北波石油問題的第一幕便是一個生在喬治亞的俄國人柯斯塔里亞（*Александръ Методievitch Khostaria*）在一九一六年憑藉着俄國皇室政府的力量獲得波斯北部五省的石油開採權。那時波斯國王所貪得的是金錢，所怕懼的是威力；而俄國則一面從法國借得巨款，一面有哥薩克兵駐在波斯的北部，自然是無所求而不得了。但是這項讓與權的合同卻不會通過波斯的國會。一九一七年俄國內發生革命，於是波斯便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頒布一項法令，宣布從來波斯政府所讓與俄國國民的權利都歸無效。柯斯塔里亞讓與權自然也包括在內。這項法令，隨後蘇俄政府也承認了。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的俄波條約，蘇俄宣布放棄前帝國時代所取得波斯的一切權利，並遣派羅斯田（*T. A. Rothstein*）爲駐波公使，俄波兩國的邦交十分融洽。

但在此時，北波斯的油田讓與權已經不在柯斯塔里亞手中了。他看見革命後俄國的政策完全改變，他又看見一九一八年波斯的法令，他便覺察得形勢不好，趕緊將此項讓與權轉賣給英波公司。當時正是英國勢力伸入波斯北部的時候，更不料俄國在波斯的勢力馬上便回復過來，所以英波公司也便有恃無恐，大膽地承受

了。正和戰後英荷公司在巴庫收買石油權利一樣，一九一八年的波斯法令，何曾在英國人的眼裏呢？一九二〇年五月八日，這項買賣便成功了。柯斯塔里亞獲得一〇〇〇〇〇〇鎊的價錢（據說後來又得了二二五〇〇〇鎊）逍遙地作富翁去了；英國則取得一種不法的權利，波斯的石油問題從此也便陷於多事。

不曾通過波斯國會，又給一九一八年的波斯法令和一九二一年俄波條約否認了她的效力，英國也很知道這項讓與權法律根據的薄弱。據說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三日，駐波斯的英國公使曾致書於波斯政府，表示英國也承認這項讓與權無效，但要求波斯政府允許英波公司有租讓北波油田的優先權。後來因為波斯政府無意履行一九一九年的英波條約，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更正式宣布其無效，英國的態度才轉強硬了。但是在一九二二年之初，英公使還告知波斯政府，以承認柯斯塔里亞讓與權為英國認可波斯銀行和英波公司墊款給波斯政府的四個條件之一。英國之急於要取得該項讓與權的法律根據，正可以想見。

然而波斯何能讓英國獲得這項權利呢？南部波斯的石油已落到英人手裏，其他事業如銀行、電報等也大都歸英人掌握；若是英人的勢力再伸入北部，波斯的經濟生命便完全由英人操縱，這是何等危險？而且，看着她的死對頭——英國——的勢力北進，漸漸脅迫着高加索一帶地方，俄國又豈能容忍？俄波條約第十三條曾經約定：波斯若以俄國所放棄的權利再讓與旁人，必須先得俄國的同意。俄國所防的是誰呢？俄國的態度也是很明顯的。

如此，大戰以後的俄國是無力來經營北波斯的油田，英國是不能讓她來經營，這便是美國公司的機會到

了。而況這時正是波斯歡迎美國人來幫助她整理財政的時候。所以在一九二一年，波斯國會便授意政府和紐折西美孚公司訂立了一種讓與權合同草約，許美孚公司以開採北五省油礦的權利，期限五十年，但約定不得波斯國會的許可，公司不得以此項權利轉讓與旁人，亦不得與旁人共同經營。

這項合同發表之後，便引起英國激烈的抗爭。她聲稱北波油田是英波公司從柯斯塔里亞已獲得的權利；她抗議波斯不應再以之許人；她更怪上美國不該奪了她囊中之物。

這種抗爭，在波斯自是早已預料到的——美孚公司怕也不是預料不到吧！——所以她在合同上和美孚公司約定不得再以此權利轉讓或分割給旁人。波斯希望的是美國能夠不顧英國的抗爭而單獨開發北波的油田。在波斯眼中，只有美國能有這種魄力和英國對抗，這是她特意租讓給美孚公司的原因。

不錯，美孚公司是有和英波公司對抗的魄力，而且和英國公司對抗，也許正是牠所歡喜的玩笑。牠所耿耿不忘的是一九二〇年英法桑勒摩協定中英國將牠排擠出美索坡達米亞油田以外（詳見下章）現在是牠復仇的機會到了。所以英國抗議波斯油田問題的時候，美國也便反唇相譏，兩國的輿論也隨着激昂起來，一時形勢險惡，戰神彷彿便要降臨似的。但是經過一個時期的激烈的爭辯之後，英國究竟不得不讓步而出於妥協了。

英波公司的協理卡德曼教授（簽訂桑勒摩協定的英國代表）先在一九二〇年因為桑勒摩協定的事曾特意到紐約一次，不過沒有結果，英美的爭執仍然繼續下去。現在波斯石油問題發生，他便借着替英波公司

考察爲名，再渡大西洋到美洲來。他要求和美孚公司合力開採北波斯的油田，一面表示英波公司願意讓出牠在土耳其石油公司股份的一半給美國。這樣的條件，美孚公司欣然接受了。

關於此種妥協，雖則還有些美國人認爲是美孚公司的軟弱，然而美孚公司自己已是很滿意了。我們從各方面看來，也可以相信勝利是屬於美孚公司方面：第一，北波斯的石油，北受制於俄，南受制於英。經過高加索輸至歐洲市場，雖則路程近些，究多不便，俄美的關係若是一旦有變化，北波的石油利益便要受很大的影響。若是美孚公司和英波公司聯合，北波的油田和波斯灣相連接，雖則一時似乎不可能，將來波斯交通稍發達之後，這條路線總要比較安穩些。第二，我們在前章已經講過，美孚公司在歐洲和埃及一帶有特殊的利益，牠所以急急於要和蘇俄訂約購買巴庫的石油，爲的就是要保護和維持這種勢力。美索坡達米亞的油田比巴庫更要接近埃及和近東。桑勒摩協定，英國在這方面把美國排開，所以激動美國人激烈的感情；現在美孚公司既得加入土耳其石油公司，牠在近東和埃及一帶的利益，便不怕爲人家所奪了。而且美索坡達米亞一帶事實上已經爲英國所佔領，美國能從她手裏取得這種權利，自然是美孚公司所極欣幸的。

美孚公司既和英波公司成立妥協，於是回頭來再向波斯交涉。一九二二年二月，美孚公司便根據和英波公司平等合作經營的原則，再擬定了一項合同草案，提給波斯政府；一面，他們應允借款一千萬美金給波斯政府，年利七釐。他們想，以英美兩國之威和一千萬元之利，波斯必然俯首聽命了。然而事有出人意料，波斯雖以積弱的國家，財政困難方達極點，此時（三月二日）乃竟毅然拒絕此項借款，將許給美孚公司的讓與權宣布

取銷。雖則美國公使隨即以門戶開放的原則向德黑蘭政府提出抗議，但是英波公司加入美孚的合同，從波斯的立場看來，簡直影響到她國家的經濟生命。波斯原約美孚公司不得將權利轉讓或分割給旁人，現在是美孚公司自己不踐約言，美國的抗議又有什麼效益呢？何況波斯背後還有俄國的關係；俄波條約約定如果波斯將俄國所放棄的權利再許給旁人，須先得俄國的同意，美孚公司獲得北波斯的油田，蘇俄還有什麼特別反對的意思，一聽說由英波公司和美孚公司合力經營，蘇俄也便馬上提出抗議了。

美孚公司看見形勢不佳，連忙又改變態度過來（和英波有無別的密約，當然不得而知。）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美孚重行向波斯政府提議，仍願單獨承租北波的油田，單獨開採，每年繳納出產總數百分之十給波斯政府，借款亦如前數。但是在此時，美孚公司以外，還有辛克萊公司也已經在和波斯政府進行交涉了。辛克萊公司所許給波斯的條件，除借款外，是每年繳納淨利百分之十六，和英波公司承租南部波斯油田相同。

美孚公司和辛克萊公司競爭的結果，便有波斯國會關於北波油田讓與權的立法，波斯態度的審慎和強硬是不得不然的。石油法案第二條明白地說：『石油讓與權只得給與獨立而有名譽的美國公司。』美孚公司和英波公司聯合的歷史，終使得波斯政府對牠有些嫌疑。以後法案中又規定公司須先墊付政府借款美金一千萬元。第十六條又詳細規定政府應得的稅金（Royalties）：公司淨利在資本額百分之六〇以下時，政府徵其淨利百分之二〇，這是最低的稅率；以後則

公司獲利百分之六〇至七五，政府徵淨利百分之二一；

七五至	八五，	二二；
八五至	九五，	二三；
九五至	一〇五，	二四；
一〇五至	一一五，	二六；
一一五以上，		二八。

波斯宣布此項法案之後，美孚公司便不會再和波斯進行交涉。十二月，辛克萊公司和波斯的讓與權合同正式簽字，不過爲着一千萬元借款的事，辛克萊公司代表聲明還待回美國和銀行界接洽，才能批准。

最滑稽不過，美孚公司此時忽然又站在英波公司一邊，聲稱牠和英波公司已共同獲得北波油田的權利了。英波公司自知理虧，才和美孚公司妥協，相約向波斯提議合力經營；美孚公司也會依此向波斯政府交涉過，交涉不成，才又回到單獨經營的提議；現在牠卻又擁護非法的柯斯塔里亞讓與權了。所以波斯駐美公使亞力（Hussein）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給休士國務卿的公文裏面說道：「假如美孚公司確信牠已經因爲和英波公司聯合而獲得開採北波石油的權利，爲什麼牠還繼續和波斯政府交涉一個新讓與權至兩年之久呢？這項交涉便顯示着現在牠所要求的權利是不確實……美孚公司便錯在牠對於英波公司無理的抗爭表示退讓，我和舍斯特君已經屢次警告了他們，告訴他們，德黑蘭政府從過去的經驗得來對於英國的動機和目的的極端懷疑，又告訴他們，波斯政府堅決地否認所謂柯斯塔里亞讓與權的效力。但是，不顧我們的警告，

美孚公司竟在一九二二年二月間提議和英波公司按百分之五十對五十的原則合作來開採北五省的油礦。……美孚公司是對英波公司表示退讓嗎？土耳其石油公司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才是牠退讓的結果！

第四節 波斯石油工業的前途

波斯的石油是和政治問題緊相關連的。波斯的石油政策便能決定她國家的生命，這並不是誇大之辭。

從十九世紀以至現在，波斯仍是處在兩種勢力之下：在政治的戰略上，英國把南波斯看作印度的藩籬，看作侵略高加索的孔道，俄國也把北波斯看作高加索的門戶，看作進攻印度的通衢；在經濟利益上，因為地理上的關係，他們也各擁有其特殊的勢力。在戰前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七年，波斯常有被瓜分的危險；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又有被英國獨吞的危險；一九二一年俄國的勢力回到中東來，一九二二年波斯舉行革命，才把波斯救出了虎口；然而波斯的前途仍是很可慮的。當此民族主義潮流高漲的時候，『大英帝國』已經在日暮的途中了；只是垂死的巨人，不免還要作一番最後的掙扎，波斯因為地位的關係，怕的是不幸而犧牲於此垂死巨人怒哮之下。

波斯為自己經濟的生命起見，固不能讓北波斯的石油也落在英人之手；然而波斯更要注意的，便是不能讓英俄兩種勢力在她的國內發生直接的衝突。把北波的油田許給英國，讓英國的勢力北漸，北方的蘇俄是不能容忍的。波斯之所以堅決否認柯斯塔里亞讓與權，拒絕美孚公司和英波公司的提議，這都是一個重要的原

因。

波斯的政策，起初想要拉出一個强有力的第三者來緩和英俄的衝突，但是不幸最能代表美國的美孚公司又辜負了波斯的厚意，竟和英波公司聯絡一氣了。波斯便不得不和另外一家美國公司——辛克萊公司交涉，和牠訂立草約，把北波斯四省（吉蘭除外）的油田租讓給牠。但是事情更有不幸的，辛克萊公司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剛取得北波四省油田的讓與權，一九二四年蒂泡陀大賄案便揭穿了。隨後又有一種傳說，辛克萊公司在和美孚公司磋商合併的條件（辛克萊公司和印第安美孚公司在一九二一年早便有了聯絡。）北波油田原說是要租讓給一家獨立而有名譽的美國公司，現在辛克萊公司是既不名譽，又非獨立了。大致就緒的辛克萊讓與權，到此也便歸於停頓。

據說隨後日本也有一家公司派代表到德黑蘭活動過一回；法國公司也曾有一種建議，想要組織一個國際的團體來承租北波油田；但是在北波斯所處的政治的和地理的困難中，這些都很少成功的希望。

有些波斯的官吏和商業中人似乎便預備由自己來擔任這種開發國富的事業。一九二五年三月，他們自己建立了一家公司，籌集了資本二〇〇〇、〇〇〇克蘭 (Liras) —— 約合美金一八〇、〇〇〇元 —— 先來開探吉蘭一省的油田。這自然是抵制英國帝國主義最好的方法。只是可惜資本太小，石油工業是大規模的事業，又遇着波斯的交通特別困難，這些許資本當然不夠。所以現在出產只能望其供給本地一部分的消費，一時還講不到發展。

從上面一段歷史看來，北波的石油事業可說是困厄極了！然而北波的石油事業便是完全悲觀的麼？是又不然，從波斯的政治和交通的發展看來，牠又有一線新的曙光：

第一，波斯從前的政治雖號稱有一個『沙 (Shah)』君臨全國，實際上只是部落分立，割據自雄，各地截留稅收，自任官吏，和中國現在情形正復相似。國庫既極空虛，『沙』卻又極好奢侈，常仰給英俄借款，以供揮霍。於是英俄乃得肆意挾，予取予求，柯斯塔里亞的讓與權，也便是由此得來。一九二二年波斯改革之初，財政仍極困難，所以那時國會訂立石油讓與權法案，以一千萬元借款為讓與的條件，即此可見一斑。然而從一九二二年以來，因為新政府的努力，次第平服各地，統一行政，財政方面，也聘用客卿，積極整頓，到於今國庫的收支，已經能夠相抵，而且還有贏餘的趨勢了。這種現象，從政治上說，自然是波斯國家地位的穩固，可以免卻和印度埃及一樣亡國的恐怖；從石油政策上說，波斯現在沒有像當初那樣急於需要借款，外國資本家也便不能再以此來誘惑來要挾，消極方面，波斯已有利多了。若再能從事儲蓄，將來更可以自己來開發油礦，不假手外人，這是前途可樂觀的第一點。

第二，波斯國內交通的不便利，也是北波油田無法開採的一個主因，以前有許多連貫南北的鐵路的計劃，因為英俄互相忌刻的關係，卻不曾成功得。但是一九二七年二月波斯國會卻通過了一個議案，預備用美金七千二百萬元建築一條連貫南北的鐵路，從南方阿拉比斯坦 (Arabistan) 省的摩罕默拉 (Mohammerah) 到北方摩贊得綸省的班達·意·結茲。這條路線的兩端的地點是很費過一番考慮的，雖則英俄的利害還有

些不一致的地方，波斯終不能因他們的猜忌而長處於閉塞的地位。要是這條鐵路修築成功，北波的石油便可以有兩條路線和世界的市場相通；一是從高加索連到歐洲，一是從波斯灣運到東亞。如此銷路可以更廣，而石油工業的資本和設備，也便可以從這條鐵路輸入，不必繞道鄰國，更要便利些。這是前途可樂觀的第二點。

有此兩點，所以北波斯油田的開發，也不是完全沒有希望了。總之，英國既不能讓她侵入北波斯來，波斯所屬望的美孚公司，也和英波公司打成一片，辛克萊公司的交涉又歸停頓，其餘的各國的石油公司又難得有來北波經營的魄力，北波的油田，自只能由波斯自己來開採。雖說扼於地形，限於資本，一時很難發展，也是無法的事。波斯不能冒着亡國的危險，也就只好真心耐着呵。

第七章 摩索爾石油問題

第一節 歐戰以前列強在土耳其的競爭

從十八世紀以來，土耳其帝國內有巴爾幹諸小民族的糾紛，外有列強的壓迫「東方病夫」之名久矣乎見譏於國際。然而一直到十九世紀之末，列強的侵略，屬國的糾紛，大部也還只在巴爾幹和土耳其斯坦邊圍一帶，未嘗深入小亞細亞腹地；只是以小亞細亞的富庶，寶藏之不能久藏，早已爲明識者所熟知了。

最初向小亞細亞激進的，便是歐洲後起的德意志帝國。一八八九年和一八九八年德皇威廉第二兩次遊歷君士坦丁堡，在德土交歡的空氣之下，德人在土耳其的政治上和經濟上便獲得了極大的利益。當時德國的外交大臣普羅（von Bismarck）在他的備忘錄上面有一段「關於這回（一八九八年）德皇遊歷的經濟的效果」的敘述，他舉出一些土耳其允許德人在亥達·帕沙（Halid Pasha）建築海港，在康斯坦查（Constantinople）和君士坦丁堡之間鋪設海底電線等類讓與權之後，末了他更說道：「我們還可舉出這個延長安那托利亞鐵路（Anatolian Railway）到巴格達的計劃來。我們希望這條鐵路可以作爲小亞細亞經濟發展的基礎。」

「延長安那托力亞鐵路到巴格達，這便是有名的三B政策了。這種計劃，經過相當的困難，在一九〇三年居然以讓與權的形式獲得第一步的成功。一九〇三年，土耳其政府允許德國的巴格達鐵路公司 (Bagdad Railway Co.) 延長已成的亥達·帕沙到科尼亞 (Konia) 的鐵路，經過亞歷山得列塔灣 (Gulf of Alexandria) 到摩索爾 (Mosul)，再沿底格里斯河南下，經巴格達和巴士拉 (Basra) 以出波斯灣。全線長約二四〇〇英里 (三、七三三啓羅米突)。土耳其除了給公司許多建築上的便利外，更允許公司開採鐵路左右各二十啓羅米突以內的各種礦產；又許給公司以森林採伐權，磚瓦專利權，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斯河的航行權，亞歷山得列塔灣和波斯灣的築港權等；小亞細亞和美索坡達米亞的經濟利益，幾乎完全包括在這個讓與權了。因為允許公司可開採鐵路左右各二十啓羅米突以內的礦產，其中包括摩索爾一帶石油的開採權，這便可說是摩索爾石油問題的起點。

在這些經濟利益之後，還有很大的政治野心是不用多說的。德人斯勃郎折 (Sprenger) 說道：「近東是現在世界上還不會為列強佔領的惟一地方，但是牠確實是殖民地的上選。假若德國不錯過其機會，能在俄國哥薩克兵到小亞細亞以前攫着此地，德國便可算是分得一塊最肥美的領土了。」

這樣一個囊括許多經濟利益，兼挾有絕大的政治野心的巴格達鐵路讓與權，自然要遭英法俄諸國的反對。俄國反對，因為巴格達鐵路所代表的橫的三B政策，足以為俄國由小亞細亞和波斯南下的政策之阻礙。法國反對，因為法國在敘里亞 (Syria) 已有了相當的勢力，敘里亞的工業（尤其是絲織工業）和鐵路，大部

都在法人之手，法人所辦的學校也到處都有，於今德國藉巴格達鐵路和歐洲德奧的鐵路相接，可以從柏林一直到敘里亞來，法國很耽心着受德國新勢力的壓迫。然而列國中間，反對最力的，也便是德國所最顧忌的，還是英國。

在經濟上，英國除了在小亞細亞西部有一條士麥拿·愛丁鐵路 (Smyrna—Aidin Railway) 外；在美索坡達米亞，林赤兄弟公司 (Lynch Brothers Co.) 已獲得底格里斯河一帶的航行權；便是在波斯灣，英國的航業也佔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德國近來正在海上和英國爭霸，巴格達鐵路若把波斯灣和歐洲聯絡成功，英國的航業便將為德人所奪。林赤自己說，關於美索坡達米亞的事，他有操縱英國外交局和泰晤士報晨報和國家主義評論等報紙的權力。英國政府於此當然不容德國勢力的侵入了。

在政治上，英國反對巴格達鐵路計劃的原因更是重要。第一，從巴格達鐵路上一點可以修築鐵路南下通至蘇彝士運河，更進而至埃及，德意志的軍隊便可由此截斷英國和東方殖民地的聯絡。德國有一位政論家洛巴赤 (Lothbach) 在他所著的 Die Bagdadbahn 中已經公然承認這是攻擊英國最利害的辦法了。第二，印度和波斯，一個是英國的寶藏，一個是英國的油庫，美索坡達米亞為波斯的藩籬，波斯又為印度的門戶，英國早已把美索坡達米亞看作禁樹，把波斯灣看作內湖了。於今德國的巴格達鐵路偏要通過美索坡達米亞，偏要在波斯灣的科衛 (Koweit) 築港，英國如何不感到隱憂呢？

所以聽說德國有巴格達鐵路大計劃，英國的駐印總督克松（便是後來做外交大臣的）便忙着和科衛

的會長訂約。一九〇〇年，英國正式照會德國，非先得英國的同意，科衛的任何土地讓與權不能認爲有效。一九〇三年，英國的外交大臣又正式宣告道：『任何國家若在波斯灣上建築海軍根據地或砲壘，英國將視爲大有害於她的利益，我們必以全力對付之。』不得英國的諒解，巴格達鐵路是不易成功的。

然而英德兩國正在爭執不決的時候，忽然又有一位不速之客，一手提着錢袋，一手打着門戶開放之旗，遠從新大陸跑了過來。他所進行的成績，便是所謂乞斯特讓與權 (Chester Concession)。

講到乞斯特讓與權，我們不能不追溯到一八九六年土耳其殺害美人的事件。以後一八九九年美國海軍少將乞斯特 (Colby M. Chester) 受命到君士坦丁堡幫助美國公使辦理該項交涉，美國要求的條件很寬，頗博得土政府的好感，因而發生訂購美國軍艦的交誼。一面，乞斯特也極力鼓吹國人到小亞細亞投資開發富源，於是便有土美拓殖公司 (Ottoman-American Development Co.) 組織起來了。一九〇八年，乞斯特再受命到日內瓦爲出席第九次世界地理學家大會的美國代表，紐約市商會 (New York City Chamber of Commerce) 和紐約州商務局 (New York State Board of Trade) 便託他到近東調查商業狀況，而土美拓殖公司也便委他和君士坦丁堡政府交涉小亞細亞一帶建築鐵路的事。

乞斯特和土耳其政府的交涉，自始便很順利。其中雖經過一九〇八年少年土耳其黨的革命，土皇哈密德 II世 (Abdul Hamid II) 退位，和因爲俄德的抗議，不得不略改變原定路線；到一九一〇年，乞斯特和土耳其政府間，關於讓與權具體的草約終歸擬定了。草約的內容：(一) 土耳其許土美公司建築鐵路從亞歷山得

列塔或其他一地中海口起，沿幼發拉底斯河至哈蒲特 (Harput) 亞達那 (Adana) 散孫 (Samsun) 比特利斯 (Bitlis) 梵 (Van)；又沿底格里斯河至狄雅倍克 (Diarbekr) 摩索爾 喀庫克 (Kiriklik) 蘇力曼尼 (Suleimanih) 以達波斯邊境，更南向展長至巴格達。(二) 鐵路左右各二十啓羅米突以內的礦產，許土美公司自由開採（其中包括摩索爾一帶的石油開採權。）

這項草約，已經由土政府於一九一一年正式提交國會，國會亦已定於十一月間下屆會議中討論，一經通過，便可成立了。但是九月間意土便發生戰事，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又有兩次巴爾幹戰事，這種批准的手續便因此延擱下來。

乞斯特讓與權的進行，使得英德兩國大起恐慌。德國原想獨吞小亞細亞，英國也把美索坡達米亞看作她的禁樹，無端加入一個強大的美國，自然使他們惱心。然而此時他們所着重的更在石油，石油的重要，已是一天。天益發顯著，摩索爾和喀庫克 (Kiriklik) 一帶油礦豐富，為世界第一流油田，巴格達鐵路公司既取得其開採權（非獨佔的），英國也懷着覬覦之心，現在乞斯特又要把牠攫為土美公司所有，他們如何不着慌呢？

一九二〇年，英國一位考古家拉姆隋 (William H. Ramsay) 得着一份柏林和君士坦丁間德國官場的來往文電，共計七十四件，可從其中看出德國排斥乞斯特讓與權的態度。乞斯特初到土耳其來進行讓與權時，德國便猜着是代表美孚公司或摩根銀行來的。德政府便照會土耳其說摩索爾的石油是巴格達公司已得的權利；德國的大石油工業家，德意志銀行的總裁，安那托力亞·巴格達鐵路公司的總理格文雷 (A. Heller)

von Gwinner) 也趕緊便應允以摩索爾石油權利百分之二十五讓給法國洛斯特柴爾德的阿托曼銀行 (Ottoman Bank) 其餘的百分之七十五由英德兩國平分，而德意英國一家費塔爾公司要求英國政府出頭抗議。一九一〇年，乞斯特讓與權進行快要成功的時候，德國並買活土國報紙，警告土國說乞斯特讓與權是一種猶太人的陰謀。駐美的德大使並奉到政府的電令，囑調查乞斯特後面的幾家銀行有沒有猶太勢力在內。但是不幸調查的結果竟不曾如德國的希望。

德國這樣着急的結果，便有一九一四年三月十四日的英德關於土耳其石油的條約。這一天，條約簽字在英國的外交部。簽字的有德國代表克爾曼 (R. von Kuhlmann)，英國代表克勞 (Eyre Crowe)，土耳其國家銀行 (National Bank of Turkey) 代表斯密斯 (Sir H. B. Smith)，和德意志銀行 (Deutsche Bank)。英波公司，盎格魯撒克遜石油公司等的代表。他們約定由一九一一年成立的一家土耳其石油公司 (Turkish Petroleum Co.) 來完全承租土耳其的油田。這家公司的股份，將由德意志銀行和盎格魯撒克遜公司各佔百分之二十五，由英波公司佔百分之五十。另外提一筆百分之五的贏利給這個公司的建議者格爾班其安 (Gulbenkian)，作為酬庸金，由英波公司和盎格魯撒克遜公司平均分擔。大致算來，可說是公司資本，英佔四分之三，德佔四分之一。條約中又鄭重規定，參加的各方，「除了由土耳其石油公司以外，不得直接或間接參與其他在土耳其歐亞兩洲領土以內（埃及，科衛，以及讓給波斯的領土在外）的開採或提煉石油的事業。」這樣，顯然因為乞斯特讓與權的進行，使得英德聯合以排斥美國了。

同時，關於石油以外問題的磋商，也在進行。一九一一年三月，巴格達鐵路公司爲和緩英國的反對起見，便表示願意放棄巴士拉到波斯灣一段鐵路，讓國際共同經營，以免德國有侵入美索坡達米亞的嫌疑。中間雖然經過一九一一年的摩洛哥（Morocco）事件，和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兩次巴爾幹戰爭，英德的交涉，並沒有完全隔阻。一九一四年三月成立石油條約之後，更形順利，至六月英德黎亦諾斯奇密約（Tichonowsky Agree-ment）成立，關於巴格達鐵路問題英德的爭執便全盤都解決了。這項密約是後來一九二三年才被發覺的。在這項密約中，德國許士麥拿·愛丁鐵路公司更延長其路線以與巴格達鐵路相接；德國又應允巴格達鐵路只修至巴士拉爲止，不更南下，不更在波斯灣上建築海港；關於美索坡達米亞一帶的內河航行權，也完全讓英國獨占。這樣表示德國放棄她攻擊波斯和印度的野心，而且承認英國在美索坡達米亞的特殊地位了。德國的退讓，當然都是因爲美國勢力之圖闖入小亞細亞。可見外交離合，至爲無定，可惜此約未早公布，德國未能取得英人的好感和英政府的信賴，英德邦交不會有很多進步，不然，大戰的結果如何又是不堪想像的問題了。

土耳其石油公司隨卽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便從土政府取得摩索爾一帶的石油讓與權。只是隨卽歐洲大戰便已勃發，所以讓與權也還不曾給土國會通過。

第二節 桑勒摩石油協定

歐戰發生，英法與德土對立，上節所述英德瓜分土耳其石油的條約自然也發生動搖了。一九一八年十一

月，土耳其政府便正式通告英波公司，否認其對於摩索爾石油的要求。同時在這一方面，英法諸國也便在商量如何瓜分土耳其，如何取消德意志的權利。一九一六年五月九日至十六日，英法便成立塞克斯·畢谷密約 (Sykes-Picot Agreement)，把下美索坡達米亞和巴勒士丁劃歸英國保護；把敘里亞和上美索坡達米亞包括摩索爾在內劃歸法國保護，但附以條件，法國須尊重土耳其石油公司在摩索爾的權利。一九一八年，英軍已進至敘里亞，忽然想起摩索爾歸法國的不好，所以路易喬治便又慫恿克利孟梭將摩索爾再讓給英國，而以幫助法國取得敘里亞為條件。法國也只好答應了。土耳其石油公司中德國的股份在這時也被英國作為敵產沒收。英國想便如此獨占了摩索爾的油礦。

巴黎和會旁的事件差不多都已說好，只有摩索爾石油問題，法國卻忽然不肯放鬆。歐戰的經驗已經告訴克利孟梭以石油的重要了。他爭執着，他雖然答應路易喬治放棄上美索坡達米亞的領土，卻未曾答應他放棄摩索爾石油的要求。狡猾的英國政治家於此卻遇着倔強的「老虎」對土條約因為列強自己的意見不一致，便延長下來。

然而英國還留着一個把柄在手裏。敘里亞雖已由英軍讓給法國，但此時卻有阿刺伯漢志國王 黑山 (Husseini) 的第三子富塞爾 (Fahir Feisal) 抱着統一阿拉伯的宏願，領兵佔領了敘里亞的名城大馬司寇 (Damascus)，法軍與富塞爾戰，頗不得利。富塞爾的軍火是暗地從英國來的，於是法國乃不得不和英國妥協，訂立桑勒摩協定。英國便也斷絕富塞爾的軍火接濟，法國的高勞將軍 (Gen. Gouraud) 纔安然收服了敘里

亞全部。

桑勒摩協定是戰後英法關於石油世界的一個總協議；牠不單是解決英法關於摩索爾的爭執，還有其他幾處油區的處置，也在此議定。先是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的時候，法國繼承了許多戰前德奧的石油權利，荷蘭公司便向克列孟梭內閣提議道：『關於和約結果法國所得石油利益的經營和開採，公司都願意依照法政府所定的計劃合作。』牠又說：『荷蘭公司已安排着把牠分布於全世界的技術的，工業的，商業的和財政的組織，都聽法國的支配。不僅在上述的地方（德國割讓的地方）內，便是在一切旁的出產或消費石油的國家內，只要法國需要牠的幫助，而牠在該地有直接的勢力，公司都願給法國效力。』公司一方面又擔保『儘先給法國保留石油出產的一部分，以源源接濟法國國民的陸軍的和海軍的需要。』這些話是何等的甜蜜呵！『客之美我者，有求於我也！』

法國政府聽着這些言語，已經怦然心動了；只是此時一則顧忌美國的反對，二則大戰之後，法國人民愛國的熱情方張，所以牠還未敢公然接受荷蘭公司的提議。

一直到一九二〇年，英國公司和法國的銀行家和石油工業家的條件便漸漸商妥了。英國的外交家和工業家都十分看透了法國的弱點：不錯，法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是內閣只對國會負絕對的責任，而沒有領導國會的能力。法國會只是一些銀行家和企業家的傳話機關。英國要是能制服了法國的銀行家和企業家，法國政府便沒有不應命的。法國銀行家所要求的是投資，所希望的是高利；法國石油工業家所要求的是販賣石油，所

希望的也是高利；至於出力去開發國富，去採掘油井，去建設油廠，去安置鐵管，那是太麻煩的事，不是短期間所能獲利，而且不必一定有利，聰明的法國人，不會去幹這類傻事體。英國人看清了這點，所以他們便滿口應允法國投資於美索坡達米亞，羅馬尼亞和加里西亞一帶英國經營的石油公司，他們又慷慨地應允每年由英波公司供給法國公司若干煉油；這樣，法國的銀行家和石油工業家便上他們的釣了。

據戴列西 (Francis Delaisi) 書中所說，對於法國的國民，英國又還頑了一個小小圈套：英國先把英荷公司和墨西哥騰油公司的股票儘量向巴黎市場拋賣。他們股票的紅利是很高的，所以一時巴黎的貴婦人和闊紳士便都爭先恐後地購買，不惜以首飾、公債、契約等到銀行去抵押借款。每一〇〇〇弗羅林的股票原值二一〇〇法郎的，到此時便飛漲到值七二〇〇〇法郎。然後過了一個相當的時期，各銀行忽然收縮放款，市面驟然吃緊。首飾、公債、契約等都須要收回，於是這些貴婦人和闊紳士，嚮之爭購股票的，乃不得不再向市場求售，而股票因以大跌；又從七二〇〇〇法郎落到二五〇〇〇法郎。倫敦的英國公司便又備價收回去一部分。是這樣一轉手間，法國人損失乃不下數百萬，倫敦的英國公司和少數的法國銀行家卻獲了不少的利益。

在倫敦的公司沒有收回一部分股票之前，英荷公司的股票在法國人手中，一時會到了四萬萬法郎，差不多占牠的股份之一半。法人既和英荷公司有如此密切的關係，如何再能反對政府將法國的石油財產讓給英國來開發呢？法國人的愛國熱忱，這樣才給英國人塞住，而桑勒摩協定便在此時成立了。

桑勒摩協定是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簽字的，由英國的石油部長卡德曼教授和法國外交部商政司

司長貝特洛 (P. Berthelot) 代表英法雙方簽字，次日，復經路易喬治和法總統米勒蘭 (A. Millerand) 核准。全文共十八條。其第二條道：『本約根於誠意合作和相互利益的原則，以謀兩國在各地石油利益有效的聯合。本約所注意的各地爲羅馬尼亞，小亞細亞，舊俄帝國領土，加里西亞，法領殖民地，和英國皇家殖民地。』

約中重要的自是小亞細亞的美索坡達米亞的問題，占全文七條之多（第七條至第十三條）。在此中英國應充分給法國以經營該地石油事業的公司的股份百分之二十五（若是當地政府或公司要求加入百分之二十，則法國還需分出百分之七·五，所餘便只有百分之十七·五分），但該公司則須永遠在英國統治之下。法國允許該公司及英波公司從美索坡達米亞及波斯修造兩條鐵管線和鐵路通過敘里亞到地中海一口岸，以供運輸之用；法國又允許他們在地中海的口岸建立油廠和碼頭等。不單是通過敘里亞境內的石油免除一切關稅和通過稅等稅，便是這些建設油廠，鐵管線的材料也都須免收進口稅等。爲報酬這些便利起見，英政府便應允幫助法國從英波公司獲得通過敘里亞境的石油百分之二十五。但是一切條件還須法國和公司直接商議。

關於羅馬尼亞的石油，約中規定英法兩政府須幫助兩國人民共同向羅馬尼亞獲得（一）抄沒了的戰前敵國人的石油權利，與（二）羅馬尼亞自己油田的讓與權。獲得的權利，英法兩國平分；經營石油的組織，英法兩國亦須各有半數的代表與半數的表決權。

關於舊俄帝國屬地內的石油，英法兩政府亦須合力幫助他們的人民取得讓與權和輸出石油的便利。

關於北非洲和其他法領殖民地如阿爾及利亞 (Algeria)、突尼斯 (Tunis) 和摩洛哥，法政府須給予英法合股的公司以獲得石油讓與權的便利；但法國會規定，在此類公司中，法國資本至少須占百分之六十七。

關於英領皇家殖民地，英政府亦允給法國人民以同樣的便利，但限於現存法規所允許者。

我們試詳細分析協定的內容，便可知道這回法國所爭得的只是表面的利益，而斷送了法國振興石油工業的機會了。

關於美索坡達米亞的石油，法國雖取得公司百分之二十五的利益，但是法國對於公司卻很少實在的權力。一則「公司必須永遠在英國統治之下」；二則公司開會常在倫敦，法國股東必然很少到會的；三則法人對於開採石油是不在行的，只得由英國愚弄；四則法國要購買石油也還須給同樣的市價。但是法國所給予英國的權利卻是很確實的。法國蠲免了一切石油和公司建築物的捐稅；波斯和美索坡達米亞的石油用鐵管經過敘里亞運到地中海，可以縮短許多繞紅海到歐洲市場的路程，可以減少許多運費。這是英國石油工業家所常夢想的便利。

關於羅馬尼亞的石油，法國也沾不了便宜，法國在羅馬尼亞的利益原就不弱似英國。關於法屬殖民地，法國更大受欺騙。法國缺乏開採石油的經驗，法國資本家又是那麼短識，那麼不耐難苦，但是法國需要石油卻很急切。她一心仰賴英國來幫助她開採，可是英國只是別有會心，英國現在已有了許多油區，一時儘開採不及，那有工夫輪到荒僻的法領殖民地來呢？以前法國還可以望美國的扶助；現在卻規定必得給英國以便利，美國是

排開了，法國不能不專待着英國。退一步說，便是英國來和法國合資開採，一切的專門人才都將仰給於人，如何如何，都將聽英國的說法，這樣因人成事，法國資本雖占百分之六十七，有什麼效益呢？關於英領皇家殖民地，英國雖亦許給法國以同樣的權利，但限於現存法規所允許者，英國現存法規是帶有排斥外國資本的意味的。而且英國自己既能單獨開採，法國更難望分得一杯羹。所以總而言之，協定只是英國片面的利益而已。

歐戰的結果，法國獲得許多新土地和新權利，本可有發展她的石油工業的希望；現在，她卻預備聽英國的支配了。她只能希望英國時常接濟她些石油，但是這種接濟也非常有限：英波公司通過敘里亞石油百分之二十五，只是很小一個數目，在最近還沒有發展的希望；羅馬尼亞等處的石油都不曾規定一個供給法國較惠的辦法。英國決不會讓法國有廉價石油的供給，我們只看戰後英國賣給法國的煤要比英國國內貴了許多，便可知道。英國金屬工業需用的煤料，每噸只八十七法郎；德國只花七十二法郎；法國卻要花到二百法郎，所以法國的金屬工業趕不上英德。以彼類此，法國工業需用石油的，也就難望發展了。

但是，桑勒摩協定與其說是英國蓄意對付法國，還不如說是英國別有用心。美索坡達米亞的油礦由英法兩國私地便瓜分了；羅馬尼亞的石油也是英國聯合法國來排斥他國；法領殖民地，英國雖一時無心來開採，卻先下手拘束了法國，須特予英法合股公司以便利，法國自己若不能單獨經營，他國便競爭不過英國。英國所採的政策我們是知道的，桑勒摩條約可說是她的政策的大成功。

成功者歡忻鼓舞，失敗者自不免憤怒咆哮。桑勒摩協定最初不敢發表，後來一經宣布之後，美國便馬上提

出抗議了。

第三節 桑勒摩協定與英美的爭議

先是因爲美孚公司派出到近東探求油礦的專門家在巴勒斯丁爲英國駐軍所阻，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二日，美國便已正式抗議英國想獨占石油的政策，抱怨英國政府不當給美國公司以不平等的待遇，說這些事件給予了美國人以不幸的印象。七月二十八日，桑勒摩協定已經公布於世，美國的態度更爲激昂了。美國馬上便向英國提出抗議，她道：「委任制度之所以立，原來爲的是免除將來許多釀成國際不平等的原因。」桑勒摩這種協定，勢將「引起極端違背委任原則的結果。」美國所持的法寶，仍是門戶開放主義而已。

八月九日，英外長克松正式給美國答覆，他指出了美國現在控制世界出產油額百分之八十，英帝國出產卻不過百分之二·五，合起波斯也還不過百分之四·五，怪美國還不知足；一面，他又指出美國在海第（India）和在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壓迫當地政府取消英國石油權利的事實，以責美國之昧於責己。在海第，美國的海軍從一九一五年以來便控制了當地政府，英國公司要獲得石油權利，自不可能。在哥斯達·黎加，則一九一七年亭諾科（Federico Tinoco）舉行革命，因爲曾給與考德列公司一項石油讓與權，美國便堅執不承認亭諾科政府，哥斯達·黎加並被排斥在巴黎和會以外。一九一九年，哥斯達·黎加國內再度發生革命，新總統亞科斯達（Acosta）卻隨即獲得美國政府的承認，而英國公司的讓與權也隨即便被取消了。反之，美國，

公司在一九一五和一九一六年所獲得的廣大的石油權利卻被保全。這都是英國反詰美國的地方。至於美國抗議關於委任精神一節，克松便使美國訴之於國際聯盟，而顯然譏美國不是國聯會員，無權過問。

這樣一個刻薄的覆牒，於是引起了十一月二十日美國務卿科爾比更強硬的抗議。美國宣言：美國雖然不是國聯會員，然而歐戰中她實盡了一份力量，戰爭之勝利，她不為無功，所以關於勝利品的處置，她當然有權過問；未經美國的同意，國聯或列強私自處分戰敗國舊有的領土，美國決不承認。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國又正式照會國聯理事會，一面要求對於美索坡達米亞的石油，須許美國享有平等的權利，一面又要求國聯通過委任制度，須得美國的同意。國聯諸國，果然誰都不敢得罪美國，除了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已通過的C種委任國外，B種委任國（關於中非洲以前德屬各地）和A種委任國（關於敘里亞、巴勒斯丁和美索坡達米亞）都答應和美國討論，延緩下來。

往後英美兩國自然繼續還有公文往返，英國則堅執摩索爾的石油是土耳其石油公司於一九一四年已獲得的權利，美國則稱一九一四年雖有此項議定，但是不曾經過土國會批准。依一九〇八年少年土耳其黨革命以後的憲法，一切讓與權，未經國會通過是不發生效力的；若是未經批准的合同而可以發生效力，那末，一九一一年美國的乞斯特讓與權還在土耳其石油公司讓與權之先呢！

在兩國政府正在爭執不決的時候，英國這位石油政治家卡德曼教授便在一九二〇年冬跑到美國來，想要調和這種爭執。但是美孚公司的總理狄格爾（W. C. Taft）便在美國石油公會席上警告他說，美國或

者要因爲必要的自衛而採取停止供給外國以石油的手段了。如響斯應地，美國上院的議員先生們也便隨聲附和起來。如麥凱拿 (R. D. McKellar) 便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六日宣言道：「假使我們不供給英國的石油，她的海軍便將大受阻礙，許多的商船也將停止活動，英國便不得不屈服下來。」又如現在的國務卿葛洛克，也便挺身出來提議美國要採用排斥外國公司的立法。同時，雙方的報紙，更是慷慨激昂。一種緊張的空氣壓迫着兩國人民，彷彿戰爭便要發生了，卡德曼只得失望地回國。

不湊巧，強比 (Disabi) 的問題也在此時發生了。強比是荷屬蘇門答臘島的東南一州。據調查所知，該地共有油田四十四，面積達八三〇〇〇英畝；因爲交通便利，很是容易開採。一九一二年，荷蘭政府招標已得有六個大公司請求讓與的建議，一九一五年荷蘭政府決定以此項權利給與巴達夫施公司，但是荷蘭國會未曾批准。一九二一年這個問題再提了出來，美國國務部便要求荷蘭政府允許美孚公司參加一份，美孚公司並特設一個荷屬石油公司竭力進行。但是荷蘭政府卻說此項請求須在一九一二年以前提出者，方爲有效，以此爲理由拒絕了美孚公司，隨即國會便將此項開採權許給了荷蘭政府和巴達夫施公司合組的一家荷屬東印度石油公司 (Dutch East Indies Oil Co.)，租期爲四十年。實際上，又是一處英荷公司的勝利，也便是美孚公司的失敗了。這使得美國人益發憤怒。

如此，英美雙方爭執有一年多之久，英國終於不得不讓步了。恰值美孚公司承租北波油田的事也在此時發生，雖則一時曾有糾紛愈甚之勢，然而解決的方法也便在此。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卡德曼再度到美國，英波公

司應允以其在土耳其公司百分之五十的權利分讓一半給美國幾家公司，一面要求和美孚公司平等合作經營北波斯的油礦。這種條件美孚公司等接受了。於是兩國的輿論，又大唱起英美親睦來了。

一九二五年，這項妥協又正式成立了契約。所以到於今土耳其石油公司便包括四系勢力：英波公司；盎格魯撒克遜公司；法蘭西石油公司（包括六十七個法國公司）；和美國七家公司（Standard Oil Co. of New Jersey; Standard Oil Co. of New York; Mexican Petroleum Co.; Gulf Refining Co.; Atlantic Refining Co.; Pan-American Petroleum & Transport Co.; Sinclair Consolidated Oil Co.）各占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公司的總理卻明定了是英國人充任。

第四節 英土交涉

桑勒摩協定成立，英法的態度既歸於一致，於是便招了君士坦丁的土皇政府的代表來，於八月十日簽訂了塞佛爾條約（Treaty of Sevres），強迫土國放棄美索波達米亞和敘里亞諸地的主權，由國際聯盟委任英法統治。這時處在列強控制之下的土皇政府，自然不敢不承認。但是在小亞細亞方面，安哥拉政府已經在四月二十三日正式成立了；六月七日，他們並宣言，君士坦丁的政府乃是處於列強控制下的傀儡，種種設施，都違民意，牠和任何國家所訂的條約，都不能認為有效。一九二二年，他們既盡逐希臘軍隊於小亞細亞之外，十一月更正式取銷君士坦丁政府，通牒協約國方面，重行否認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以後土皇政府與各國締結的

一切條約。於是，塞佛爾條約和以塞佛爾條約為保障的英國在美索坡達米亞一帶的權利便根本發生動搖了。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土耳其和協約國開會於洛桑（Luzerne），土代表便正式要求改訂國境，將摩索爾仍歸還土國。但是英國戰前戰後苦心經營的權利，如何能讓牠得而復失呢？所以英代表便馬上起來反對土耳其這項要求，發出一項很長的公文，證明土耳其人在摩索爾只占十二分之一的少數，而阿刺伯人卻占十二分之三，庫爾特人（Kurd）占十分之六·五，所以摩索爾不應歸還土耳其，而應屬於伊拉克（Iraq）戰後美索坡達米亞阿刺伯人新建國家。這似乎是很充足的理由。但是我們一按究竟，土耳其人雖占少數，此占過半數的庫爾特人卻和土耳其人相像，和土耳其人要好。和阿刺伯人卻視同仇敵。當阿刺伯人要求合併於伊拉克時，他們卻幫助土耳其人要求歸入土國。這是英國人所不可掩的事實。

因為關於摩索爾問題以及其他問題的爭執，在會議中英土便幾次發生衝突。土代表要求英土直接交涉，英國則堅執由國聯解決。雙方各不相下，到了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會議便歸於破裂。

不久，因為法國調停，雙方轉圜，便又定於四月二十三日開第二次洛桑會議。但是在會議未開之前，四月十一日土耳其國民議會突然又舊事重提通過了驚人的乞斯特讓與權。乞斯特讓與權的歷史，前面已經講過了；因為美國闖入小亞細亞，才有一九一四年的英德協定，共同組織一個土耳其石油公司，壟斷摩索爾一帶的石油，排斥美國。然而一九一四年的土耳其石油公司讓與權和一九一一年的乞斯特讓與權都未曾經過土國會的批准，本來都是未決的問題；只是戰後美索坡達米亞脫離土國，又由國際聯盟委任英國代管，乞斯特讓與權

才陷於不利的地位。於今土耳其復興起來，割讓摩索爾的塞佛爾條約根本發生動搖，土美拓殖公司自認爲絕好的機會到了。所以一九二二年，公司再派乞斯特少將之子乞斯特司令 (Commander Arthur T. Chester) 和墾涅狄 (K. F. Clayton Kennedy) 爲代表，重與土政府交涉。第一次洛桑會議破裂，他們進行愈力。於今居然把這個新的讓與權通過土耳其國會了。這項新的乞斯特讓與權，比舊有的計劃更爲廣大。其內容大致包括三系鐵路的建築權，鐵路共長約二千七百英里（四三八五啓羅米突），籠罩小亞細亞及上美索坡達米亞（摩索爾）全部；鐵路左右各二十啓羅米突以內的各種礦產，其中包括摩索爾一帶的油礦，都允許公司開採；又許公司在小亞細亞半島南北兩岸鐵路的終點建築商港和碼頭，以與外洋相聯絡。租讓的期限都是九十九年。

這項讓與權的成立，雖則土政府和公司方面都極力否認有什麼政治作用，而純以開發小亞細亞爲目的；但是在這英土爭執不決的時候，突有此種驚人的大讓與權，怎不令人相信土耳其有接引美國以對抗英國的意思呢？不然，事實上摩索爾一帶已爲英軍佔領，土耳其要舉兵驅逐英人，究竟有所憚而不敢發，除掉運用外交手腕以求多爭回得一分權利，又有什麼旁的方法呢？

第二次洛桑會議，因此最初也是陰霾蔽日。法國首先抗議乞斯特讓與權，但是她的抗議在鐵路而不在石油。隨後英國也提出抗議，英國抗議的內容則集中兩點：（一）摩索爾一帶的油礦，早在一九一四年已由土國讓與土耳其石油公司，乞斯特讓與權顯然和上項權利有衝突之處；（二）上美索坡達米亞已經塞佛爾條約

劃歸伊拉克王國，土耳其沒有處理摩索爾一帶石油的權利。土耳其方面自然不肯承認塞佛爾條約；便是土耳其石油公司讓與權，未經土國會批准，她也否認其效力。所以會議中仍和前次一樣，英土衝突極多，大有決裂的危險。但是到後來，因為周圍情勢的變化，和法國的調停，土耳其才讓步了。關於摩索爾的隸屬問題，英土同意留待會後解決，只附加一句話，「雙方爭執不下，則訴於國際聯盟理事會。」關於摩索爾石油等讓與權問題，土耳其答應維持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以前各國與土政府或地方當局所訂的一切條約，包括土耳其石油公司讓與權在內。雙方的爭執，總算解決一半了。

土耳其關於讓與權問題的讓步，我們可以從她在其他方面的勝利來解釋（參看柳克述著新土耳其），使人注意的，乃是這個新通過國會的乞斯特讓與權如何解決。乞斯特讓與權是一般人所逆料勢將惹起英美間絕大糾紛的問題。從列強競爭小亞細亞的歷史看來，這種推測不是不合理的；但是出人意表的，第二次洛桑會議之後，十二月十七日土耳其的工程部長竟宣布將這項廣大的讓與權取消了。土耳其怎麼敢於採取這種勇敢果決的手段？美國如何肯犧牲這樣大的權利？這是一般人議論紛紛，難得真像的問題。但是就已知的事實而言，則一九二一年冬卡德曼到美國一趟，英波公司應允以土耳其石油公司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讓給美孚公司等，與此常有極重要的關係。英波公司和美孚公司等這項妥協到後來一九二五年更正式訂立契約。因此，乞斯特讓與權成立，美國的銀行家和企業家自始便不熱心參加。六月二十日，美國國務部的一位次長哈里孫（Hon. Leland Harrison）並且聲明：「政府不會給予公司（土美公司）什麼鼓勵和保證，國務部和牠的

官吏都不曾參加此項談判，這都是由關係的各方面直接進行的。『雖然這種聲明不盡可信，然而美國的石油政策乃以美孚公司爲代表，美國政府不會給土美公司幫多少忙，這與平常對同類事件的態度是迥然不同的。』據米爾斯 (E. G. Mears) 在他的近代的土耳其 (Modern Turkey) 一書中所說，則是年八月二十三日，乞斯特等並且以三十萬美金的代價，和分得以後所獲利益百分之十爲條件，把公司的權利轉賣給一些加拿大資本家了。假使這種轉賣是實，我們便更可以懂得此中的消息。

洛桑會議既畢，英土兩國在君士坦丁繼續交涉摩索爾的隸屬問題。土耳其仍要求以此地歸還土國，但是摩索爾在美索坡達米亞有高屋建瓴之勢，美索坡達米亞爲波斯的門戶，波斯又爲印度的門戶，英國對於這些地方本來有全盤的計劃，如何便肯放手？大戰開始，英國馬上派兵到了巴士拉；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和俄法兩國訂約瓜分美索坡達米亞，亞美尼亞，敘里亞，和巴勒斯丁等土耳其的屬地；一九一八年休戰後，英兵又迅速佔領了摩索爾；一九二〇年塞佛爾條約以後，八月二十三日英國更擁立被法人從敘里亞排擠出來的富塞爾做國王，建立伊拉克王國（伊拉克即阿刺伯人叫美索坡達米亞的名稱，領地包括舊日土屬摩索爾，巴格達和巴士拉三省；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英國依國聯的同意更訂立了一項英伊條約，英國幫助伊拉克訓練軍隊，整理財政，幫助之不足，伊拉克的外交和財政要務，還須受英國在伊拉克的高級委員 (High Commission) 的指揮。事實上英國已經統治美索坡達米亞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土耳其要想索回摩索爾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英土交涉非常困難，土耳其雖有使用武力的宣傳，卻也不敢擅發。最後，兩國才同意交國際聯盟理

事會公斷。

國聯理事會接到此項聲請後，一九二四年九月便在日內瓦開會任命了一個三人專門委員會，以瑞典人威散 (Wissén) 爲主席，考慮本問題；十月，又在比京布魯塞爾 (Brussels) 開會，先照現狀劃定臨時界線，一面派人到摩索爾去實地調查。後來威散委員會考慮的結果，作成兩個提案：(一) 摩索爾合併於伊拉克，但以伊拉克受國際聯盟二十五年爲條件；(二) 若依英國和伊拉克一九二四年的新約，代管至一九二八年期滿，而國聯亦停止其統治，則摩索爾應歸土耳其。這種提案之不利於土耳其自不用說，所以一九二五年便有土耳其人驅逐當地基督教徒的消息，土人反對非常激烈。聯盟理事會也怕輕易判決的結果不好，便將聯盟理事會沒有判決此項爭議的權力一點去問海牙國際法庭，得了肯定的答覆之後，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國聯理事會才判決：『伊拉克以布魯塞爾會議所定的界線爲其北境，如果六個月內英國承受此後二十五年代管伊拉克的責任，此界線便確定。』新興的土耳其和『大英帝國』國聯本來都不敢開罪，如其必不得已，自然只好犧牲了土耳其。但是土耳其豈肯輕易依從？上項判決發表之後，土耳其便馬上宣布脫出會議，否認國聯有最後判決的權力。於是英土間的關係，再形緊張，隨後又不得不回到直接交涉。

最後這次英土交涉又從一九二五年之末直延到一九二六年六月，因爲國際形勢的變化，總算由土耳其讓步，勉強解決了。六月五日，雙方簽訂了摩索爾協定 (Mosul Agreement)。協定的內容，共分三章十八條。伊土兩國大致仍以布魯塞爾會議所定的界線爲疆界，而劃出一個寬七十五啓羅米突的地帶爲中立區域，以維

持邊界的和平。關於石油，則在第三章第十四條規定土耳其應享受伊拉克石油歲入十分之一，期限爲二十五年。法律的主權終於屈服於事實的主權了，還說什麼公理戰勝強權！但是有志的土耳其人究竟爭回得一部分的權利，也就慰情聊勝於無。

摩索爾協定還未成立以前，土耳其石油公司便已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又向伊拉克政府取得摩索爾一帶的石油讓與權。除巴士拉一省外，伊拉克全境都包括在內，面積約九〇、〇〇〇方英里；租期爲七十五年。公司鋪設鐵管線後，按石油出產淨數每噸納稅四先令，期二十年；以後則按市價更改，十年一期。煤氣每千立方英尺納稅二辨士。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公司在帕克哈拉（Palkhara）井正式舉行開井禮了。將來聯絡地中海的鐵管線成功，美索坡達米亞的油業前途是最有希望的。

第八章 日本與庫頁島及撫順的石油

第一節 日本的石油供給問題與庫頁島的佔領

日本自從一八九五年戰勝中國，和一九〇五年戰勝俄國以來，國內的工業發達的很快；因為經濟勢力的膨漲和戰勝的驕傲，便趕着她向帝國主義的路上跑。歐洲大戰，又給她以很好的機會；經濟方面，她取得了英德在遠東的商場；政治方面，俄德既崩潰，英法亦疲乏，太平洋上的競爭，只有一個美國是她的對手。此時她躊躇滿志之餘，亦復深自警惕，惟恐數十年經營得來的帝國的光榮，一朝喪失，而侵略政策的進行，也便益發加急了。

日本不幸自己是一個島國，情形比英國還要不如，重要的原料品像煤和鐵，都非常缺乏；不單是自己缺乏，便連殖民地計算在內，這類礦產也非常有限。因此，這便成爲日本向外侵略的口實。我們中國自然是她目光所首先看到的。我們只看她如何經營滿洲，如何攬得撫順本溪一帶的煤礦和鞍山的鐵礦，如何侵入漢冶萍公司，如何乘歐戰方般的時候提出二十一條件，其中一部分便是關於煤鐵的侵奪，我們便可以瞭然於她的傳統政策了。現在更有一種代煤而興，用途比煤更廣闊，更重要的原料，日本既不恤以哀的美敦書（Ultimatum）侵奪中國的煤礦，能夠不更努力，更不恤以鮮血去換得這種原料來麼？

歐戰以後，日本的海軍僅次於英美兩國，航空軍的勢力也頗不弱，在今日這個標榜軍備的世界，這誠足以自豪了。只是不幸有一極大的缺點，關於這樣龐大的海軍和空軍，日本本國石油燃料的供給乃極不充足。日本海軍（包括屬於海軍的大部空軍）每年消費石油約計要二、四〇〇、〇〇〇石（*tonne*），以外，國民消費約計二、六〇〇、〇〇〇石，兩者總共是五、〇〇〇、〇〇〇石。而出產方面，則一九一二年採用新式的方法，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六年之間曾有相當的發展。然而過此以後，便差不多每年下落，雖經日人竭力想法，也很少效果。今錄一九一六年以後各年出產額於下：

日本石油的產額表

年	別產	油	石	數
一九一六年			二、五九三、〇〇〇	
一九一七年			二、五〇九、〇〇〇	
一九一八年			二、一四三、〇〇〇	
一九一九年			一、九六七、〇〇〇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五〇、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			一、九六一、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	一、七九九、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一、五七六、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	一、五九九、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一、六五一、〇〇〇
一九二六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

此表見 Japanese Year Book 1926, 1927

以現在的情形而論，每年出產只有一、六〇〇、〇〇〇石上下，只夠海軍消費量三分之二，或海軍和國民消費總額三分之一，相差的數目很大。這些相差的數目，自不能不從外面輸入，所以日本近年的輸入，便和日本的出產成反比例而增加。（消費的增加自然也與輸入增加有關係。）

日本石油的輸入表

年	別原	油	石	數煉	油	石	數
一九二一年			二、三六、〇〇〇			七、九七、五六六	
一九二二年			四、九七、〇〇〇			一、一六八、〇八二	

一九二三	九九一、〇〇〇	一、一九九、九八二
一九二四	一、六三八、〇〇〇	一、五〇〇、八五三
一九二五	二、一六六、〇〇〇	一、三三七、五〇二

此表見 Japanese Year Book, Supplement, 1927

這種激增的形勢是很可驚的。不但如此，這些輸入之額，一向都從加利佛尼亞，墨西哥，爪哇和婆羅洲等地運來。近年美國和日本的國交很不好，太平洋上隨時都有發生戰事的可能。在戰事發生的時候，不但加利佛尼亞和墨西哥一帶的石油不會再供給日本，足以減少日本海軍和空軍的活動力；即是從爪哇和婆羅洲等地方英荷公司運來的石油，也是海程很遠，運輸很不易保護，還有美屬菲律賓橫互在中間，隨時都可以邀擊油船。若是一天英、美這兩個盎格魯·撒克遜的國家真個攜手對付這個東方的小島國時，那末，只要斷絕日本石油的供給，便可以陷日本的海陸空軍於無用，不須戰爭，勝負便已定了。這樣大的危機，日本豈不知道？又安能不早爲之備？

所以日本從歐戰以來便急急於找得石油的獨立的供給。她目光所首先注到的自然還是中國，其次便是俄國的北庫頁島 (North Sakhalien)。現在我們且先講庫頁島問題。

庫頁島位置在黑龍江口外，原屬我國，璦琿條約之後，劃歸了俄人；日俄戰爭之後，又由俄國割讓其南半部

給日本，以北緯五十度爲界。庫頁島有石油藏礦很多，卻是大部都在北半島。北半島有兩片很大的油田：一是在黑龍江口對面，島的西部；二是在島的東部俄喀河（Oka River）和力安折利河（Lanshen R.）之間，爲油礦最富的地方。

庫頁島的石油，從日本的觀點看起來，除了藏礦豐富之外，還有一層重要的利益，便是運輸很安全。庫頁島距離日本很近，庫頁島之南便是日本海，是日本的勢力範圍，在此中運輸自沒有什麼危險。我們看莫斯科日使署的秘書佐佐木說道：『美國的石油要從五千英里以外運來，價值太貴了；所以庫頁島的石油對於日本非常之重要，特別是因爲日本北海道的海港和庫頁島相隔只有四百英里。』我們知道，日本所嫌惡的實在還不在美國石油的價值太高；所歡喜的乃是庫頁島的石油在太平洋有戰事的時候也能供給日本海軍的需要，不致被人家邀擊。庫頁島的石油既然和日本有這樣重要的關係，那末，大戰以來日本對於庫頁島的一切行動，便不足奇異了。

大戰以前，俄國雖於一九〇五年給日本打敗，俄國的勢力畢竟還不可侮，所以日本對於庫頁島的野心，還不得不勉強按下。一九一七年，俄國發生革命，帝室推翻，國內一時陷於混亂狀態，這樣給日本一個很好的機會。本來，藉口保護僑民，日本便可以出兵西伯利亞，佔領庫頁島——事實上，一九一八年一月，日本已經派了一隻巡洋艦泊在海參威，不過因爲美國反對，還未能出兵到西伯利亞——卻好又遇着協約國東方戰線上的捷克斯洛伐克軍隊，因爲俄國和德國媾和，陷在俄國境內不得出來，日本更好借援助捷克軍隊爲名，要求出兵西伯

利亞了。雖有美國的反對，也不能阻止。一九一八年八月，協約國便正式出兵西伯利亞，原約定列強各出兵七千人，但是日本出兵的數目，乃達七三〇〇〇人，熱心公誼，也算很可欽敬。後來捷克軍隊已由美國軍艦運送到歐洲去了，各國也相繼撤兵，獨有日本不肯撤退。不但不肯撤退，一面還援助柯爾察克 (Admiral Kolchak) 和謝米諾夫 (General Semenov) 等在遠東一帶獨立；——和英國在高加索一帶援助丹尼金等一樣，頑的一套老把戲——日本的僑民，也積極地向西伯利亞增殖；駐防的日軍，又時常有干涉地方行政的事。這些積極政策的結果，便釀成一九二〇年三月的廟街事件 (Nikolayevsk Massacre) ——廟街在黑龍江北，和庫頁島對岸相望——紅軍攻入廟街，俄人組織暴動團體，對於日人施以慘殺的報復手段，日人死的約有七百人（一說百六七十人）。日本政府聽得這個消息，真是又驚又喜，馬上便派兵佔領廟街對面的庫頁島北部；一面宣言俄國現在沒有統一的政府，日本不能向誰提出交涉，只好佔領庫頁島以爲將來賠償損失的保證。日本謀奪庫頁島的野心，卻好抓住了這個機會；只可惜無辜的死者，也算是效命帝國了。

直到柯爾察克和謝米諾夫等都相繼失敗，西伯利亞日兵無故久駐人境，究竟不免爲國際所忌刻，才於一九二一年十月開始撤退了。然而庫頁島何時撤兵？卻是誰也不能作一個確切的答覆。

第二節 辛克萊讓與權

因爲日兵久駐西伯利亞，而後激成一九二〇年三月的廟街事變；又因爲日兵強佔庫頁島而後美國辛克

萊公司獲得了北庫頁島的石油讓與權利。

日俄戰後，太平洋上日美衝突的形勢是很顯明的。日本把滿洲看作她的勢力範圍，美國渡北令海峽沿勘察加南下的政策也是以滿洲爲目的；日本在東亞儼然以主人翁自居，美國在太平洋上也自負爲霸主。因此，日俄戰爭的時候，美國幫助日本打敗了俄國，日俄戰爭以後，日美卻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美國也曾反對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她不是有厚愛於俄國，而只是嫉惡日本，日美的敵意卻在在可以看出。因爲日本強蠻的態度，俄國才想了一個用美國來制服她的方法。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四日，赤塔的遠東共和國政府便和美國辛克萊公司訂立了關於北庫頁島石油讓與權的草約，一九二二年一月七日即經正式批准。隨後，赤塔政府合併於蘇俄；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辛克萊讓與權再經蘇俄政府核定，八月十六日雙方重行簽字。辛克萊公司獲得北庫頁島的石油開採權，採油地域約共有六七七方英里，期限三十六年。公司並得在島的東岸建築兩個商港。

只是這項讓與權條約附帶有兩個條件：（一）辛克萊公司要努力使美國政府在五年以內（從一九二二年一月七日算起，即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承認蘇俄政府。蘇俄的渴望美國承認是很明顯的，尤其是熱那亞和海牙兩次會議之後，她更想獲得美國的承認，以減少國際交涉前途的困難。幾番和辛克萊訂約都以此爲條件，便是這個意思。（二）條約中第二條又規定辛克萊公司須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七日以前便着手試採，在一月七日以後六十日內，公司須繳給蘇俄政府地圖一幅，指示開採的範圍和成績。有必要時，這項時間得延長六個月。當時日本駐了兵在庫頁島北部是訂約的雙方所知道的，爲什麼有這種規定呢？蘇俄是想慫恿美國在這

一定時間以內早圖解決庫頁島日兵撤退問題。

這種讓與權合同，日本之不甘心承認，自無疑義。這種關係帝國生命的既佔得的權利，她是有了以血來維持的決心。她在華盛頓會議中關於庫頁島問題答覆美國休士國務卿的宣言，無論外交辭令是如何謙而有禮，骨子裏的態度仍是強硬的。於今聽說蘇俄和辛克萊公司的條約，所以她便馬上提出抗議，聲言在廟街事件未曾解決以前，蘇俄關於北庫頁島的一切條約不能認為有效。日本的態度既是如此強硬，而在那一方面，美國政府的態度又不幸不如蘇俄和辛克萊公司所希望的。美國政府雖則一樣地願意為他們的資本家效勞，然而美孚公司的利益似乎更在辛克萊之先，休士國務卿也和美孚公司關係更密切些，此時正是美孚公司高唱着對俄封鎖的時候，美國自然不能便承認俄蘇政府。辛克萊公司這一着輸了，便全盤都輸了。美國既不承認蘇俄，自然不好意思承認辛克萊讓與權是合法，也不好意思幫助辛克萊公司進行其在北庫頁島的試探事業，所以從華盛頓會議以來，美國只能對於日本霸佔北庫頁島的行為提出一些泛泛的抗議，這對於強硬的日本又有什麼效果呢？

辛克萊公司既不能獲得政府積極的幫助，進行自然很不便利。一九二四年冬季，辛克萊公司也曾派遣工程師二人由海參威到黑龍江口，過海到北庫頁島，進行測量開採等事。但是他們上庫頁島岸時，便被日兵捉去了。後來雖經美國政府抗議而釋放，然而還是不許他們自由行動，測量開採等工作更無從說起。

辛克萊公司既然遇了這樣大的阻力，無法履行讓與權合同上的條件，所以後來蘇俄便宣布將辛克萊讓

與權取消。辛克萊公司不服，到莫斯科的地方法庭去伸訴；判決不服，再伸訴到蘇俄聯邦最高法院。辛克萊公司並不諱言這項條件，只說這項條件之不曾履行得，乃由於一種強力（force majeure）的阻礙，所以咎不在公司。但是當初訂立這項合同的時候，日本已經佔領了北庫頁島，其強硬的態度，辛克萊公司豈不知道？能夠得到美國政府的幫助，壓迫日本讓出這項權利，所以在合同的第一節已經承認，若是美國政府無意援助這項合同之履行的時候，蘇俄有宣布廢棄的權利。這樣，辛克萊公司之喪失這項石油開採權，與其歸咎日本，毋寧自怨美國政府。又嚮使蒂泡提賄案不發生，和辛克萊接近的三關員不去職，哈定不死，事情也許還有幾分可挽回，辛克萊那末，與其怨人又不如自怨了。莫斯科俄國官報普刺夫達（Pravda）說：『這些國家都已承認蘇俄了，美國現在是剩下的一個仇視俄國的，這可不能怪我們不好；辛克萊公司的資本家自己不能慫恿得他們政府的必要的幫助，以執行這項讓與合同，這大概也不能算是我們的過錯呵。』所以到了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蘇俄最高法院也就終於宣布辛克萊讓與權無效了。

第三節 日俄交涉和日俄協定

關於庫頁島及其他日俄間的問題，雖則日本宣言要待俄國有了有秩序的政府再開談判，日俄交涉早在一九二〇年八月便已開始；中間經過大連會議，長春會議，東京會議，一直到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完結的北京會議，才成立了日俄協定。我們現在只能略略地敘述這個長時期交涉的經過。

第一次大連會議是從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開始，兩對手方是日本和赤塔政府實際上則赤塔不過是蘇俄的一個分政府。日本的代表是松島肇，俄方的代表是優林，後來又派了彼德羅夫。會議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終於破裂。破裂的原因，簡單說來便是由於日本還希望謝米諾夫等復活，不肯撤退西伯利亞的駐兵；而關於廟街事件和海參威開港等事，日本還提出許多無理的要求。

第二次長春會議。先是華盛頓會議的時候，赤塔代表在會場宣布日本侵略西伯利亞的黑幕，各國頗非難。日本軍隊久駐西伯利亞，日本也頗覺受窘。又因為謝米諾夫等終歸失敗，再無可留戀了，所以日本便決定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實行撤退西伯利亞駐兵。日本既決定撤兵，日俄便又漸接近，於是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雙方在長春再開會議。日本代表是松平和松島肇兩人，赤塔派代表揚孫，蘇俄也派越飛 (Adolph Joffe) 出席。因為庫頁島的撤兵問題和廟街事件的賠償問題，日本要併為一談，以庫頁島駐兵為廟街事件的擔保，蘇俄方面卻堅執不肯承認這點，所以會議在九月四日又歸破裂。

兩次會議雖然都歸於決裂，然而一面俄國急於想取得國際的地位，這在前講巴庫問題的時候已經講過，日本更因為商業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勘察加一帶的漁業，日人經營的極多，兩國的國交未復，便無法進行，使得她也希望早日和俄國議定辦法。所以最初便有駐波蘭 日本公使川上俊彥到俄國視察，探詢俄政府意見；隨後又由東京市長後藤新平招越飛到東京來養病，日俄關係仍是藕斷絲連。一九二二年二月越飛到了東京之後，又經過了一番代表資格的爭執，六月二十八日才又開始東京預備會議，由越飛和川上俊彥代表雙方磋商到

一個月，大致有了三項基本決定：

- 一、廟街事件，俄國政府向日本政府表示遺憾，但不用實質的賠償；
 - 二、俄國不問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的責任；
 - 三、俄國應允將北庫頁島的利權特許一些給日本，其中包括一些石油權利。
- 此外還有許多重要之點，正待詳細商議；七月杪，越飛忽然奉命回國，匆匆結束了預備會議。隨後一九二三年日本發生大地震，日俄交涉便又耽擱下來。

如此耽擱了兩年，到一九二四年情形便大變了。第一，俄國得了英意諸國的承認，國際地位驟形穩固；國內的經濟情況也漸漸恢復。第二，日本經過大地震之後，國家元氣大傷，蘇俄知道日本無力抵抗，便採用強硬的手段，二月間俄國政府對海參威 日本領事提出正式通牒，否認其領事權限；又致牒日本郵政局長，停止日俄間郵政的處理；又宣稱停止俄人和日人間各種契約的進行，以後併商業都一概禁止；三月間，海參威又發生拘捕日本軍官和搜查日人住宅的事情。這些都給日本以很深的痛苦。日本提出抗議，俄國便說彼此沒有通商條約，置之不理。第三，尤其重要的是中國和蘇俄的交涉已經在進行，五月十四日並正式成立中俄協定大綱了。俄國宣言放棄舊帝國時代在中國所獲得的權利，廢除中俄間一切不平等條約。在那種中俄親善的空氣之下，樸資茅 斯條約 (Treaty of Portsmouth) 頗生問題，日本在滿洲的地位很受這種新形勢的威脅，於是更逼得日本不得不急求和蘇俄成立諒解。一九二四年三月間，駐我國日使芳澤謙吉便開始和俄大使加拉罕 (Галлан) 商議。

Karakhan)在北京談判新發生的上述各問題；到了五月十五日更轉入正式會議。中間因為中俄協定突然簽字，又因為日本內閣的更迭，芳澤曾回國一次，路過庫頁島實地考察了一番。由日本閣議決定了方針之後，八月四日芳澤再和加拉罕在北京進行交涉。又經過許多曲折，一直到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才由蘇俄讓步簽訂日俄協定了。

協定的全部，包括基本協定十四條和議定書兩種。內容除了庫頁島日本駐兵約定解冰後即行撤退，廟街事件由俄國書面謝罪外，還有許多關於債務和通商等協議。關於石油讓與權問題，便在B種議定書中有下列幾條規定：

締約國雙方同意在日本依約從北庫頁島撤兵後五個月之內，依照下列的決定締結關於讓與權的合同。

第一條 蘇俄政府應允讓與日本政府所指派的公司以北庫頁島油田百分之五十如日本代表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覺書所規定的。油田應劃分做若干棋盤形的小區，每區從十五至四十俄頃（*desiatina*），許日本承租其半數。承租的油田，各區不得緊相連接，但必須包括日本所已開掘的油井在內。關於餘下的百分之五十的油田，無論部分的或全體的，蘇俄政府如以讓與外人，日本政府得享有平等的權利。

第二條 蘇俄政府應允更讓與日本政府所指派的公司以北庫頁島東岸一、〇〇〇平方俄里（*square versts*）為試探區域。試探期限五年至十年。其地域在本約締結後一年以內規定。若公司試探結果

良好，蘇俄即以所發現油田百分之五十讓與之。

第四條 讓與權的期限將定為四十年至五十年。

第五條 為報酬上項讓與權利，公司每年應繳納蘇俄政府煤礦出產總額百分之五至八，石油出產總額百分之五至十五，石油噴泉產額百分之四十五。

以外，蘇俄又應允日本在北庫頁島建設交通運輸建築物等，免除公司出入口關稅及一切苛稅。

日俄協定既成立，庫頁島的石油讓與權也有了基本的決定，五月，蘇俄便宣布廢棄辛克萊讓與權。日本方面，亦早由三井，三菱，鈴木，久原，大倉和日本石油公司等組織了一個北辰會社，資本日金三百萬元，再由日本海軍部每年津貼六十萬元，承租北庫頁島的石油權利。七月，日本派往俄國的大使田中時治和公司的代表中里氏一行人等便到了莫斯科。八月十七日，雙方正式開始討論關於庫頁島石油讓與權的詳細條規，日本最初堅持俄國的勞働法規不得適用於北庫頁島的日本企業，又以北庫頁島人口稀少為理由，要求自由輸入中國及日本的苦力從事開採工作。蘇俄則以為把本國的工人放在他國勞働法之下，任人家苛待，道理上太說不過去，所以關於第一層堅持不肯承認。關於工人的輸入，因為關係本地和俄國工人的生計，也要加以限制。關於繳納税金一層，雙方也很有些爭執。所以會議互四月之久，直到十二月十四日才訂好合同，由則金斯奇（Felix Dzerzhinsky，蘇俄最高經濟委員會主席）代表蘇俄，由中里代表公司，雙方簽字。

合同的內容，關於勞働法規，無論現行的或將來制定的一般蘇俄勞働法，都適用於北庫頁島的日本企業；

勞働保險，最低工資和年假休暇等規定，日本公司都表示遵守；工會組織和團體契約的原則，也爲日本所承認。關於工人輸入，合同便規定百分之五十的管理員，專門人才和高等技工，可以由外國輸入；非熟練工人，便只許輸入百分之二十五的俄國以外的人。蘇俄政府還保有權力每隔三年考察一次，以求此百分數的遞減。讓與權的期限爲四十五年。指定北庫頁島東岸四、八〇〇俄頃的地方爲石油礦區，其一半便讓給日本開採，其餘一半歸蘇俄自己保留或另行租讓給第三者。又指定一、〇〇〇平方俄里（約四四〇方英里）的一塊地方爲試探區域，給公司試探十年，然後由公司和蘇俄平分之。每年石油出產若在三〇、〇〇〇公鎊（metric tons）或以下，蘇俄徵稅百分之五，以後每年出產增加每一〇、〇〇〇公鎊，稅率也增加百分之〇·二五，一直到每年產額達四三〇、〇〇〇公鎊，稅率便增加到百分之十五。石油噴泉的稅率是百分之四十五；煤氣的稅率從百分之十到三十五。除上項稅金之外，公司每年還要繳納百分之四的租金。蘇俄讓步的只是應允公司一切出產的輸出都免收關稅；一切機器、設備、原料和食品等也都免稅；公司又得建設油廠，安置鐵管以及修造其他建築物，只在讓與權期滿後都須無條件地交給蘇俄政府。關於蘇俄和日本公司雙方的爭執，蘇俄最高法院有最後裁判的權力。

從合同的内容看來，無論關於勞働法規和工人利益有這樣詳細妥善的規定，不是我國一向辦外交的所想見；只就石油而論，合油區和油稅計算，俄國差不多也還保留下三分之二的權利，在當日那種情形，日本事實上已經佔領了庫頁島，日本公司並且已經開掘了四十個油井在那兒從事開採，交涉的結果能夠如此，俄國政

府的努力也是很可羨慕的。俄國有一位參與此次日俄關於石油讓與權交涉的專門家格力費施(Griefsch)說道：「從前當日兵佔領了庫頁島的時候，我們和美國的辛克萊公司締結了一項比較不利的條約，想由辛克萊藉助於美國，把北庫頁島恢復過來。但是辛克萊不會履行得這項條件，結果被我們的最高法院把這項讓與權合同取銷了。現在我們和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我們得的結果乃比前項辛克萊合同還有利些，這只是我們國內經濟的進步，和國際地位的穩固，才会有此。」蘇俄的態度可見得是很滿意。

日本方面所得的利益，自然更不用多說。單就石油而言，從此日本海軍和工業的需要，不必完全仰給於英；在戰爭的時候，她也不怕他們的封鎖。

然而日俄協定更有和我國關係重大的，乃是太平洋上將來的形勢。日俄協定顯示有兩種可能的發展：

一、太平洋從日俄戰後便入於日美衝突時期；歐戰以來衝突更為激烈。華盛頓會議可說是美國對日本外交的成功；英日同盟取銷了，而另代以不關痛癢的九國協約，日本的地位完全陷於孤立。隨後，美國海軍太平洋的大操和英國新加坡築港的計劃，都給日本以難堪。日本雖然十分憤怒，卻也無可如何。此時忽然俄國回到東方來，而且日俄協定接着中俄協定便成立了，於是各國驚傳中日俄三國已有了秘密盟約，巴黎的消息甚至於說日俄以軍火軍艦共同扶助中國打倒英國的勢力，美國的報紙也有相信中日俄三國同盟而慫恿政府講求對付之策的。這些雖則都是神經過敏之談，然而若是日本真有誠意，放棄她在中國的侵略政策，由日俄協定進一步到中日俄同盟也確是一種可能的發展。

二、歐戰後日本勢力的擴張引起了英美的忌刻，日本殖民在澳洲在美國都遇了阻礙，他們都是強國，日本無可如何，所以只好回來以全力向中國發展，積極地經營滿洲。蘇俄初回到東亞的時候，日本雖不免吃了一驚，恐怕中俄聯合推翻她在中國的勢力，現在她卻謀得俄國諒解了，她更可以放手壓迫中國。這是第二種可能的發展。

這幾年來經驗所告訴我們的，不幸日本所採的是這第二種態度，田中武人內閣更明白標榜着對華積極政策，山東出兵，更不恤向中國開戰，這真使我們十分失望。我們要警告日本國民，日本不是沒有需要中國幫助的時候；我們更不能不自己努力，自負起這個維持東亞和平的責任！

下節關於撫順石油開採的計劃，便是日本所謂滿蒙積極政策中的一項。

第四節 日本與撫順的板岩石油

在佔領庫頁島以前，日本的勢力固早已經侵入我國的滿洲了。因為石油供給的缺乏，日本所以強佔了庫頁島；同時在滿洲也就極力搜求這種寶物。結果，她在已經從中國奪過去的撫順煤礦裏發現了多量含有油質的板岩 (shale)，可以榨取許多石油來。撫順的煤區面積約有一五、五〇〇英畝，板岩便掩蓋在煤礦之上，約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其中含石油從百分之〇·三至十三。南滿鐵路會社有一位理事赤羽曾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份的遠東評論 (Far Eastern Review) 上說道：

撫順煤礦的石油板岩約有四〇〇〇英尺厚的一層在煤層之上，共計約有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用乾溜法，平均可得百分之五·五的原油。按這個比率，則板岩所含的石油共可得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或者是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桶，約為美國藏礦九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桶的五分之一。依這個計算為基礎，那末，撫順的板岩石油便可以供給日本每年六〇〇〇、〇〇〇桶至三百年之久。

撫順的板岩不能說是含有很高率的石油，但是卻有幾項便利：第一，板岩的岩層很厚，正蓋在煤礦之上而距地面不深；第二，滿洲工資例外低廉；第三，有多量而且價廉的煤作燃料；第四，交通比較便利；第五，用水充足。有這些便利集合起來，便可以保證撫順板岩石油工業經濟方面的成功。

撫順煤礦地下所藏的石油板岩，依其在地下的深度可以約略估計如下：

地下	一〇〇英尺	二五二、〇〇〇噸
	二〇〇英尺	五〇五、〇〇〇噸
	三〇〇英尺	七五六、〇〇〇噸
	五〇〇英尺	一、二二三、〇〇〇噸
	一、一〇〇英尺	二、三八〇、〇〇〇噸
	二、〇〇〇英尺	四、一五一、〇〇〇噸
	三、〇〇〇英尺	四、九三二、〇〇〇噸

四、五〇〇英尺

五、四七七、〇〇〇噸

可用敞口採礦法 (open cut mining plan) 採掘的板岩總量約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二十年之內，每年採掘五〇〇〇、〇〇〇噸至一〇〇〇、〇〇〇噸，用乾溜法，平均每年可得板岩石油三八五、〇〇〇噸，或二、三一〇、〇〇〇石，也還要比日本每年出產的總量大些。

假使板岩的採掘依一百年的程序計算，掘至地下二千英尺。那末，從平均每年的板岩採掘量四〇、〇〇〇噸中，每年便可提出二〇〇〇、〇〇〇噸上下的石油。

最近日本的需要不過一〇〇〇、〇〇〇噸一年，撫順板岩石油便可以供給日本全部的需要至若干年，縱令日本的需要量再增加兩三倍亦無不可。

在日本帝國需要石油正急切的時候，有這樣一個寶藏，既接近日本，總量也頗不少，日本自不肯放棄。所以爲日本侵略滿蒙的先鋒的南滿鐵路會社，早在一九二三年便取了三種板岩樣子到公司的中央實驗室加以化驗。化驗的結果，證明用蘇格蘭乾溜法最爲便利，每噸板岩平均可得一二·二一伽倫的石油，和五〇·五八磅的硫酸銨 (sulphate of ammonia)，赤羽便依這項實驗的報告更作下詳細的計算道：

假若在撫順建此項乾溜裝置，其開辦費和出產收入的計算約略如下：

機器的標準

每日容受板岩二、〇〇〇噸，每年三百五十日計算，容量爲七〇〇、〇〇〇噸。

設置機器的費用

乾溜機

日金三、六〇〇、〇〇〇元

石油機器

一、五〇〇、〇〇〇元

辦公機關貨棧和準備金等

九〇〇、〇〇〇元

總計

日金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製油時每噸板岩所需費用

乾溜費

日金一、四二元

取油費

一、八三元

硫酸銨製造費

〇、八九元

泥渣處置費

〇、四〇元

總計

日金四、五四元

每噸板岩的出產及其價值（含油量百分之八）

汽油

一、五三咖倫

每咖倫價值日金〇、六〇元

總價值日金〇、九〇〇元

燃油

四、二二咖倫

每咖倫價值日金〇、二〇元

總價值日金〇、八四四元

煤氣和燈油

五、五八咖倫

每咖倫價值日金〇、〇九元

總價值日金〇、五〇〇元

機器油	一・五四噸	每噸價值日金〇・三〇元	總價值日金〇・四六二元
石臘	〇・二〇磅	每磅價值日金〇・〇七元	總價值日金一・四〇〇元
硫酸鈹	〇・四〇磅	每磅價值日金〇・〇五三五元	總價值日金二・一四〇元
總計			日金六・二四六元

如此，從六・二四六元中減去四・五四元，每噸板岩經製造的結果可得贏利日金一・六九六元，全年七十萬噸，共可得贏利一、一八七、二〇〇元。更依赤羽氏的計算，從這項數目中減去機器裝置等的損耗費以及機關開銷雜費等每年約共日金三九八、〇〇〇元，每年可得淨利日金七八七、〇〇〇元，合投資總數六、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百分之十三，這便是赤羽氏所保證的經濟方面的成功了。

依這種計劃，一九二六年十月，南滿鐵路會社便設立了一個每日可容四十噸板岩的大爐灶，預備共建造五十個這樣的爐灶；第一步每年容受七十萬噸板岩的計劃是不難實現的。今年四月六日，南滿鐵路會社社長山本條太郎更在田中內閣的閣議上提出所謂滿蒙經濟政策，其中有關於燃料問題一項，南滿會社乃作更進一步，每年採掘二百萬噸板岩的計劃，也給日本內閣通過了。

依日本想來，撫順的石油供給似乎要比庫頁島更為安全些。南滿洲有水陸兩條路和日本交通，都很接近；南滿洲更有日本的駐兵，可以保護日本的利益；所以日本經營滿洲的石油和其他的事業便十分積極。但是日本只忽略了一點，忽略了她這種積極政策所給予中國人的教訓。雖民氣極閉塞的滿洲，經日人積極政策訓練

的結果，近年也發生排日風潮了。如此再經相當的訓練，便只是滿洲人消極地不和日人合作，已足使日本在滿洲和倚賴滿洲的一切事業停頓，更不用說中國也有統一強固的一日，那時，她必起來和日本爲難，日本的石油供給問題和其他的經濟問題，目前雖似解決而實在仍是未解決的。

第九章 結論

以上講過了英美在墨西哥，在巴庫，在波斯，和在摩索爾等地方競爭石油的情形，以及日本侵略庫頁島和撫順的石油的情形。當然這不過是石油競爭中比較重大些，顯著些的問題；這類的事實，幾乎無處不可以找出。銷場的競爭還在其次，最激烈的是石油的來源。現在我們姑且把世界石油生產事業的現狀總括起來作成兩個表：

(一) 美國的勢力範圍

(甲) 美國有獨占或優越的勢力的地域

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 (Nicaragua)，巴拿馬 (Panama)，古巴 (Cuba)，玻利維亞 (Bolivia)，哥倫比亞 (Colombia)，伊魁德 (Ecuador)，秘魯 (Peru)，葡屬西非洲 (Portuguese West Africa)

(乙) 美國有相當勢力的地域

委內瑞拉 (Venezuela)，阿根廷 (Argentina)，特立尼達 (Trinidad)，閩都拉斯 (Honduras)，美索坡達米亞，波蘭，羅馬尼亞，意大利，捷克斯拉夫，東印度羣島。

(二) 英國的勢力範圍

(甲) 英國有獨占或優越的勢力的地域

英本國, 東印度羣島, 印度, 緬甸, 波斯, 美索坡達米亞, 巴勒斯丁, 英屬特立尼達。

(乙) 英國有相當勢力的地域

美國, 墨西哥, 委內瑞拉, 哥倫比亞, 祕魯, 阿根廷, 羅馬尼亞。

將這兩個表再和美國大地質學家槐特 (David White) 一九二〇年所發表關於世界石油藏礦的估計表相比較:

世界石油的藏礦表 (單位百萬桶)

地	域	儲	量	各地儲量與美國和阿拉斯加儲量之比較
美國和阿拉斯加		七、〇〇〇		一〇〇
加拿大		九九五		一四
墨西哥		四、五二五		六五
南美北部 (包括祕魯)		五、七三〇		八二
南美南部 (包括玻利維亞)		三、五五〇		五一

阿爾尼利亞和埃及	九二五	一三
波斯和美索坡達米亞	五、八二〇	八三
高加索東南俄羅斯和西南西伯利亞	五、八三〇	八三
庫頁島和北俄羅斯	九二五	一三
羅馬尼亞加里西亞和西歐	一、一三五	一六
日本和台灣	一、二三五	一八
中國	一、三七五	二〇
印度	九九五	一四
東印度羣島	三、〇一五	四三
總計	四三、〇五五	六一五

此種計算只是根據現在探油的技術和知識大致估計的。然而即根據現在的技術和知識，此種計算也不精確，如美國的藏礦，往後便大有增改，前面已經說過。高加索一帶的藏油，後來的估計也大有增加，乃至二三百萬萬桶。而日本藏油往後的估計，則遠遜於此，勃德飛爾德在一九二四年末估計日本現有油田的餘額不過五六、〇〇〇、〇〇〇桶。新油田的發現是很少可能的。

從這兩個表式比較來看，現在的局面美國的勢力似乎要占優勢。然而我們知道這種現狀不是固定的。在

某一個時期：墨西哥鷹油公司在墨西哥石油界曾居於第一位；英荷壳油公司在委內瑞拉曾占絕對的優勢；桑勒摩協定，英國幾乎獨吞了美索坡達米亞，又和法國私下瓜分了羅馬尼亞等地的利益；熱那亞會議，英國又十分活動想壟斷巴庫的油田，那時情形和現在是大不相同。因此才引起美國和英國激烈的競爭，才有今日的結果。他們現在的勢力仍是很相錯雜的；又還有俄國、北波和中國等地方還有許多機會可供攘奪。美國的資本家必定還想獲得更多的富源；英國資本家也必定還想侵入美國的勢力範圍；新近又加入法國和日本，也想在石油世界中爭得一席之地，所以列強間的競爭仍是不會止息的，也許愈是這最後一滴愈爭得起勁了。

如我們在緒言裏面所說的，石油競爭和旁的原料競爭都是一樣，在列強相互的競爭以外，還有一種列強和弱國的競爭——工業先進國對於經濟落後國的壓迫和後者對於前者的反抗。這在前面幾章裏面很可以看出。蘇俄在革命後一時頗有淪於列強經濟殖民地的危險，列強在戰中和戰後竭力收買巴庫的油田和石油公司，想要從此壟斷了俄國的石油。幸而蘇俄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把一切油田都收歸國有，自己組織石油辛狄開來經營；又賴着蘇俄有相當的兵力和工業基礎，所以雖然經過許多困難，於今總算相當地成功了。墨西哥的情形稍有不同，因為地位和實力的關係，十年奮鬥，到頭來還不免屈服於美國勢力之下，然而石油國有的政策，也獲得有一部分的成功，也就算是難能可貴了。波斯脫離帝國主義經濟的樊籠的努力，雖則因為國內的貧窘和交通的阻塞，成敗一時還不可知，她的傾向是很顯明的。其餘的地方，如土耳其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便也通過了一項政府石油專利的法律，禁止私人輸入石油；又如羅馬尼亞也在一九二四年七月通過石油

法律雖經英美的反抗，後來略有修改，仍規定國家的油田只能租讓給本國利益占過半數的公司，限制外國公司的過度發展。這種時代的普遍的趨勢，很可以看出。墨西哥出產的石油從一九一三年以後便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輸出，一九二一年並幾乎全部都是輸出。委內瑞拉的輸出量也常在出產量百分之九十左右。

委內瑞拉石油出產和輸出表

年	別出	產	桶	數輸	出	桶	數百	分	數
一九二五		二〇、九一二、六〇〇			一九、〇二二、二二四				九一・〇
一九二六		三七、二二六、〇一九			三三、四七三、六四四				八九・九

波斯的出產更幾乎完全輸出，北波斯自己所用的石油還要從巴庫買來。石油出產地方的人民，消費石油既如是短少，利潤完全落在外國資本家的手中。這些外國資本家每年只拿一小部分的餘利來購買當地廉價的勞動力，反恬然以提高了當地的經濟生活為自己的功德。這種情形，只要當地人民發展到了相當的程度，自然不能容忍。現在的石油世界，除了美國本國和其他一二例外，那一處不是榨取當地人民的血汗，侵奪當地人民的消費，以充實外國資本家的錢囊呢？這些地方的人民遲早總要醒覺過來，墨西哥這類的事情將見繼續發生，而且一次將比一次擴大而且澈底。石油競爭已經進到這個時期了；以後強國對這些經濟殖民地的壓迫和後者對前者的反抗，將比列強間自己的競爭更要激烈，更要嚴重。兩者將一併進行，以至經濟帝國主義的最後

一日；而且便是這兩種競爭的繼續進行，使得經濟帝國主義之崩潰為不可免。

中國常是以地大物博自豪的，單是石油一項，傳說陝西一省的藏礦便足供世界千餘年之用。這樣的傳說，不單是中國人聞而自喜，外國的資本家自然也被牠吸引了。所以紐約美孚公司便向中國要求陝西的石油開採權。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牠和中國合派人到陝西及北方各省去調查。在河北山西陝西甘肅和河南北部一帶調查的，由佛勒 (M. L. Fuller) 和克雷布 (F. G. Clapp) 領導，在四川調查的有勞德貝克 (G. D. Loderback)，其餘前後到各地調查的也不少。

但是調查的結果，乃大失望。一般說來，中國的地基大都是太古代 (Paleozoic Age) 的岩石，或者更早些的：南方多石灰石，北方則石灰石之外還有些砂石和煤層等。從太古代之末以來，中國許多地方便差不多總是陸地。因此中國地質有三種缺點：(一) 地下岩層雖係很厚的石灰石，本來可以有石油礦的，但是其中為石油礦所必要的含油質的板岩乃極缺乏；(二) 地下岩層褶斷太大太多，不成脈絡，使石油無從積集成礦；(三) 岩石組織的變化 (metamorphism) 太甚，岩石中炭質的比例太高，大部都成為石灰石或大理石，即令從前含有石油，現在也發散完了。有了這三個缺點，所以在中國本部是很少希望有廣大的石油礦。

河北，山東，山西，陝西和河南北部的情形便是如此。特別關於山西，佛勒和克雷布有一段文章說道：『山西的石油礦苗，官廳和各方面的報告的是很多，單是太原一府便不下四十處。但是經過一些地質學家的詳細調查和根據報告去實地勘察，山西全境乃找不到一處石油礦苗。』這是多麼可驚的消息呵！長江下游以及南方

瀕海諸省，其地地質則不過在這些古老的岩石之上掩蓋着一層近世的泥層，這些泥層是由泥砂沉積而成的，很少有含着石油的可能。美國另有一位地質學家蒲雷克威爾德 (Elliot Blackwelder) 說道：『中國的東南部幾乎全是前白堊紀 (Pre-Cretaceous) 的岩石，都是摺斷了的，還有火成岩雜入其間，在這個地域內找石油的可能性是和在貧瘠的阿派拉疆山 (Appalachian Mts) 找石油一樣的小。』西南方面，雲南是經英法地質學家詳細調查過的，其東部和中部的岩石也都是摺斷了的，含炭質成分過高，沒有含有石油的希望。蒲洛恩 (J. O. Brown) 關於雲南西部的礦產有一個極詳細的報告，其中也沒有石油一項。蒙古方面，據近年柏奇 (O. P. Berkeley) 等的調查，東蒙古雖是一大平原，然而地底的岩石也是很古老的，密摺了的，結晶堅硬的；只表面上經風雨侵蝕成了平原而已。這種地方也很少發現石油的可能。滿洲方面，東南滿的地質和山東等地差不多，也是過於古老的岩石，地質變化較少些的地方如撫順一帶雖已發現了石油板岩，但是正式的石油礦卻還未曾見說過。新疆方面，據說有石油在喀什噶爾，阿克蘇，天山南路一帶，並有俄人在那兒調查，但是詳細情形還不明瞭。

總之，除了地遠沒有經過詳細調查的北滿，外蒙，新疆，青海和西藏一帶邊境以外，中國偌大的地方，已經證實有石油藏礦的，乃只有兩個區域：一是山西西境，陝西北部，甘肅東北部和內蒙古南部一個狹長地帶，面積約有一〇〇、〇〇〇方英里；一是四川的嘉定和自流井一帶，常有石油從鹽井中出現。但是這兩個區域的油礦似乎也不見很富足。一九二〇年槐特的估計表中，中國的油礦總量便不過一十三萬七千五百萬桶。

因為調查的結果如此，列強對於中國這方面侵略的野心才給按下了，美孚公司開採山西陝西一帶油礦的進行也便停止。所以中國在過去這一段石油競爭的時期中，除了做他們的銷場外，還不曾轉入漩渦。同時，最妙不過，中國自己於此也便很少人注意。中國國內，只陝西延長的油礦，從一九〇六年以來由延長石油公司在經營；中間民國初年稍有停頓，一九一三—一四兩年美孚公司曾在彼勘察一番，失望而去以後，仍由當地官紳在那兒開採，掘井七個，平均深到二千四百英尺。但是一則因為設備不完全，採油的裝置多已壞舊，開採的地域也有限；二則因為交通不方便。延長的石油大部都要運往西安銷售，公司在西安還設有分店。然而千里長途，往來只靠一些驢子馱運，結果生產費花的很高，銷路為之不暢，交通的阻塞，很足以為石油發展的障礙。有了這兩項原因，所以延長油礦便歷年出產極微，而且有漸減之勢。

延長的石油產額表（一、七〇二·四斤合一噸）

年	別產	額年	別產	額
一九一八		三三〇,〇〇〇斤	一九二二	二一六,〇〇〇斤
一九一九		二二〇,〇〇〇斤	一九二三	一六二,〇〇〇斤
一九二〇		一九〇,〇〇〇斤	一九二四	一六〇,〇〇〇斤
一九二一		二二〇,〇〇〇斤		

延長的石油工業是如此衰替，以外的地方更無從說起，彷彿不足介意。可是以後的情勢將不同了。假使帝國主義的命運還能延長若干時，列強在旁的地方瓜分油礦已畢，說不得也要垂青到中國來，一十三萬七千五百萬桶石油不是值不得一爭的！何況還有我們的高鄰，她掠取油礦更是不擇肥瘦，撫順的板岩石油（撫順的板岩含油算是很少的，平均每噸不過一二·二一咖倫；蘇格蘭的板岩每噸含油約有三〇咖倫，美國的板岩每噸含油量乃有四〇至五〇咖倫）已給她掠過去了，她在四川和新疆一帶也還有相當的活動，我們將何以抵禦這種侵略呢？

中國現在每年要從外面輸入許多石油來。

中國輸入石油的數量和價值表

年	別煤油	油	（美咖倫）	機器油	油	（美咖倫）	價值	（關平兩）
一九二四	二二三、二〇七、一〇四			八、七八八、八四七			六一、一七一、四九九	
一九二五	二五八、五七〇、五九一			七、〇八〇、五九三			六八、五三八、八二一	
一九二六	二三二、九九一、九六一			九、〇二五、七九八			五九、八二六、四六四	

如上表所示，雖則其中大部只是用作點燈，用在工業方面的還少；然而看一九二六年輸入的機器油比以前兩年都多，也可見中國工業在漸漸進步，將來對於石油這種原料品的需要是不能例外的。我們固然不必獎

勵原料自足這類錯誤的觀念，不必做效帝國主義者一般去到外面從事石油的掠奪；在將來的世界，我們只預備以我們便於生產的物品去交換我們所缺乏的。然而「貨惡其棄於地也，」我們自己已有藏在地下的礦產，卻仍常開採出來，充分利用之，這才算是「盡物之性。」我們看着墨西哥一類的糾紛，顧念着國民消費的利益，與其供人家侵略，給人家剝削，遺禍於將來，何如自己來經營呢？中國經濟事業被人家侵奪了的，已不在少數，石油事業雖還未曾開始，為防患於未然起見，我們便不可不先有一種確定的方針，我們不可不先有確定的經濟政策，我們的方針和政策應當如何呢？這是我們的國民和政府所當注意的。

參考書目

譯著

- R. P. Arnot: *The Politics of Oil.*
Francis Delaici: *Oil, Its Influence in Politics.*
Louis Fischer: *Oil Imperialism.*
S. W. Stocking: *Oil Industry and Competitive System.*
N. Lenin: *Imperialism.*
P. T. Moon: *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W. S. Culberts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R. W. Dunn: *American Foreign Investment.*
S. Nearing and J. Freeman: *Dollar Diplomacy.*
C. L. Jones: *Mexico and Its Reconstruction.*
E. G. Mears: *Modern Turkey.*
K. Adachi: *Manchuria, A Survey.*

H. F. Bain: Ores and Industry in the Far East.

柳克述: 新土耳其

陳儒平譯: 帝國主義國家對華政策的內幕和衝突

雜誌和年鑑

Current History, 1923—

Foreign Affairs (Quarterly), 1923—

New Republic, 1923—

Nation, 1923—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1925—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25—

Economic Geology, 1926—

Round Table, 1926—

Literal Digests, 1926—

Living Age, 1926—

Far Eastern Review, 1926—

Near East and India, 1926—

Commerce Report, 1921—

Annual Register, 1925, 1926.

Statesman Year Book, 1915, 1920, 1925, 1926, 1927.

American Year Book, 1915, 1918, 1925, 1926, 1927.

Europa Year Book, 1926, 1927, 1928.

Soviet Union Year-Book, 1926, 1927.

Mexican Year Book, 1922-1924.

Japanese Year Book, 1926, 1927.

China Year Book, 1926, 1927, 1928.

東方雜誌第十四卷——

— 版出館書印務商 —

學藝
石油與石炭 六角

劉文藝等編 石油爲交通及國防器具之原動力，在工業上佔有極重要之地位。本書共分八篇：前五篇專述石油，後三篇則述石炭。舉凡石油問題，頁岩工業，石油在國防上及產業上之真價值，我國新發現之油礦與世界石油問題，石炭之低溫乾餾等，均極詳盡。

百科
石油 定價二角

謝家榮編 本書共十二章，可分爲三部：上部注重石油地質，凡質性、成因、聚積原理、構造種類，悉根據最近學理詳爲討論，并略述野田探礦之方法，以備礦業家之參考；中部述石油礦業之概況，於最新探煉方法，皆略涉大凡；下部則論世界礦業現狀，而於中國石油之分佈、產額及求借狀況，論述尤詳。末論博節石油之必要與方法，以促世人之注意。

乙(半)-975

技(工程·燃料)

25-2-20

世界各國之糖業

陳駒聲著

一册 定價一元二角

著者爲製糖技師。此書於各地糖業沿革、甘蔗甜菜之栽培、糖廠之設備成績及產量、糖之產費及糖價、糖之輸出及消耗、糖商之營業情形、國家之糖業政策等，分別敘述，朗若列眉。結論以世界糖業大勢與發展中國糖業之方針並列，尤見卓識。

商務印書館出版

乙(半)-976

技(化學工業)

25-2-20

中國之紡織業

及其出品(實業叢書)

井村薰雄著 周培蘭譯 一册 定價一元六角

此書內容共分五章：前兩章詳述中國進口紗布之盛衰、國內紗廠業之發展、中日紗廠之競爭、與各埠紗布分配之概狀、兼敘及日本國內棉業情形與其政府所採之改良計畫；第三章關於中國棉花之產銷、印、美、埃三國棉質之比較、及使用印棉之得失、皆詳細指述；第四章對於紡織界勞工運動之趨勢與解決勞資爭議所應持之方針，一一加以說明；第五章論中國關稅政策與紡織業之關係及其將來。全書偏重實際，材料包羅宏富，為經營紡織業及留心實業者之良好讀物。

商務印書館出版

叢書一乙(牛)-327

技(製造)

25-2-20

實業叢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工場

管理論

定價二元二角

日本神田孝一著 余懷清譯

現代工場往往因缺少經濟與技術之緊密聯合，及勞動與資本間之圓滿協調，以致生產受其障礙。本書詳論工廠之經營、作業、設備、編制、職工、勞銀各問題，示主持工廠者以發展生產之南針。著者本其多年研究結果，撰成此書，故多獨抒心得之言；譯者亦為工業專家，故譯文甚忠實。

叢書一乙(牛)-329

技(工廠管理)

27-2-20

實業叢書
世界石油戰爭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陳漢平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Industrial Series

THE WORLD OIL WAR
BY CHEN HAN P'ING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Feb., 1931

Price: \$0.7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B
七
〇
一
分

